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儀 禮 正 義

(二十)

胡培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0349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儀禮正義

(二十)

胡培壺著



國學基本叢書

儀禮正義

卷二十六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錄第十二。

〔疏〕正義曰。此與下既夕禮本為一篇。以簡冊繁重。分而為二。此篇所載。至

卜葬日止。皆在未啓殯之先。故鄭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也。云士者。以禮記雜記喪大記諸篇。所言喪禮。多君大夫士並陳。此篇則專言士之喪禮。故以士名篇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據鄭注喪大記士沐槨。及大小斂陳衣。與此異者。每以為天子之士。則鄭意以此篇為諸侯之士禮。明矣。姜氏兆錫曰。士喪禮。是士自死而子為之喪之禮。以下文死于適室。復以爵弁推之。可見所謂葬用死者之爵也。舊乃謂士喪其父母之禮。失之矣。吳氏紱曰。此主有位之士。其子喪之之禮。至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從同。仕焉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之士。未必有赴于君君用之事。而其他亦或從殺矣。今案。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士之父亦士也。下記云。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賈疏據此。謂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則士之父母死。自用士禮。明矣。吳氏說較為周備。賈疏又謂記不云父者。以其經主于父死。故記不言父。此說非也。案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即指父言。以士之父亦君之臣也。云喪於五禮屬凶禮者。周禮大宗伯云。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下即云。以喪禮哀死亡是也。各本凶下無禮字。據集釋增。小戴第八。先大父樸齋先生三禮目錄校證云。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三。第八乃士虞禮。臧氏庸本徑改為小戴第十三。○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萬氏斯大曰。前此喪禮已亡。微孺悲之學。幾無可考。故當時小斂之奠。曾子云在西方。子游云在東方。未成服而弔。曾子則襲喪。子游則錫喪。負憂之反柩。曾子以為禮。子游以為非。兩賢並及聖門。於禮尙未能歸一。由無成書可執也。欲則儀禮十七篇。必謂盡出先王之舊。殆亦不深考也。今案士喪禮制自周公。至孔子時。雖廢不行。而其書尙在。故孔子得以教孺悲。非孔子作之也。萬氏據此。遂謂十七篇非先王之舊。過矣。至曾子子游之異議。由當時喪禮久廢不講。非無成書也。然周

公制禮。當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今惟士喪禮首末完具。次第非如。而天子諸侯大夫禮散見於傳記者。多不全備。故謂士喪禮之書。由孺悲之學而存則可。以士喪禮為非先王之書。則不可耳。

士喪禮死于適室。幪用斂衾。

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疾時處北墻下。死而遷之當闈下。有牀衽。幪。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喪大記曰。

始死。遷尸于牀。幪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牆也。本亦作墻。張氏識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李氏集釋同。宋殿州刻本。明徐本、敖氏、通典、通解、俱作墻。毛本誤闈。又注死而

遷之當闈下。嚴本、徐本、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當。毛本誤南。阮氏校勘記云。據疏內稱北闈南闈者非一。似可兩通。今案。校勘記之說。非也。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墻下。又云。設牀第當闈。鄭俱本此為

說。知作墻作當者是。禮經釋例曰。室在堂後。南有闈。北惟墻。無闈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墻戶。毛氏傳。向北出闈也。庶人葦戶。然則北闈。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案。北闈燕寢亦有之。宗廟正寢之室則

無。任氏啓運宮室考云。或以為室北有闈。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闈。亦據詩案向為說。私室。即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墻無闈。郊特性云。薄社北闈。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闈不北矣。今案士昏禮。婦盥

饋。席于北墻下。鄭注。墻。牆也。室中北墻下。又婦廟見。席于北方。鄭注。北方墻下。是北唯有墻無闈。諸說甚確。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闈下。鄭注或為北墻下。釋文、闈舊音容。知或本作墻為是。作闈誤也。論語。伯牛有

疾。自闈執其手。皇侃義疏云。闈。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墻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案。皇疏言北墻。足為北墻之證。實勝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闈下。亦承疏文之譌誤耳。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闈下之文。惟

室南有闈。北無闈。室內止有之一闈。故言闈下即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下經云。商祝執巾從入。當闈。又乃襲三稱節注亦云當闈。則作當為是。作南。誤矣。注云。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者。案自天子至士。

皆有正寢燕寢。詳士昏禮。燕寢。常居之所。正寢。唯齊及疾乃居之。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正寢之中。是也。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又謂之適寢。下篇記云。士處適寢。此云適室。即

適寢之室也。但經言適室。不言適寢者。以寢是大名。統堂室與房言之。此士之死在室內。又下沐浴含襲小斂。亦在室行之。故言室。不言寢也。記云。有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此注云疾者齊。故於正

寢焉。是推言居正寢之由。禮記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鄭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是死於適室。所以正其終。兩注相兼乃備。春秋。莊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於小寢。左傳。卽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是也。云疾時處北墻下。死而遷之當牖下者。當。值也。言疾時處室之北墻下。死則遷之當室之牖

下也。墻必言北者。以室中東西北三面皆有墻。故須言北以別之。若牖止有一。不須言南也。下記云遷尸。注。徙於牖下也。亦不言南。此注因經不言遷尸。故據記補之。云有牀衽。亦據記言也。記云。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

注。衽。臥席。卽下莞上簟是也。云。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者。案。說文。衾。覆也。衾。大被也。毛傳。衾。被也。賈疏云云。死必覆之。爲其形襲。經直云斂衾。不辨大小。鄭知是大斂衾

者。以是時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小斂衾。而用大斂衾也。下經襲訖云。衾用衾。亦卽此衾也。至小斂訖。大斂之衾當陳。則用夷衾覆尸。下經男女奉尸慎于堂。衾用夷衾。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是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士皆小

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死。用大斂一衾以覆尸。及大斂時。兩衾并用。故云大斂所并用之衾也。引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衾用斂衾。去死衣者。見衾用斂衾。在遷尸之後。且覆之以衾。以便去死衣也。彼注云。死衣。病時

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黃氏幹曰。復而後行死事。則無用斂衾。常在復之後。然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則亦初無先後之別。今依經文。朱氏軾曰。未復不當用斂衾。吳氏廷華曰。未復亦不當去死衣。今

案喪大記云。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彼注云。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是復時方望其生。豈有先加以斂衾之理。又喪大記注以去死衣中有復衣。則鄭意亦以並用斂衾爲在既復之後矣。檀弓云。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

作。蓋謂此數事並于始死之日爲之耳。非謂無先後之別也。據孔疏云。自復以下諸事並起。則復自在先。惟此需敘始死甚略。不載設牀遷尸諸事。故以衾用斂衾括之。王氏士讓訓解云。衾用斂衾。當在既復之後。經以死于適室先之。

立文不得不然。要之初死卽復。復後乃無用斂衾耳。喪大記有疾病斂牀之文。詳下記。○禮經釋例云。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大斂于阼階上。殯則于西階上。案士禮禮死于適室。是始卒於室也。又云。布席于戶內。下莞

上簟。此小斂之席也。在室中。故曰戶內。又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此小斂後夷尸之牀也。在堂上。故曰兩楹之間也。餘詳下記大斂于阼下。

扱領于帶。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疏〕正義曰。復者。人子不忍死其親。冀精爲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

愛之道。是也。據雜記云。復西上。則復者不止一人。鄭注謂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此云復者一人。士禮也。以爵弁服者。士冠禮陳三服。以爵弁服爲上。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凡復。皆用死者之上服。喪大記曰。君以卷。夫人

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覆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鄭注。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衰。則夫人用禕衣。而侯伯以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纁。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徐氏乾學曰。稅衣即禕衣。雜記曰。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衰衣素沙。下大夫以覆衣。其餘如士。孔疏。下大夫以覆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覆衣也。其餘如士者。謂豫衣如士之妻。周禮夏采。天子復以冕服。是復皆用死者之上服也。簪裳于衣。謂連綴其裳于衣。使合為一。以便何也。左何之者。左為陽。何俗通作荷。古作何。沈氏彤儀禮小疏曰。說文。何。儻也。臣鉉等曰。擔何。即負何也。

凡簪何負何。皆在肩背。敖云。左手何之。張云。左臂何之。皆非。廣雅釋詁。扱。插也。王氏疏證曰。插。扱捷古通用。爾雅釋器。扱衽謂之楨。郭注。扱衣上衽於帶。此云扱領于帶。盛氏世佐儀禮集編曰。領。爵弁服純衣之領也。帶。復者之帶也。復者以左肩何爵弁服。而插其領於己之帶間。以固衣而登梯也。復時既不用冠。則帶導之屬皆不用可知。張氏以帶為復衣之帶。非。吳氏紱曰。簪裳又扱領。防遺脫也。經不言復者何服。下記云。復者朝服。喪

大記同。注云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者。言士之復者。以有司為之。蓋隸子弟私臣之屬。鄭注三禮。多解復為招魂復魄。孔穎達云。招魂。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今案。此說非也。下經云。北面招以衣。

則禮固言招矣。凡人形體謂之魄。其精氣謂之魂。禮運云。禮魄則降。知氣在上。知氣即魂也。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魄具而魂氣附焉則生。形魄存而魂氣離焉則死。楚辭所謂魂魄離散也。郊特性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檀弓曰。魂氣則無不之也。人始死。魂氣猶存。故孝子欲招之。使復附於魄以生。是以有復之事。故解復為招魂復魄也。後世大招招魂之辭。蓋本禮經以為名。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者。周禮有夏采祭僕隸

僕。皆掌復事。故云之屬。詳下。云諸侯則小臣為之者。喪大記云。小臣復。鄭注。小臣。君之近臣也。孔疏據此。謂大夫士以下復亦用近臣。今案。此小臣。係與周禮大僕祭僕同官者。非內小臣。周禮。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王之

燕出入則前驅。是其職親近于君。故亦云近臣。與喪服傳所謂近臣閭寺之屬別。云爵弁服。純衣纁裳也者。見士冠禮。云禮以冠名服者。此復者。但以衣裳招而不用爵弁。今經不云純衣纁裳。而云爵弁服。是以冠名服也。云簪。連

也者。據釋名簪本為連。冠於髮之名。今連裳於衣。亦名為簪。又集韻簪或从蓋作蠶。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綴衣曰蠶。綴亦訓連也。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泉某復

三降衣于前。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疏。正義曰。周禮夏采。大喪以冕

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



四郊。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檀弓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注。謂尊者求之備也。士禮但復于寢而已。此云升。謂升適寢之屋也。祭詳士冠禮。東榮西榮之前爲南。其後爲北。云升自前東榮者。謂自東榮之南以升也。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士亦未必有狄人之官。當使隸子弟設之。中屋。屋脊之上。聲高則遠聞也。北面招以衣。卽下記所云。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也。曰皋某復三。謂呼死者之名。而令其來復。三。卽喪大記所謂三號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喪大記曰。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諸文有詳略而義同。鄭注喪大記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孔疏。三號。號呼之聲三偏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降衣于前。前。謂南檐也。降衣。如魂之降也。喪大記曰。捲衣投于前。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捲衣自前投下。蓋前爲陽。冀生氣之來也。王氏士讓儀禮訓解云。降只言衣。不云弁與裳者。弁不以復。裳連於衣。降則俱降。又案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喪大記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是皆言復之變禮也。注云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者。檀弓曰。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鄭注。鬼神處幽闇。孔疏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云皋。長聲也者。文選西京賦神皋薛注。皋。接神之聲。禮運孔疏。皋。引聲之言。引亦長也。云復。反也者。詩。我行其野。言歸思復。毛傳。復。反也。云降衣。下之也者。言復者何衣升屋。今自屋下之也。引喪大記者。證某爲死者之名。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注。婦人不可以名行。孔疏。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皋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皋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據鄭云。其餘則同。是卿大夫以下。周亦稱名矣。曲禮曰。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諸侯復曰。某甫復矣。是鄭所本也。孔叢子曰。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媚女復。子思問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稱也。今案喪服小記疏云。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與伯仲。是書銘也。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孔叢子謂復稱姓氏。不足據。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

〔疏〕正義曰。受用篋。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篋。釋文、集釋、俱作篋。陸氏曰。本或作篋。石經考文提要定作篋。云。喪大記注。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可證。今案。周禮夏采注引此文。亦作篋。

當從篋爲是。注云。賈疏云。鄭知受之於庭者。以其降衣簷前。受而升自阼階。明知受之於堂下。在庭可知。云受衣亦一人。以上經云復者一人。決之也。云人君則司服受之者。周禮司服職曰。共其復衣服。是復時衣。司服共之。

則亦司服受之也。喪大記曰。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是也。士未必有司服之官。當亦隸子弟私臣之屬受之耳。云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者。據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云衣尸者。蓋暫覆之謂。若得魂反而依於衣

也。吳氏紱曰。受用篋。以爲魂之所依。不可徒手受。慎之也。以衣尸者。欲魂附衣復於體魄而更生也。若覆之而不生。則俟浴時並此衣去之。鄭注喪大記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浴而去之。又注。去死衣。亦兼復衣言也。阼

階。主人平日所升之階。故敖氏云。升自阼階。象其反也。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屏。西榮。謂從西榮

之後以降也。西榮之後。卽西榮之北也。喪大記曰。降自西北榮。孔疏。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屏爲便也。注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者。言復望得魂反。今魂不反。是虛反。故不欲由前降而由後降也。今案。鄭此說未然。此

時復者。方降衣於前。俾受者覆尸以冀其生。豈在屋上卽逆意其不生。而不由前乎。蓋復者之降由後。示與升相變。亦爲徹西北屏便也。敖氏云。降於此者。與升時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皆然。云降因徹西北屏。

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此說亦非。喪大記曰。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薪用爨之。孔疏。爨。然也。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屏以然。爨者。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屏。是屋簷也。熊氏云。屏。謂西北隅隱屏之處。今案。

復者徹西北屏。亦是求其生。沈氏彤曰。西北屏。乃室隱閣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降衣于前。不知魂之反不反。故又徹西北屏。意魂或自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西北屏者。通諸幽也。鄭謂若云此室凶不可

居然。則是方冀其生。而卽致死之。不誠甚矣。豈招魂復魄之意邪。至喪大記云。取所徹屏薪用爨之者。本非爲用爨而徹。乃旣徹。則用以爨。無用之用也。故用時謂之薪。而徹時不謂之薪。吳氏紱曰。徹屏者。欲其神自上而下。二說實

勝注義。沈說尤詳善。

楔齒用角柶。爲將舍。恐其口閉急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復者猶冀其生。復而不生。始行死事。楔齒至帷堂。事死

府。大喪共角柶。自天子至士同用角柶矣。角柶以楔齒。故又名爲楔。下記云。楔貌如輓上兩末。詳後。注云爲將

舍。恐其口閉急也者。案周禮注。鄭司農云。角柶。角七也。以楔齒。令可飯舍。禮記孔疏云。楔。柱也。柶以角爲

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爲將舍。恐口閉急。故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賈疏云。此角柶。其形與扱醴角柶制別。故

屈之如輓。中央入口。兩末向上。案。柶狀如匕。本有兩末之形。非屈之使然。下綴足用燕几。是平日常用之几。則

角柶亦是平日常用之物。緣始死不能猝辦喪器。故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爲將屨。恐

皆以生人之器爲用。賈謂與扱醴角柶制別。恐非。綴足用燕几。其辟屣也。今文綴爲對。〔疏〕正義曰。檀弓

足。孔疏謂用設竈之甃。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案。此殷禮。周用燕几。燕几。燕居常用之几也。注云綴

猶拘也者。謂拘束其足也。云爲將屨。恐其辟屣也者。辟屣。不直也。爲尸應著屨。恐足辟屣。故用燕几綴拘之令直

也。下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注。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屣矣。張氏爾

岐云。凡兩頭有脛。並排兩足於兩脛之間以夾持之。是也。云今文綴爲對者。古今文疏義云。綴。正字。對。聲近假

借字。鄭以下記及禮記字並作。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鬼神無家。設。〔疏〕正義曰。奠脯醢醴酒者。檀

綴。故從古文。餘詳下記。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奠以馮依之。〔疏〕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

餘闕也與。鄭注。不容改新。孔疏。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度闕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下記云。若醴若酒。注云。

或卒無醴。用新酒。是醴酒止用其一。爲始死促急不備。故氏以醴酒具有爲四物。與記不合。盛氏世佐。秦氏蕙田。

皆辨之。升自阼階。奠於尸東者。禮經釋例曰。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故氏曰。此時尸南首。

東乃其右也。奠於其右。若便其飲食然。記曰。卽牀而奠。當闕。用吉器。注。器未變也。亦是不容改異之意。注

云禮始於飲食。詩曰。神嗜飲食。故設奠以爲鬼神憑依之所。劉熙釋名云。喪祭曰奠。李氏如圭云。是謂始死之奠。

自始死至葬之祭曰奠。不立尸。奠置之而已。朱子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

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張氏爾岐曰。喪禮凡二大端。一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楔齒綴足。奉體魄之始。奠脯

醢。事精神之始也。禮經釋例云。若然。則葬乃奉體魄之終。祭乃事精神之終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禮經釋例又云。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帷堂。事小斂。〔疏〕正義曰。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夫

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方氏慤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若是。則帷堂之禮。為死者爾。豈為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失禮意矣。盛氏世佐取方說。今案鄭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是仲梁子之言。鄭氏已非之矣。尸未設飾。未襲斂也。注云事小訖也者。張氏爾岐曰。以此時尙未襲斂。暫帷堂以為蔽。故云事小訖。今考此篇。自始奠帷堂之後。三云徹帷。大斂帷堂之後。一云徹帷。君使人弔。徹帷。君使人殮。徹帷。此二者皆一屢即下。雖云徹而未嘗徹。以弔殮之後。不更云帷堂也。及小斂云。卒斂徹帷。至大斂。復云帷堂。是小斂後之徹帷。乃全徹去。故曾子與仲梁子俱云小斂而徹帷也。然小斂大斂。俱是飾尸。故將大斂。復帷堂。及大斂訖。云卒斂徹帷。以後不更帷堂矣。檀弓經但言小斂。而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實兼大斂言之。鄭氏之於禮精矣。大斂後所以不更帷堂者。以尸已斂於棺。殯於肆也。茲因姜氏兆錫論帷堂徹帷之義未詳析。故特考之。又雜記曰。朝夕哭不帷。鄭注。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屨。鬼神尙幽闇也。似大斂後仍有帷者。案此是帷柩。非帷堂。喪大記曰。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注。帷之。鬼神尙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是柩既殯之後。於殯旁帷之。與帷堂異。故雜記又云。無柩者不帷。鄭注。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遂去帷。是也。又檀弓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禮朝夕哭不帷。蓋謂朝夕哭時。當暫去帷。以見殯肆。而敬姜之哭穆伯。仍帷之不去。故檀弓以為非古也。此皆既殯帷之帷。非謂帷堂也。

右楔齒綴足奠帷堂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  
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  
〔疏〕正義曰。赴于君者。使人告於君也。其辭詳下。雜記曰。士赴於同國大夫。

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此經唯言赴于君者。舉其重者以該之也。檀弓曰父兄命赴者。父兄。謂諸父諸兄也。此謂始死。主人方昏。故赴告姻族朋友。則父兄命之。若赴告於君。必親命而拜送之者。敬也。鄭彼注分別大夫士。似失之。盛氏世佐曰。是時親族僚友。亦當使人赴之。大夫士計於同國他國之辭。見於雜記者。詳矣。敖云。古者大夫士赴告之禮。唯止於其君。非。又案。大夫士之喪。同國則赴。異國則否。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雜記言他國之君大夫士亦皆赴。恐是春秋以後之禮。非古也。今案。主人西階東命赴者。喪大記曰。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投衽附心。降自西階。以由

西階降。故即在西階東命之。亦不忍當主位之意。南面者。方氏苞曰。以赴者必南行。拜送宜鄉之也。注云赴告也者。下記注云。赴。走告也。雜記作計。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注義相兼。乃備。云臣。君之股肱耳目者。見虞書。以其與君爲一體。故必赴也。云死當有恩者。君之禮也。若下弔。穉之類。白虎通曰。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贈賻之禮。是也。有賓則拜之。賓。僚友羣士也。〔疏〕正義曰。此謂因命赴見賓。遂拜之也。不然。則在室不出。云有。謂或有或無。不定也。鄭其位猶朝夕哭矣。必知賓是僚友羣士者。以下云有大夫則特拜之。此但云拜。故知是士之僚友也。鄭注曲禮云。僚友。官同者。以其官同誼親。容始死卽來也。云其位猶朝夕哭矣者。謂賓位也。若主人則仍西階東。南面拜之。宿氏寅亮曰。未小斂前。主人堂下之位暫在此。既小斂。乃卽阼階下西面位。李氏如圭曰。朝夕哭。賓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西。

### 右使人赴君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疏〕正義曰。自此至堂下北

哭位。喪大記曰。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謂此時也。張氏爾岐云。主人哭位。惟小斂以前在此。小斂後則在階下矣。云入坐于牀東者。謂主人既命赴而入室也。是時遷尸于牀。在室中牖下。牀東。尸之東也。敖氏云。至是方言坐。則先時主人亦立也。吳氏庭華云。前亦坐于此。二說皆未合。姜氏兆錫曰。喪大記。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哭最先。而哭位則序於此時者。蓋始死時。主人啼。婦人哭。乃創鉅痛深。心胆摧裂。發於不自禁者。此說得之。始死痛深。哭發於不自禁。遑論哭位。上帷堂注云。事小訖也。謂事小定。故至命赴後入哭。乃序之。楊氏復曰。始死哭位。辨室中戶外堂下之位。喪大記。人君禮亦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者。非特男女內外親疎上下之位不可。以不正。亦治喪取繁處變之大法也。應氏鏞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蔡氏德晉云。尸首向南。足向北。主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又在主人之東。皆西面以向尸也。婦人俠牀者。男子牀東。婦人牀西。以近而言也。主婦坐于牀西。衆主婦又在主婦之西。皆東面。亦以向尸也。盛氏世佐云。俠夾通。俠牀。在牀西也。與男子相對。故曰俠牀。今案下記云。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

命婦在焉。亦坐。鄭注。別尊卑也。又案喪大記曰。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鄭注。正尸者。謂遷尸闕下南首也。其男子立于主人後。女子立于夫人後。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鄭注。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又曰。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鄭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案。此經自主人而下。不言坐。亦不言立。據下記。則自主人主婦外。惟命夫命婦坐。餘則立。據喪大記。則士之喪。自主人以下皆坐。二者不同。盛氏世佐謂衆主人婦人不言坐。蒙上入坐之文可知。又以喪大記與此記異。爲各記所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經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俛牀。俱不言坐。蒙上入坐文也。與喪大記正合。據喪大記。君之喪。主人主婦坐。餘皆立。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餘皆立。士之喪則皆坐。似是等差如此。若士禮。衆主人以下立而不坐。則經亦當分別言之。不得僅云在其後也。盛氏張氏之說似是。至下記所云。與喪大記所言大夫之喪合。愚意當是記大夫之禮。而文有譌脫耳。如士冠是士禮。而記兼及大夫以上禮。卿射是大夫士禮。而記亦及諸侯以上禮。是其例也。不然。鄭注下記云。別尊卑也。注喪大記云。尊卑皆坐。截然不同。若俱士禮。鄭何無一言辨及乎。賈疏分別命士及不命之士。非詳訂疑。注云衆主人。庶昆弟也者。謂主人之庶昆弟也。敖氏云。衆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衆主人免。記云。衆主人布帶。則是衆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沈氏彤云。鄭所云庶昆弟。於死者爲衆子。不云衆子。而云庶昆弟。繼主人爲言當然耳。是衆主人即斬衰之親。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敖以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決此衆主人爲齊衰大功之親。不惟彼此殊絕。亦明與親者之文相妨。且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之下。並不言親者與衆兄弟。則是統齊衰至總麻之親。皆在其中。豈徒主言齊衰大功而已。此其疎也。鄭注下婦人云。妻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其後。適妻在前。妾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於齊衰。及於大功。文王世子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爲序以次主人者。是也。云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者。沈氏彤云。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爲夫杖。婦爲舅姑不杖。明夫人與主婦。皆死者之妻。注。適妻。即主婦也。又鄭注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本注子姓。以婦人皆杖注推之。蓋專指女子子在室者。姓字牽連及之耳。今案沈申鄭義。皆是。但謂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爲統大功以下。則非耳。又方氏苞云。喪大記並舉主人主婦。道其親者在室常也。此曰婦人。該其變也。蓋或死者妻早亡。則子婦不可以稱主婦。是方意以此婦人中兼有子婦矣。親者在室。

謂大功以上。父兄姑〔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此亦兼男子婦人言也。謂之親者。對下在戶外堂下者言耳。其實比姊妹子姓在此者。

蓋亦有於北墻下南面者矣。以室中狹隘。又有弔礎者入焉故也。注云。賈疏云。知親者謂大功以上者。以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敖氏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下篇曰。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沈氏彤云。案

下篇云。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其上云。主人踊無算。則親者固專指婦人。此篇下經云。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則親者又專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俛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故

據一端爲說。非是。若鄭云大功以上者。但包齊衰之親。不兼上經衆主人。蓋下云主人及親者。不言衆主人。則親者宜兼衆主人。此承上衆主人而言。則親者宜在衆主人之外。故知鄭不兼言也。今案。沈說是也。鄭云父兄姑姊妹子

姓。本喪大記。據彼云父兄子姓。又云姑姊妹子姓。則此注子姓兼男女言也。父兄姑姊妹。謂死者之諸父諸兄及諸姑姊妹。子姓。則死者之孫男女。及昆弟之子男女。凡屬齊衰大功者。皆在其內。賈疏據主人言。誤。詳訂疑。又沈氏

據文王世子。以喪服之精麤爲序。此確論也。上篇俠牀。謂斬衰者。此節在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謂齊衰大功者。下節戶外堂下。謂小功以下者。經文敘次井然如此。

衆婦人、衆兄〔疏〕正義曰。戶外。堂上也。案鄭注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云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弟。小功以下。子所有事。自堂及門。故此哭位。男子在堂下。婦人在戶外堂上也。盛氏世佐云。戶外。室戶

外。先言婦人。自內及外也。其親疎同。而所立有遠近者。內外之辨也。皆北面向戶也。褚氏寅亮云。親疎之位。以室與堂分。男女之位。在室者以東西分。在堂者以上下分。注云小功以下。則總服亦統之矣。沈氏彤謂此小功總服婦

人兄弟中。各有同姓異姓。是也。或以左傳。士踰月。外姻至。疑始死哭位不得有異姓。不知外姻是言其遠者。若近。則始死亦卽來也。上言婦人。下不言男子。言兄弟者。古人通謂婚姻爲兄弟。又喪服傳謂小功以下爲兄弟。故以

兄弟該之也。

### 右尸在室主人以下哭位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

屨之。事畢〔疏〕正義曰。自此至不辭入也。言君使人弔。使人禭之事。李穆亭曰。君使人弔禭。不言若。則是君於則下之。士喪。皆必有是禮矣。必徹帷者。以主人在堂下。使者致命於堂上。不可以帷隔之也。敖氏曰。喪

不迎賓。惟於君及君使則迎之。此不出外門者。別於君之自來也。先入門右道之。吳氏廷華云。見賓不哭。為其以君命來。今案。喪大記曰。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鄭注。見人。謂迎賓客。據此經也。北面如見君也。注云使人。

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者。公食大夫禮云。使大夫戒各以者爵。此禮之通例也。云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者。使者。即賞也。喪事雖略於賓主之儀。亦必先使人將命。主人乃出迎也。云寢門。內門也者。賈疏云。大夫士唯

有兩門。以下云主人拜送于外門外。故知此寢門。內門也。云徹帷。屨之。事畢則下之者。賈疏云。謂襲帷而上。非謂全徹去。案。屨。說文閉也。雜記釋文引字林玉篇。亦皆云閉也。纂文云。古闔字。是字書竝無襲帷之訓。沈氏形

云。屨。是帷之所以開闔者。故闔之曰施其屨。開之則曰屨之。猶門闔之關訓闔。亦訓通。其例一也。段氏玉裁云。士喪禮注曰。徹帷。屨之。事畢則下之。雜記注曰。既出。則施其屨。鬼神尚幽闇也。據此二注。屨有襲舉之義。

與東都賦祛輔帷同。疑說文閉當作開。一說屨在開明之間。故兼此二義。今案。段後一說略與沈同。文選注云。祛。舉也。廣雅釋詁云。祛。去也。又云。祛。開也。王氏疏證云。莊子肱篋篇司馬彪注云。從旁開為祛。秋水篇。公孫

龍口味而不合。呂氏春秋重言篇。君味而不啞。高誘司馬彪注云。味。開也。祛。祛祛古通用。袖口謂之祛。義亦同也。竊疑此屨字與祛祛味亦通。曲禮。暑無褻裳。鄭注。褻。祛也。是屨有褻義。又下君使人禭。復云徹帷。是事畢

則下之。有事又徹之也。下小斂訖徹帷。經復云帷堂。此君使人弔禭。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徹帷後。更不云帷堂。則賈以屨為褻帷而上。非謂全徹去者。確矣。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

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疏〕正義曰。弔者入。謂入寢門。升自西階。東面。江氏筠云。聘禮。南面致命。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命。此不然者。以其尸在室中。弔主於死者。不容轉以身背之。東面致

命。乃於生死兩盡也。主人進中庭。褚氏寅亮云。中庭。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則北面受命。敖氏謂西方之中庭。非。盛氏世佐云。中庭。東西節也。其南北之節。蓋三分庭一在北。不在西方者。以聽君命故也。

江氏筠說同。今案。褚氏以為東方之中庭者。據賓東面言也。盛氏江氏以中庭為東西之中者。據聘禮賓自碑內聽命。碑在東西之中也。此時賓升西階致命。則中庭在東西之中。亦得東西向之。又聽命。宜近堂當中庭少北。盛氏江氏之

說是也。注云主人不升。賤也者。案喪大記曰。大夫于君命。升聽命。降拜。云大夫升聽命。則士賤不得升也。云致命曰。君聞下。則受命時得升堂也。大戴禮曰。大夫于君命。升聽命。降拜。云大夫升聽命。則士賤不得升也。云致命曰。君聞



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者。此無正文。鄭約雜記爲言。雜記。諸侯相弔。弔者入。升自西階。東西。致命曰。宜君聞君之喪。宜君使某如何不淑。賈疏云。彼據鄰國之君。此弔己國之士。故不言宜也。今案。弔己國之士。故亦不云君之喪也。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三。〔疏〕正義曰。上言主人見賓不哭。至是賓致命畢。乃哭也。拜也。稽顙。隱之甚也。鄭注。隱。痛也。檀弓又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此經云成踊。卽有算之謂也。方氏苞曰。前此哀無停聲。踊無算。至是有君命以敬節哀。然後成踊。禮經釋例曰。凡君使人弔。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則拜而不踊。又曰。吉事之拜。以稽首爲最重。凶事之拜。以拜稽顙成踊爲最重。皆見君之禮。拜稽顙成踊者。卽周禮九拜之振動也。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最爲得之。先後鄭不能引伸其說。而各下己意。經義遂晦。今以禮經證之。始知其說之確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三者皆凶事之拜。亦由重而輕。次弟固非也。又周官九拜解曰。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稱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也。注云稽顙。頭觸地者。禮記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是鄭所本也。荀子曰。至地曰稽顙。案稽之言至也。稽首稽顙。同爲頭至地。惟稽顙以類觸地無容爲異耳。說文。顙。領也。云成踊三者三者。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三日告殯云。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孔疏。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是者三。故云三者三。又檀弓疏云。跳躍爲踊。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是也。賓出主人拜送于外

門外。〔疏〕正義曰。外門。大門也。對寢門爲外門。凡迎送之禮。迎于外門外者。送亦于外門外。此經迎于寢門外。送於外門外。又迎不拜而送拜。皆喪禮異也。此及上文但言主人。不言衆主人者。下記云。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注云。不二主。故喪禮拜賓惟王一人也。以上是君使人弔之禮。君使人綖徹帷。主人如初。綖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綖之言遣也。衣被曰綖。〔疏〕正義曰。綖以助斂。說文。綖。衣死人也。少儀曰。臣致綖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買人致命曰。君使某綖。敵者曰綖。此云君使人綖。則於敵以下亦稱綖也。禮別更端。弔綖不同時。上君使人弔。徹帷。此又言徹帷。則弔事畢卽下之也。主人如初。謂如上弔時出迎。先入諸儀也。綖者左執領。右執要。案衣之上曰領。裳之上曰要。敖氏云。此執衣如復。則是衣裳具。且簪裳於衣也。蔡氏云。綖衣多。恐此衣或與彼裳混。

儀禮 正義 十二 卷二十六 一三

則簪裳於衣以成一稱。宜也。入升致命。亦如弔時也。注云。禭之言遺也。衣被曰禭者。白虎通云。贈禭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禭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禭。知死者則贈禭。公羊傳。衣被曰禭。何注。禭。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穀梁傳。衣衾曰禭。劉向說苑亦云。衣衾曰禭。衾。卽被也。蔡氏云。大斂時。衾亦在算。則固有以被禭者矣。云致命曰。君使某禭者。亦約雜記文。賈疏云。君禭雖在襲前。襲與小斂俱不得用。大斂乃用之。吳氏廷華云。大斂衣在外。主人拜如初。禭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疏〕正義曰。主人拜如初。拜君禭之命也。所以榮君賜也。

主人拜如初。禭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疏〕云如初。亦如上弔時。拜稽顙成踊也。禭者入衣尸。此入。謂入室。衣尸者。蓋以禭衣覆于斂衾之上。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禭不出也。始喪之日。哀

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疏〕正義曰。此以下言因君使人弔。禭。出而見賓之儀也。○升降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疏〕自西階。自下。殿本有階字。唐石經無。從石經。○儀禮

解云。初喪。尸在室。不可乍遠。惟君命弔。禭。不可不出。但既出而見賓之在焉。則又無漠然竟入之理。故因而拜之。敖氏云。唯君命出。小斂以前則然。升降自西階。自此至葬。其禮然也。於大夫云特拜。見于士亦旅之也。卽位

于西階下。此非正位。因事而出。乃在是耳。主人卽位。大夫宜辭之。謂不必以己故而留于外也。既辭。則主人乃入。大夫若或不辭。主人猶入矣。今案。升降自西階者。以阼階是主階。不忍由之。曲禮云。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

階。是也。有大夫則特拜之。有者。原是不定之辭。但自此至入也。皆言大夫賓之禮。上命赴云。有賓則拜之。以賓是士。故拜之而卽入。此賓爲大夫。是尊於己者。故特拜之。而少立于西階下。東面。皆以別於士。蓋西階下本無

位。此卽位。不過少立於此耳。李氏如圭以不辭爲不致弔辭。敖氏以不辭爲不辭主人使入。玩經文語勢。似放養爲長。王氏士讓曰。不待大夫之辭。而主人竟入。以尸旁不可久離故也。此說得之。又案喪大記曰。士之喪。於大夫。

不當斂則出。此經云。唯君命出。則是小斂以前。大夫來弔。不當斂亦不出也。喪大記與此不合。但經是周公所作。井然不紊。記是後人所述。或有異聞。學者於經傳異同之說。遵經而舍傳。毋以傳而疑經可矣。注云。唯君命出。以

明大夫以下時來弔。禭不出也者。唯。獨也。獨君命出。則其餘皆不出也。所以然者。以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

不出拜賓也。經云。遂拜賓者。係因君命出而拜之。非爲拜賓出。賈疏謂因事曰遂。是也。云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

也者。下小僉後。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特拜別於士旅拜也。云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者。以階下是主人之位。未忍在此。故少立于西階下。亦升降自西階之意也。云不踊。但哭拜而已者。以下主人拜賓云。卽位也者。若爲拜賓出。則拜必成踊。且待其辭而後入。乃爲成禮。今卽位而不踊。又不待辭而卽入。則不成禮矣。以本不爲賓出。故不必與賓成禮也。以上是總言受君弔禭之時。其見賓之儀如此。非專爲君使人禭言也。

### 右君使人弔禭

親者禭不將命以卽陳。

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卽陳。陳在房中。

〔疏〕

正義曰。自此至適房。言親者及庶兄弟朋友致禭之事。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

也者。此親者兼齊衰大功而言。以有同財之義。故不將命。亦不言主人拜也。云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者。上言親者在室。則可以直達。故不須將命也。云卽陳。陳在房中者。以下徹衣者執以適房。故知陳在房中也。

經云以卽陳。謂卽就房中所陳處陳之。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庶兄弟少儀曰。親者兄弟不以禭進。是也。

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將命曰。〔疏〕正義曰。喪大記云。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孔疏。大功以上禭之不將某使某禭。拜于位。室中位也。命。自卽陳于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是此親戚之衣。謂小功以下。對上親者卽陳言之也。注云庶兄弟。卽衆兄弟也者。上經親者在室下。卽言衆兄弟。故知此次親者卽衆兄弟也。云變衆言庶。容同姓耳者。庶。疎遠之稱。同姓。謂袒免及絕服以外者。大傳曰。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

屬絕矣。是也。容同姓者。容庶中兼有疎遠之同姓也。敖氏以庶兄弟中兼有外兄弟。但上衆兄弟。注謂小功以下。則外兄弟已統之矣。此庶兄弟哭位在堂下。故致命于室。亦容有不在哭位而禭者。故均須使人將命于室也。下記云。其

禭于室。戶西北面致命。謂此時也。云將命曰某使某禭者。上某。庶兄弟名。下某。所使人名。云拜于位。室中位也者。謂室中牀東位也。拜不稽顙。別於君使人禭也。又君禭以衣尸。此委衣於尸東牀上。亦別於君禭也。敖氏云。

辟君禭。且不必其用之也。張氏云。委衣。將命者委之也。位致命北面。委衣于尸東。當西面。李氏云。下經曰。西面委衣。如於室禮。則委衣西面。是也。

朋友禭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

初退哭不踊。

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禭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親者禭。不將命。庶兄弟將命。不親致。朋友則親致之。蓋親則禮略。疎則禮隆。聖人之意然

爾。今案。此即父黨無容之義也。主人拜。亦拜于位。不稽顙也。敖氏云。既小斂。拜禭者則稽顙。此惟拜而已者。以其與君禭同節。宜遠辟之。是也。張氏爾岐云。委衣如初。如其于尸東牀上。委之者。朋友也。今案下記云。禭者

委衣于牀。不坐。注云親以進。親之恩也者。謂朋友相親之恩意也。云退。下堂反賓位也者。賓位詳有賓則拜之下。此退。謂朋友禭者退也。云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禭也者。上君禭時。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此徒哭不踊。是示別

也。敖氏以退哭不踊。為兼庶兄弟及朋友禭而言。褚氏寅亮云。朋友親禭。故注以反賓位釋退字。敗氏兼庶兄弟使者退言。似混。今案。褚氏之說是也。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禭

有司徹〔疏〕正義曰。上文君禭時。禭者左執領。右執要。此徹衣者執衣亦如之。但云如禭。則是凡禭者皆左執領。右執要也。親者以下不言者。省文。雜記亦曰。禭者左執領。右執要。以適房。當以陳也。注云凡於

禭者出。有司徹衣者。盛氏世佐云。凡者。凡君及庶兄弟朋友之禭也。親者禭。以即陳。則不須徹矣。方氏苞云。君禭不徹。襲與小斂後。仍以覆衾。直至大斂。然後以覆於外。而包庶禭耳。今案。下經陳襲事于房中。及小斂陳衣于

房。皆不言君禭。似方說為然。親者禭。以即陳。不須徹。是此徹衣專指上委于牀之衣也。庶兄弟及朋友人甚衆。恐禭多。牀不足容。故凡於禭者出。即令有司徹之。

右親者庶兄弟朋友禭

為銘各以其物。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二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

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旗。不命。〔疏〕正義曰。自此至階上。言為銘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為柩。今文銘皆為名。末為旆也。〔疏〕事。○書銘于末。銘當作名。注大

夫士之所建也。殿本脫十字。據周禮司常云。大夫士建物。當有十字。故以其旗識識之。殿本脫以字。據檀弓原文常有。又檀弓識字不重。殿本重識字。集釋各本同。釋文云入上音試。下音式。注疏本作下音志。又周禮小祝注引檀

弓。亦重識字。釋文。識識並傷志反。一讀下識如字。是鄭所見本與今異也。今案。上識字當作幟解。識。古幟字。漢書王莽傳。旌旗表識。師古注。識讀與幟同。是也。漢時多以旗幟連言。高祖紀旗幟皆赤。旗幟。即微幟也。下識

字音式。則當作知識解。謂以其旗幟知之也。若音志。則當作識記解。謂以其旗幟記之也。二義並通。無旗。嚴本旗作旌。集釋同。戴校云。今注疏本記作旗。今案。無旗。謂無旗物也。似當作旗。在棺爲柩。今禮記原文。爲作曰。○銘。所以表柩也。周禮司常曰。大喪共銘旌。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則銘天子至士皆有之。爲銘各以其物。是泛言爲銘之制如此。各以其物。謂各以生時所建之旗也。司常曰。掌九旗之物名。又曰。贊司馬頌旗物。卽此經所謂物也。亡。謂無其物。無物。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爲之。緇。黑色。經。赤色。言經末。則上緇下經也。說文。經。赤色也。从赤。至聲。又云。經或从貞。作頌。是經爲正字也。廣三寸。謂緇經皆廣三寸也。書銘于末。謂書名於經也。此銘當作名。詳下。曰某氏某之柩。上某爲死者姓氏。下某死者名。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男子稱名。敖氏云。銘書其名者。以卒哭乃諱故也。注云銘。明旌也者。檀弓文。彼注云。神明之精。云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者。司常曰。雜帛爲物。又曰。大夫士建物。是鄭所本也。案鄭引雜帛爲物。非釋經物字。以爲銘用生時所建之旗。而雜帛爲物。係士生時所建。故引以明之也。賈疏以鄭此注爲釋經物字。則於經各字義難通。故多曲說。後人并以此訾鄭。誤矣。詳訂疑。云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幟識之。愛之斯錄之矣者。亦檀弓文。下又曰。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鄭彼注解愛之敬之二句。謂重與奠。此又以解明旌者。書銘亦是愛之斯錄之之事。義得兩通。故鄭兩解之也。但此注止引愛之一句。檀弓疏謂鄭士喪禮注引愛之敬之二事。以解明旌。似誤。云亡。無也者。亡無古通。此經亡爲有無之義。以無釋之。則易曉也。云無旗。不命之士也者。以此篇是士禮。無旗。則是爲不命之士言也。近儒疑無旗爲庶人。非。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者。賈疏以布幅二尺二寸。兩邊各去一寸爲二尺。故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合之則三尺也。但此疏以布言之。小祝司常疏又以爲用緇。與此異。云在棺曰柩。禮記曲禮問喪二篇皆有此文。云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者。胡氏承琪云。段氏玉裁曰。周禮小祝。故書作銘。今書或作名。祭統。銘者自名也。云名已足。不必加金旁。故說文於金部不錄銘字。從周禮今書。禮經。今文也。鄭君注經。乃釋銘爲刻。呂忱乃云銘。題勒也。不用許說。承琪案。小祝。設熬置銘。司農注引士喪禮。爲名各以其物。及取名置于重。據釋文云。爲名。音銘。下取名同。是司農引儀禮。皆從今文作名。杜子春引檀弓曰。銘。明旌也。則字又作銘。段氏以說文不錄銘字。謂不必加金旁。義固可通。然銘字經典多有。荀子禮論篇。其銘誅繫世。敬傳其名也。是銘字不獨漢碑始有。故鄭君定從古文。惟書銘于末。司農注小祝。引作名。鄭君注司常。亦引士喪禮書名于末。此蓋經字本作名。淺人因注有今文銘皆爲名之語。遂改經書名于末名字。亦作銘。不知鄭云皆者。皆下文祝取銘置于重之類耳。既夕禮疏云。今文銘皆作名者。此銘及下陳明器云。取銘置于茵。二者皆名。賈於此申

明皆義。而於士喪禮銘皆為名。不言皆字何指。末為旆者。爾雅。繼旆曰旆。郭注。帛續旆末為燕尾者。釋名云。旆。以帛繼。末也。說文。旆。繼旆之旗也。沛然有垂。是旆本旆末之垂者。引申為凡垂之稱。小雅出車傳曰。旆旆。垂旆貌。又引申之。凡垂末者亦謂之旆。此銘旆之末。如旗旆之末。故今文得假旆為末。鄭用其正字。故從古文。○賈疏引禮緯云。天子之旗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但死以尺易仞。故下云竹杠長三尺。司常疏引禮緯同。小祝疏引。作天子旌旗之杠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文小異。附載於此。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杠。銘撞也。〔疏〕正義曰。敖氏據大夫五仞。士三仞。附載於此。〔疏〕正義曰。敖氏據字。遂以宇為衍文。今案小祝疏云。置于西階上。屋宇下。則是注本有宇字。而傳寫脫耳。○杠。銘之竿也。以竹為之。注云杠。銘撞也。後漢書馬融傳章懷注。撞。旗之竿。是也。吳氏紱云。繙半幅。經終幅。合之長三尺。竹杠長三尺。稱之也。古尺當今尺六寸有奇。但取記姓名識別耳。非如後世為觀美也。賈疏云。此始造銘訖。且置于宇下西階上。待為重訖。以此銘置于重。又下文卒塗。始置于肆。若然。此時未用。權置于此。云宇。榻也者。賈疏云。爾雅。檐謂之榻。郭云。屋榻。今案。說文榻字下云。齊謂之檐。楚謂之榻。是榻即檐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宇。屋檐也。是宇與榻。皆檐之名。故鄭云。宇。榻也。說文。宇。屋邊也。宇本屋邊之名。以檐在屋之邊。故又名為宇。李氏如圭集釋云。屋之邊垂謂之宇。宇西階上。宇之下。西階之上也。敖氏云。置。臥而縮置之。今案。敖說非也。廣雅釋詁。置。立也。謂立于西階之上。其上當宇。詩八月在宇。亦謂上當宇也。銘所以必置于西階上者。以銘所以表柩。柩在西階上故也。此時尸未斂於柩。蓋預書以表之。

右為銘

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為徑于西牆下。東鄉。

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徑。塊竈。西牆。中庭之西。今文鄉為面。

〔疏〕正義曰。自此至西序下。南上。皆云陳沐浴。襲飯

舍之具。甸人掘坎以下。言沐浴飯舍之具陳于階下者。陳襲事以下。言襲衣物陳于房中者。貝三以下。言沐浴飯舍之具陳于序下者。凡三節。○坎以埋沐浴餘瀋。及巾衾等物。徑以資瀋水。坎。甸人掘之。徑。亦甸人為之。坎制詳下。記。階閒。東西兩階之閒也。少西。則三分階閒一在西與。徑。說文作埤。云陶竈窗也。有窗故有鄉。言西牆下。則逼近西牆。故東鄉也。牆亦謂之壁。特性記。饋饗在西壁。注。西壁。西牆下。是也。注云甸人。有司主田野

者。周禮序官甸師下。有徒三百人。其職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又曰。共野果藏之薦。是其主田野之事也。先大夫儀禮釋官云。甸人。公臣。見公食大夫禮。士無地。不得有掌田野之人。疏非是。周禮宰夫職曰。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職喪職曰。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古者臣有喪事。公家使人治之。以喪事需人孔多。家臣不能具官故也。特性士祭亦有公有司。此與下管人。夏祝。商祝。周祝。家人。卜人之屬。蓋皆公家之臣來治喪事者也。又案喪大記曰。甸人爲篋于西牆下。人君禮亦同。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與享饗職。故使爲篋也。喪大記又曰。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云篋。塊竈者。下記云。徑用塊。注。塊。墻也。說文。墻。由也。塊。俗由字。是此竈以土塊爲之。與常舖異也。吳氏紱云。沐浴之潘水。必致其潔。不敢以生人飲食之爨爨之。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蓋不爲篋。而浴水自爨室來。故記者譏其簡略耳。云西牆。中庭之西也者。李氏如圭云。中庭。庭南北之中也。蓋堂之前爲庭。庭之東西有牆。此篋在西牆下。而當庭南北之中。故云中庭之西也。云今文鄉爲面者。胡氏承琪云。說文。備。鄉也。段氏玉裁曰。鄉。今人所用之向字也。漢人無作向者。少儀。尊壺者面其鼻。注云。鼻在面中。言鄉人也。案許所據少儀作備。說與鄭同。承琪案。鄭注周禮擇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考工記匠人面朝後市。禮記玉藻惟君面尊。皆云面猶鄉也。惟言人則曰。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濯。滌漑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遠。〔疏〕正義曰。槃以承灑濯。各本無以字。虞校據疏補。○此經言注云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者。此五種皆用瓦。尙質也。必新之。以送死事重。不敢用常器也。云盆以盛水者。廣雅釋器。盆謂之盆。王氏疏證云。爾雅。盆謂之缶。郭注。盆也。顏師古注急就篇云。缶。盆。盆。盆。一類耳。缶卽盆也。大腹而斂口。盆則斂底而寬上。考工記。陶人爲盆。實二舖。厚半寸。擘寸。案。盆。陶人爲之。是瓦器也。下經視漸米于堂用盆。是盆以盛水漸米也。云槃以承灑濯者。下經云。灑濯棄于坎。注云。沐浴餘潘水。是也。槃承餘潘。是置於尸牀下承之。說文。槃。承承也。從木。槃聲。是槃爲承水器。又云。盤。古文從金。盤。籀文從皿。是槃當以木與金爲之。此注云瓦者。據喪大記士併瓦盤。故知用瓦也。喪大記又云。沐用瓦槃。似瓦槃有大小。經所陳雖未言其數。當不止一槃耳。下云士有冰用夷槃。鄭注周禮及喪大記。俱以漢之大槃釋夷槃。云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據此。則夷槃有采飾。當用木與金爲之。與瓦異。餘詳下經。云瓶以汲水也者。說文。瓶。鬩也。

鬻、汲餅也。餅或从瓦。作瓶。是瓶為汲水器也。云麩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者。下經云。黍稷用瓦敦。是敦為瓦器也。又云。敦啓會面足。則敦有足矣。但彼敦以盛黍稷。此敦以盛飯含之米。二者異。故彼敦有足。此敦無足。賈疏云。凡物無足稱廢。士虞禮。主人洗廢爵。注。爵無足。是也。餘詳少牢禮。云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者。案。考工記。陶人為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鄭注。穀受斗二升。說文同。則鬲容六斗也。說文又云。鬲或从瓦。作甗。是鬲。瓦器也。喪大記曰。陶人出重鬲。下經煮潘用鬲。又以飯尸之餘米。用鬲煮為鬻。縣于重。故名重鬲。或曰。鬲用二。故云重。重鬲。二鬲也。云濯。滌漑也者。漑當从手。作概。士昏禮曰。某之子未得濯概于祭祀。說文。概。滌也。是濯為滌洗使潔也。云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者。案造。至也。係常訓。鄭注周禮司門及大司寇同。儀禮凡陳器物。多言饌。鄭注士冠禮。饌。陳也。是也。此造亦為陳。故云猶饌也。但不云饌。而云造者。以喪事匆遽。有造次之義。故云造也。蔡氏德晉云。言造者。灌於他處。乃以造於此也。義亦通。

右沐浴飯含之具陳於階下者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精。襲事。謂衣服也。精讀為縛。縛。屈也。襲事少。上陳而〔疏〕正義曰。此以下

下不屈。江河之閒。謂繫收繩索為縛。古文精皆為精。〔疏〕下。皆陳襲尸

之具。故云襲事。賈疏云。按下小斂大斂。先陳先用。後陳後用。依次第而陳。此襲事。以其初死。先成先陳。後成後陳。喪事遽。備之而已。故不依次也。案西領者。衣領向西也。敖氏謂尸在室。故西領。王氏士讓云。案冠禮。陳

服于房中。東領北上。此西領南上。吉凶相變。王氏說是也。注云襲事。謂衣服也者。西領。故指衣服言之。但下文所陳。不止衣服。舉其大者言也。喪大記曰。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

采不入。絺綌紵不入。鄭注。不誦。謂舒而不卷也。不入。孔疏。不入。陳之也。皆此陳襲衣服之事。云精讀為縛。縛。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河之閒。謂繫收繩索為縛者。案說文。精。赤緇也。精之本義不訓屈。故鄭讀為

縛以明之。說文。紵。紵未繫繩。紵。誦也。一曰。繫也。收卷也。段氏玉裁云。卷。居轉切。各本作羣。非也。今案。紵訓為誦。誦與屈通。說文以紵未繫繩解縛字。是訓縛為屈也。未繫繩。即未收卷之繩。凡收卷繩索必屈

之。故江河之閒。謂繫收繩索為縛。鄭引當時語以證縛之為屈。義與許同也。江河之閒。謂江水北。河水南。禹貢。擘冢導漾。東流為漢。孔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南東流為河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河水即漢水。一水三名也。



下經小斂大斂。皆云陳衣于房。南領西上。此云不精。故鄭云斂事少。上陳而下不屈。對小斂大斂言之也。陸氏隴其云。凡陳物少。一行可訖者。只須言南上北上。不須言精不精。若物多。一行陳不盡。須兩行三行者。則必言精不精。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仍自南至北。則謂之不精。若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取便。即從北至南。則是精。蔡氏德晉云。陳設諸物。首行從前至後。陳之。不能盡。次行即接續前行。從後至前。陳之。如物之屈而復轉也。不精者。每行更端別起。皆從前至後。不復與前行相接續也。今案。此二說釋經精屈義最分明。云古文精皆為精者。胡氏承琪云。今文作精者。精從糸旁。於繁屈之義為近。故鄭於經從今文作精。而注則讀為精。以明其義。禮記亦今文。故玉藻。齊則精結佩而爵。字亦作精。注云。精。屈也。不讀為尋者。以精結連文。屈義易明也。精皆為精。皆者。皆下文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精也。惠氏棟云。說文精讀若旌。案孟郁脩堯廟碑精字作旌。與古音合。釋文音精為側庚。反。非也。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疏〕正義曰。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明衣為平日齊居之服也。古者有疾則布。謂用帷幕之事。亦見下記。云所以親身為主潔也者。下文浴訖即設明衣裳。又云明衣不在算。故知是親身之衣。圭。亦潔也。詳士虞記。鬢并用桑。長四寸。纓中。桑之為言喪也。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疏〕正義曰。玉篇云。髻。胡括古活二切。髻同髻。又云。髻。居齊切。髻同髻。是玉篇纓。髻之中央以安髮。〔疏〕以髻髻為一字。髻髻為一字。說文有髻無髻。有髻無髻。髻作髻。云髻髮也。髻。髻結也。段氏玉裁云。髻即髻字之異者。髻髮。束髮也。髻結者。既髻之髻也。然則束之為髻。髻之為髻。髻與髻亦一矣。餘詳髻用組下。盛氏世佐云。髻髻者。髻訖所加之髻也。必連髻言之者。以別於固冠之髻耳。蔡氏德晉云。生時固髮之髻。用骨為之。今用桑。變於生也。注云桑之為言喪也。用為髻。取其名也者。以桑喪聲同。喪事用桑。是取其名也。公羊傳。虞主用桑。何注。桑。猶喪也。用桑者。取其名義與此同。雜記。喪祭。柩以桑。舉用桑。亦此義也。云長四寸。不冠故也者。賈疏云。凡髻有二種。一是安髮之髻。男子婦人俱有。即此髻是也。一是為冠髻。皮弁爵弁髻。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髻皆長不唯四寸而已。今此髻四寸者。僅取入髻而已。以其男子不冠。冠則筓長矣。此注及下注知死者不冠者。下記云。其母之喪。髻無筓。注云。無筓。猶丈夫之不冠也。以此言之。生時男子冠。婦人髻。今死。婦人不髻。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髻而冠者。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徐氏乾學云。古人之髻。全體包裹其內。加冠。則勢有所難容。故不得已而去之。意在堅束其尸。非以為容飾也。又辨家語之偽云。案。髻衣之制。士三稱。大夫五稱。孔子即行大夫禮。亦止於五稱。豈有用十一稱之禮。況古

之襲與斂皆不用冠。蓋既加冒。則無所用冠也。此云章甫之冠。亦不可信。足知家語非古也。吳氏紱云。襲不以冠者。有掩以裹其首。則無所用冠。若有冠。則不便於小斂大斂之縱橫收束也。呂氏坤乃謂不冠非待死之禮。未之思耳。今案。荀子禮論云。設掩而假目。髻而不冠筓矣。是可證死者不冠也。不筓。謂無固冠之筓。楊倞注。此經筓用桑。以不筓為或後世略也。誤矣。云纓。筓之中央以安髮者。賈疏謂兩頭闊。中央狹。則於髮安。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案下經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為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為纓。若纓是兩頭闊。中央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疊今文而不從也。又案說文云。優。饒也。不出纓字。纓當讀從優。謂兩頭狹。中央闊也。中央闊。則筓之益固而髮尤安。疏乃反說。非注義。又云。玉篇云。纓。筓之中央髮也。乃摘鄭注而失其。布衣環幅不斲。環幅。廣意。廣韻云。筓巾。則中又傳寫為巾。二書皆可信。而其誤有如此者。今案。沈說是也。布衣環幅不斲。環幅。廣不斲者。士之子親含。反其中而已。大夫以上。賓為之含。當口斲之。嫌有惡。古文環作還。〔疏〕正義曰。布巾為飯而設。以覆尸面。用布為之。注云環幅。方矣。劉氏續三禮圖。以為方二尺二寸。是也。云不斲者。士之子親含。反其中而已。大夫以上。賓為之含。當口斲之。嫌有惡者。以經云不斲。則禮固有斲之者矣。故知大夫以上。斲巾以含也。知士之子親含者。以下經。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是親含也。雜記。斲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鄭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中。大夫以上。賓為飯焉。則有斲巾。孔疏。飯含也。大夫以上。賓為其親含。恐尸為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斲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自含其親。不得憎穢之。故不得斲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故為失禮也。是斲巾嫌有惡也。但此注云。士親含。反其中。彼注云。發其中。似不同者。沈氏彤云。二義當兼用。蓋發其中而反之也。云古文環作還者。惠氏棟云。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為環。胡氏承琪云。環幅者。周一幅也。昭十六年左傳。環而壅之。注云。環。周也。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今案。還與環義雖通。但作環易曉。故鄭從今文。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裏首也。析其末。為將

〔疏〕正義曰。掩亦所以代冠。惟有掩。故不用冠也。練帛。熟帛。經不言色。蓋用素帛。即考工記。斲氏所謂凍帛也。說文。練。澣繒也。是練為已澣之帛。以練帛為掩。取其軟也。荀子所謂設掩面。即此。然掩以代冠。自覆頭。非覆面也。廣終幅。據聘禮疏引鄭志。壇商問咫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答曰。古積畫誤為四。當為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是終幅為二尺四寸。此掩蓋廣二尺四寸而長五尺也。注云掩。裏首也

也。昭十六年左傳。環而壅之。注云。環。周也。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今案。還與環義雖通。但作環易曉。故鄭從今文。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裏首也。析其末。為將

者。謂此掩裏頭。非連首全裹之也。說文。掩。斂也。小上曰掩。釋名。綃頭。齊人謂之掩。言斂髮使上從也。方言。掩。襪頭也。吳氏紱云。下言幘目。則掩自類以上可知。其說是也。後世生人幘頭之制。亦以帛爲之。有似于

掩。故名爲掩。然禮經自作掩。掩是後代字。吳氏廷華謂掩當作掩。非矣。後周之幘頭。宋人之幅巾。蓋亦以帛裹頭者。書儀家禮。謂用幅巾。其做古者掩之遺象歟。云析其末。爲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者。蓋即以前後掩兩端之

末。各析爲二條以爲繫。後二條向前結於頤下。前二條向後結於項中。不別用組繫也。瑱用白纁。充耳。云將者。此時但陳之而已。未結也。下經商祝掩瑱設幘目。乃結之。故云將。餘詳下。瑱。充耳也。充耳。正義曰。注云。瑱。充耳者。淇奧詩曰。充耳琇瑩。毛傳。充耳謂之瑱。是也。亦名塞耳。君子偕老詩曰。玉之瑱也。毛傳。瑱。塞耳也。下記云。瑱塞耳。注云。塞。充空。是充耳塞耳義一也。云纁。新緜者。詳下記屬纁以俟絕

氣下。土生時常用象爲瑱。又別有統以懸之。著詩曰。充耳以素乎而。毛傳。素象瑱。此詩首章。毛以爲士服。故知生時常用象爲瑱。今不用象而用白纁爲瑱。又無統懸。異於生也。幘目用緇。方尺二寸。輕裏著組繫。幘目。覆面者也。誦讀若詩曰。葛藟繫之之繫。輕。赤。疏。正義曰。荀子云。設僂目。僂目。卽幘

經裏。則緇其表矣。注云。幘目。覆面者也者。說文。幘。幔也。周禮有幘人。今周禮作纂。鄭注周禮云。以巾覆物曰纂。此幘目。雖以目爲名。亦兼覆面。呂氏春秋知化篇云。乃爲幘以冒面而死。是也。云幘讀若詩云。葛藟繫之之繫。胡氏承珙云。讀恒若繫。祇是比方其音。幘之義爲覆。賈疏謂似葛藟之繫。非也。云輕。赤也者。爾雅。再染謂之輕。鄭云亦。係大概言之。其實輕是淺赤也。云著。充之以絮也者。謂以絮充入纁表裏之中。云組繫爲可結也

者。賈疏云。四角有繫。於後結之。組繫。以組爲繫也。云古文價爲涓者。古从贛从冃之字。以聲近。每多通借。如頤或作蠟。猶亦作蠟。荀子作僂。蓋與古文作涓相近。鄭以幘爲正字。故從今文。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牢爲緩。旁爲方。疏。正義曰。盛氏世佐謂握手所以韜

寸。廣五寸。乃以一面言。其制宜合二面如囊是也。但盛氏解牢中旁寸。謂狹其中爲四寸以安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而其旁一寸以安大指。方氏謂削約握之前半。旁各一寸。則皆未合。至郝氏敬謂握手縫帛如箭。韜戶兩手。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兩手交貫於牢。萬氏斯大說亦略同。沈氏形儀禮小疏辨之曰。郝氏因牢讀爲樓。無他證。又誤

解下經設決麗于擊。爲左決連右擊。右決連左擊。使手交如生。故杜撰此制耳。不知尸之手。古今未有旁垂者。蓋

儀禮正義

十二卷二十六

二三

象其始生時。亦便於斂。若兩手交疊。則於斂不便。其云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解亦未洽。蓋握手之制。自賈疏已誤。後世解者雖多。不得其旨。今案握手用玄纁裏。據下記云。裏親膚。則玄在外矣。長尺二寸。謂從指至臂。

長尺二寸也。凡言衣袂及手之長短。皆自肩臂至指掌言之。未有橫計之者。下記云。設握結于拳。則從指至拳。蓋尺二寸也。廣五寸。乃言其寬。經所云長廣。止就一面言。其制用兩面逢合如囊。則以玄為表。每面各用玄長尺二寸。

廣五寸。以纁為裏。亦每面各用纁長尺二寸。廣五寸。而縫合其兩旁及下端。留上端不縫。以手貫入也。牢中旁寸者。謂削約握上下之中。兩旁共一寸。則廣四寸矣。所以必削握之中央者。以握之中央。正當指掌之上。臂之下。為

手之狹處。故必削約之。而握與手乃固。注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是也。著。亦謂以絮充入玄表纁裏之中。組繫亦以為結。注不言者。已詳上也。前陳明衣裳及飯含之巾言用布。掩言用帛。此及幘目不言者。蓋亦用帛為之。裳掩

而省也。掩及幘目以裏首。握手以裏手也。注云牢讀為樓。校勘記謂樓字當從手。作樓。胡氏承瑒云。牢讀為樓者。聲之轉。高誘注淮南牢籠天地云。牢讀屋雷。是其例。爾雅。陝而修曲曰樓。此謂削約握之中央。正與陝而修曲

義近似。不必改樓為樓也。今案。嚴本作樓。各本亦皆作樓。惠氏棟云。古音牢樓同。從樓為是。今文樓為樓。各本作樓。集釋。樓作牢。校勘記云。鄭既讀牢為樓。因曰今文樓為纁。少牢上佐食以綏祭注云。綏或為樓。按讀為墮。

古文墮為旃。與此同例。纁字義詳上。此握中央狹。兩頭闊。與纁義殊。故鄭從古文作牢。而讀為樓。以明其義也。旁為方者。段氏玉裁云。凡儀禮古文作旁。今文作方。凡尙書古文作方。今文作旁。是方旁本通。胡氏承瑒云。鄭意

今文作方。疑於其方。決用正王棘若釋棘組繫纁極二也。猶闔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伙。正。善一寸。故從古文。決用正王棘若釋棘組繫纁極二也。王棘與釋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為決。極。猶放弦

也。以香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章為之而三。死用纁。又〔疏〕正義曰。決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生時用象二。明不用也。古文王為玉。今文釋為澤。世俗謂王棘研鼠。骨為之。詳鄉射大射二篇注。此用木。異於生

也。用正王棘若釋棘。言王棘及釋棘之善者。皆可用。賈疏謂用其一。不謂兼用。是也。組繫。將以結於喉者。極。即香也。亦著於右手指。以利放弦。纁極。謂以纁為極也。言二。當著於右食指將指。注云決猶闔也者。闔。開也。大射注云。決。猶闔也。所以鉤弦而闔之。是決以闔弦。即謂決為闔也。云挾弓以橫執弦者。言未射之時。亦

以決執弦。大射儀云。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附右。巨指鉤弦。注。方特弦矢日挾。是也。詩云。決拾既伙。車攻篇

文。鄭箋。伙。謂手指相次比也。此引以證射時用決之意。云正。善也者。鄭訓正為善。與士冠禮注同。正兼王棘與

釋棘。故云王棘與釋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為決也。云極。猶放弦也。以香指放弦。令不挈指也者。著極以利放

弦。因即謂極爲放也。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章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是也。沈氏彤云。案說文云。撻。撻指撻也。一曰韜也。大射儀注云。極所以韜指。是杏與摺同。杏指。即韜指也。說文云。挈。縣持也。釋文云。挈。劉本作契。大射儀注云。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釋名云。契。刻也。是契當爲契。但二字亦通用。云生者以朱章爲之而三。死用纒又二。明不用也者。言此以別於生也。陳氏祥道云。生者以朱章。所以致飾。死者以纒。所以復質。敖氏謂士生時亦用二。釋氏寅亮云。生時用極皆三。不以貴賤而差。尸用二。明不用也。敖說非。云古文王爲玉。今文纒爲澤者。釋胡氏承瑛云。周禮九擘贊玉。注。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小篆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王中畫近上不勻。故古書每多相溷。凡物之大者或有王名。如爾雅蟒王蛇之類。周禮獸人注亦云。王鮪。鮪之大者。故從今文作王。纒爲澤者。玉篇云。擇。榜棗也。棗棗似柿而小。是纒爲正字。故鄭從古文。云世俗謂王棘。沈氏彤云。玉篇云。砒。砒也。砒。落也。若云王棘可以落鼠也。惠氏棟云。王棘。鼠言王棘可以落鼠也。砒。古磔字。史記李斯列傳云。十公王砒死於杜。張守節云。砒音貯格反。司馬貞曰。砒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鼠見張湯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砒鼠。劉昌宗音砒爲托。皆失之。○凡射時著于手者有三。一曰決。著于右巨指。車攻詩曰。決拾既攸。毛傳。決。鉤弦也。周禮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狼矰弋決拾。鄭司農云。決。所以縱弦也。詩家說或謂決謂引弦彊也。儀禮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闔之。是射者皆以象骨爲決。無貴賤之異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纒棘。注云。決。猶闔也。王棘與纒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是死者所用也。鄭注繕人云。決。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決用正王棘若纒棘。則天子用象骨歟。孔穎達芻蕘疏申之曰。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諸侯亦用象骨。大夫用骨。不必用象。今案。鄉射大射二篇。皆有士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亦不云士不用象骨也。則周禮注殆未定之說歟。說文亦云。決以象骨爲之。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決。即今人之扳指也。士喪禮用棘。施諸死者。疑生者用象若骨。其說是也。決字亦作決。作決。詩儀禮作決。周禮作決。禮記內則作決。一曰極。著右食指。將指。無名指。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章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士喪禮。纒極二。注云。極。猶放也。以杏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章爲之而三。死用纒又二。明不用也。賈疏云。大射朱極三。是爲君設。鄭引以證士禮。則尊卑生時俱三。皆用朱章。死者尊卑同二用纒也。極又名鏃。又名杏。芻蕘詩曰。童子佩鏃。鄭箋云。鏃之言

沓。所以驅沓手指。孔疏云。右手指著沓。是也。但毛傳以蹠為玦。說文亦云。蹠。射決也。段氏玉裁云。鄭以禮經之極釋蹠。意以蹠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章為之。決則用象骨為之。故不從毛而易其義。許說從毛也。以字从章論之。鄭為長矣。禮經釋例亦云。蹠字从章。鄭義似長。陳氏禮書亦取鄭氏。此皆著于右手者也。一曰拾。著于左臂。拾亦名遂。又名捍。又名鞬。一物四名。車攻傳云。拾。遂也。繕人注。鄭司農云。拾者。所以引弦也。詩家說拾謂鞬。捍也。後鄭云。鞬捍著左臂裏。以章為之。鄉射禮注云。遂。射鞬也。以章為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大射儀注云。遂。射鞬也。以朱章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鄭注鄉射禮。但以章為之。注大射。云朱章者。蓋以大射極用朱章。故謂遂亦用朱章斂。戴氏震云。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摯。以纁拾矢可也。鄭注。拾謂射鞬。內則。右佩玦捍。鄭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鞬。射臂衣也。此其著于左手者也。廣雅。拾。捍。鞬。蹠也。王氏疏證云。拾捍蹠為一物。蹠為一物。廣雅以拾捍鞬蹠為一物。失之矣。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冒。緇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緇足而上。後以質緇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喪大記曰。君錦冒緇殺。纁旁七。大

夫玄冒緇殺。纁旁五。士緇冒經殺。纁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疏〕正義曰。雜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釋名云。以囊緇其形曰冒。覆其形。使勿惡也。案冒是總名。分之有質有殺。劉氏績曰。冒上身者

方正。故曰質。冒下身者漸狹。故曰殺。與手齊掩足。準死者身而為之。初無寸量也。今案喪大記云。殺三尺。劉蓋不以為然。以冒所以揜形。必自首至足盡揜之。人之長短不齊。故經於質不言尺。殺亦不言尺。意蓋信經。不信記也。○注引喪大記云。大夫玄冒緇殺。張氏淳儀禮識誤云。監杭本補作斂。巾箱殿本之為緇。其以禮記喪大記之文乎。禮器曰。君緇。大夫斂。喪大記之文蓋誤也。從監杭本。戴校集釋據識誤改斂字。宜從之。云冒。緇尸者。制

如直囊者。以為囊。方便緇尸。但其制當為兩囊。鄭注喪大記云。冒者。既襲所以緇尸重形也。孔疏云。冒有質殺。作兩囊。是也。云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者。質正係常訓。以殺義易明。質義難明。故以正釋之。言其制正直也。云其用之。先以殺緇足而上。後以質緇首而下。齊手者。此時特陳之。未用。故云其用之也。用必先緇足而上。後

入為玄。七入為緇。緇是深玄。再染為纁。三染為纁。纁是淺纁也。引喪大記者。證冒有尊卑之差。且以證士緇質經殺。與此經合也。君以錦為質。緇為殺。大夫以玄為質。緇為殺。士以緇為質。經為殺。記不云質而云冒者。以冒是

入為玄。七入為緇。緇是深玄。再染為纁。三染為纁。纁是淺纁也。引喪大記者。證冒有尊卑之差。且以證士緇質經殺。與此經合也。君以錦為質。緇為殺。大夫以玄為質。緇為殺。士以緇為質。經為殺。記不云質而云冒者。以冒是

大名。故代質言之。下云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則固質殺分矣。綴旁之義。孔疏謂每囊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殺緡足而上。質緡首而下。則質殺皆縫合兩邊如囊。若如孔言。則自旁緡之矣。然則賈說爲合。綴云者。就身中分之。兩旁各七若五若三也。今案張駁孔疏。誠是。但賈疏亦不分明。賈既云。冒無帶無鈕。而又云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則以何者綴之使連乎。聶氏崇義云。質與殺相接之處。以線綴之使相連。如聶說。則必既緡而後以線縫之。於情事亦不合。且若七若五若三。奚以分。蓋綴旁之義。當仍依孔疏用帶結。但不於一邊綴之。而於身之兩旁質與殺相接之處。綴之使合。兩旁各用七帶五帶三帶。爲差。如張氏所云是也。

**爵弁服純衣**

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謂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

〔疏〕

正義曰。注云。謂生時爵弁。所以爲差。如張氏所云是也。衣之服也者。各本無所衣二字。

釋文有。惠氏棟云。有者是。疏蓋脫也。今據補云。純衣者。謂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則所陳有裳。因經未言裳。故注補之。此所陳止衣裳。無冠。而經云爵弁服。是以冠名服。故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鄭注。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是也。云死者不冠。義詳前。純衣。謂禮。詳士冠禮。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也。其〔疏〕正義曰。此云皮弁服。亦以冠名服也。

也。注白布衣素。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古文祿爲綠。喪大〔疏〕正義曰。祿。黑色釋。裳。詳士冠禮。祿衣。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古文祿爲綠。喪大〔疏〕名。祿衣。祿然黑色也。

祿亦作稅。玉藻。士祿衣。祿或作稅。雜記喪大記作稅衣。釋文音俱與祿同。是祿爲正字。稅爲假借字也。此經祿衣。卽玄端服。鄭注雜記云。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是也。沈氏彤云。士冠禮所陳三服有玄端。此易祿衣者。祿衣。連衣裳。黑而非玄。與生時相變。又以明爵弁皮弁二服亦簪裳於衣也。蓋衣裳連。則便於覲斂。王氏士讓云。此三服者。士冠三加之服也。得正而斂。服是服而安矣。注云黑衣裳赤祿之謂之祿者。謂下。本有之。注疏本誤刪。黑衣

裳。以赤祿之。禮服無其文。此注殆指士昏禮女純衣。纁裙言也。彼注云。純衣玄以纁緣其邊。是以赤緣之也。周禮內司服。亦服祿衣。爲下士妻服之。祿衣本婦人之服。祿衣黑。此襲時所陳之衣亦黑。又婦人之服連衣裳。此祿衣亦連衣裳。故以祿名之。鄭卽以婦人之服解之也。祿衣所以必連衣裳者。祿衣以表袍。袍本連衣裳也。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裙爲一。曾子譏其纁裙爲襲婦服。則此祿衣不用赤緣矣。纁裙。係婦人始嫁之服。平日服祿衣。亦不用纁裙。男子以祿名衣。唯見此經。鄭注內司服云。男子之祿衣黑。蓋謂此也。云祿之言綠也者。案此緣與上赤緣之緣異。上緣謂緣邊。此緣作飾字解。蓋袍必以緣衣表之。是緣衣爲袍飾。故云祿之言綠也。所以表袍者也。引

喪大記者。證祿衣表袍之義。但今本喪大記作袍必有表不禫。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鄭引先云衣必有裳者。欲以見爵弁皮弁皮衣三者皆連衣裳。故為一稱。下云乃襲三稱。即謂此三服也。袍必有表不禫者。彼注云。袍。褻衣。必有以

表之。乃成稱也。子羔之藁衣裳。與稅衣為一。亦是以稅衣表袍。彼注云。藁衣裳。若今大襦也。禫為藁。縵為袍。表之以稅衣。乃為一稱爾。是也。云古文祿為緣者。周禮內司服祿衣。經本作緣衣。鄭注云。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

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衣也。又云。緣字之誤。故於此經從今文作祿也。段氏周禮漢讀考。因詩緣衣。孔疏謂內司服作緣衣。遂謂今本作緣衣。承石經之誤。胡氏儀禮古今文疏義同。

今案內司服若作緣衣。明言其色。先後鄭注。何以無一言及之。且陸氏釋文。縵帶。黑縵之。帶也。雜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注。此謂縵帶。黑縵之。亦作緣。云或作祿。同叶亂反。則鄭本是作緣。不作綠。或孔所據本誤耳。縵帶。黑縵之。禮。此襲時三服共一

帶也。雜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注。此謂縵帶。黑縵之。亦作緣。云或作祿。同叶亂反。則鄭本是作緣。不作綠。或孔所據本誤耳。縵帶。黑縵之。禮。此襲時三服共一

尸之大帶。士以朱祿二采。與此異者。彼疏謂天子之士也。鞅。一命縵帶也。玉藻文。彼注云。縵。赤黃之

閒色。所謂鞅也。是縵鞅即鞅鞅矣。而云縵鞅者。凡冕服謂之鞅。以其一命之中。兼有子男之大夫服冕服助祭。又士之鞅鞅無飾。大夫則飾以山。故變言縵鞅。儀禮陳士服。仍名鞅鞅也。士冠禮。爵弁服鞅鞅。皮弁素鞅。玄纁爵鞅。

此則三服共一。竹筩也。又曰。筩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筩斑。方正於天下也。可鞅鞅而已。

諸侯茶前誥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疏。正義曰。注云筩所以書思對命者。書思對命。玉藻文。彼注云。思。所思前誥後誥。無所不讓。今文筩作忽。

失忘也。釋名云。筩。忽也。君有教令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此筩以竹為之。鄭引玉藻諸文。證天子以下筩所用物及尺寸制度之異。並以證士之筩用竹也。云士以竹本象可也者。今本玉藻無以字。彼注云。大夫士飾竹以為

筩。不敢與君同用純物也。孔疏云。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云今文筩作忽者。惠氏棟云。說文無筩字。古筩字本作簠。鄭氏尙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注云。智。智。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幘帶指

智。說文曰。智。出氣詞也。从叡。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大子智。說文又云。智。縮文作智。一曰佩也。象形。智又與忽通。故儀禮一作忽。是也。胡氏承珙云。案筩字。玉篇始有。引字書云。筩也。呼骨切。徐鉉注說文。尙知此

字為後人所加。蓋鄭本儀禮古文作智。今文假忽為之。後人盡改經注之智作筩耳。今案。說文智。縮文作智。是智智本一字。段氏注云。不得謂古筩可从口。不可從日。是也。故鄭氏尙書穆天子傳皆作智。胡氏謂儀禮古本作智。不





本於彼。

右襲事所用衣物陳於房中者

貝三實于筭。

貝。水物。古者以為貨。筭。竹器名。

〔疏〕正義曰。此陳貝以俟飯用也。實于筭者。以筭盛之也。檀弓曰。飯用

注。此蓋夏命禮也。周禮。天子飯舍用玉。鄭蓋謂大夫以上不合用貝耳。其士飯三貝。固與此經合矣。案周禮大宰。大喪贊舍玉。鄭注。舍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則諸侯舍以璧。王府。大

喪其舍玉。典瑞。大喪共飯玉舍玉。鄭注。飯玉。碎玉以雜米也。舍玉。柱左右鬮及在口中者。是天子飯舍用玉也。又案傳注言飯舍者甚多。與周禮多不合。文五年公羊傳。舍者何。口實也。何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

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大戴禮。天子飯以珠。舍以玉。諸侯飯以珠。舍以璧。大夫士飯以珠。舍以貝。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舍以玉。諸侯飯以珠。舍以璧。卿大

夫飯以珠。舍以貝。白虎通。所以有飯舍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舍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孔氏廣森云。如禮文。明飯與舍為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舍

物。亦不見賓客歸舍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舍耳。雜記。諸侯相舍。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舍玉。則舍者。自天子至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為差。當如白虎通所說也。今案。飯舍對文異。散亦通。典瑞。大喪共飯玉舍

玉。是飯與舍殊。雜記。鑿巾以飯。上經。布巾環幅不鑿。鄭注。亦以舍言之。則士飯舍不殊。或與大夫以上異。如孔氏所云矣。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為貨。江水出焉者。案爾雅舍人注云。貝。水中蟲也。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

江淮之浦。取大貝。如大車之渠。白虎通。江出大貝。是貝為水物。出於江也。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詩。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漢書食貨志。王莽貨貝有大貝。壯貝。玄貝。小貝之名。是古者以為貨也。筭。竹

器。詳士昏禮。稻米一豆實于筐。豆。四升。〔疏〕正義曰。此陳稻米以俟漸也。楊氏復云。此米凡三用。祝漸米取潘以沐。一

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鄭注。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喪大記曰。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注云。士喪禮沐稷。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案。此鄭義也。若何沐云。文家加飯以

稻米。則又似無尊卑之別矣。稻篋俱。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絺干笄。巾所以拭污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絺。麤葛。〔疏〕正義曰。此

詳聘禮。豆四升。昭三年左傳文。浴衣以待尸沐浴之用也。沐浴對文異。散文則浴亦可稱沐。沐是沐首。浴是浴身。說文。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沐去首垢。浴去身垢。曲禮雜記俱云。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是沐與浴別也。皆用絺者。沐浴之巾。皆用

絺布爲之。三巾其實一笄也。注云巾所以拭污垢也者。巾之用不一。巾以覆物。亦以飾首。此巾。則沐浴時所用以刷拭污垢者。下浴用巾。注。用拭之。是也。云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者。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是上下異

巾也。但此二巾皆用絺。與玉藻異。賈疏謂此爲士禮。玉藻爲大夫以上禮。又喪大記浴用絺巾。孔疏引熊氏。云。此蓋人君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綌也。云絺。麤葛者。詩葛覃。爲絺爲綌。毛傳。精曰絺。麤曰綌。是也。櫛于篋

篋。葦。〔疏〕正義曰。士冠禮云。櫛實于篋。此及上巾於笄。下浴衣于篋。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疏〕正義曰。正義

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者。吳氏廷華云。巾用以浴且拭。浴竟初拭。水氣未淨。不可裸而俟。故以此衣之。云以布爲之者。以浴衣所以晞身。故用布爲之。玉藻曰。衣布晞身。是也。是浴衣生時亦有之矣。云其制如今通裁者。賈疏

云。通裁無殺。或曰。通裁大巾如衣者。李氏如圭云。巾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皆者。皆貝以下。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疏〕

正義曰。饌。陳也。盛氏世佐云。西序下。堂上之西近序也。南上。以貝爲上。稻米以下。次而北也。敖氏云。必南上者。便其取之先後也。注云皆者。皆貝以下者。謂自貝以下皆陳。於此一行陳之也。東西牆謂之序。謂堂之東西牆

也。云中以南謂之堂者。以此所陳。係在堂上。而不言堂。蓋堂之中以南乃謂之堂。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若中以北。則近東近西者。謂之東序下。西序下。近北者謂之戶闕開。或云戶東戶西戶外房外。卽以所近名

之。不謂之堂也。

### 右沐浴飯舍之具陳於序下者

管人汲不說繻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繻。〔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入卽位。言沐浴之事。○汲。引將以就視濯米。屈。祭也。

羸其瓶。說文。縤也。縤。汲井縤也。是縤為縶索。繫於瓶。以汲水於井也。喪事遽。故汲水者不暇解脫。縤。但縶屈之。執於手。敖氏云。此下當有盡階不升堂之文。據喪大記言也。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儀禮釋官云。管人亦公臣。詳上甸人下。管人又見聘禮。賈疏云。聘禮記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為死者。故亦使之汲水也。又禮記釋文云。管人。主管簫之人。方氏慤據之。謂井甕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云不說縤。將以就祝濯米。鄭言此者。一是急以水往祝處為濯米之用。一是恐濯米水不足。須再。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祝。夏祝也。汲。故不說縤也。知就祝濯米者。以下云祝淅米于堂也。屈榮義見前。

〔疏〕正義曰。喪大記云。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鄭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此云祝淅米。則管人汲以授祝矣。下云管人受潘。亦受之於祝也。吳氏疑義云。祝淅之。重其事。或云。御者淅之。祝臨視之而已。言於堂。則在堂之中以南近階處矣。南面。便與管人接也。盆。即上陳于西階下之瓦盆。注云祝。習祝也者。以下記云。夏祝淅米。差盛之也。先大父儀禮釋官云。夏祝。商祝。祝。皆周祝也。以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之職。周禮喪祝職曰。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喪大記曰。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鄭注。胥當為祝字之誤。孔疏。衆祝。喪祝也。以此考之。則三祝皆君之臣來為喪事者。非士之私臣也。喪大記疏云。商祝亦是喪祝。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周禮。喪祝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則夏祝商祝。皆喪祝為之也。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絞紵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者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亦猶冠禮存章甫毋追之意。據此篇及下篇。則掌淅米。鬻餘飯。進奠。徹奠者。夏祝也。掌羹舍。小大斂拂柩。飾柩。御柩者。商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下疏謂徹奠者不言祝。明周祝徹之。非是。又謂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亦緣注而誤。辨見下篇。吳氏廷華云。夏祝商祝所掌當是二代舊禮。周人因之。以夏商為名。示所因也。云淅。汰也者。汰。舊誤作沃。又作汰。亦誤。衆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淅米謂之洮汰。說文。淅。汰米也。汰。瀦也。瀦從簡。有柬擇之意。即記所謂差也。淅米又謂之釋。詩。釋之。粳。毛傳。釋。淅米也。粳。聲。洮米。淅米也。今俗猶謂淅米為淘米。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釜。用重鬲。盡階三等之上。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疏〕正義曰。說文。潘。淅米汁也。祝授之。管人受之。用重鬲者。以鬲煮之也。賈疏云。先煮北豚薪用爨之。〔疏〕潘。後煮米為鬻。縣于重。注云盡階三等之上者。土堂高三尺。為階三等。詳士冠禮。此

〔疏〕正義曰。喪大記云。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鄭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此云祝淅米。則管人汲以授祝矣。下云管人受潘。亦受之於祝也。吳氏疑義云。祝淅之。重其事。或云。御者淅之。祝臨視之而已。言於堂。則在堂之中以南近階處矣。南面。便與管人接也。盆。即上陳于西階下之瓦盆。注云祝。習祝也者。以下記云。夏祝淅米。差盛之也。先大父儀禮釋官云。夏祝。商祝。祝。皆周祝也。以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之職。周禮喪祝職曰。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喪大記曰。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鄭注。胥當為祝字之誤。孔疏。衆祝。喪祝也。以此考之。則三祝皆君之臣來為喪事者。非士之私臣也。喪大記疏云。商祝亦是喪祝。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周禮。喪祝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則夏祝商祝。皆喪祝為之也。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絞紵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者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亦猶冠禮存章甫毋追之意。據此篇及下篇。則掌淅米。鬻餘飯。進奠。徹奠者。夏祝也。掌羹舍。小大斂拂柩。飾柩。御柩者。商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下疏謂徹奠者不言祝。明周祝徹之。非是。又謂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亦緣注而誤。辨見下篇。吳氏廷華云。夏祝商祝所掌當是二代舊禮。周人因之。以夏商為名。示所因也。云淅。汰也者。汰。舊誤作沃。又作汰。亦誤。衆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淅米謂之洮汰。說文。淅。汰米也。汰。瀦也。瀦從簡。有柬擇之意。即記所謂差也。淅米又謂之釋。詩。釋之。粳。毛傳。釋。淅米也。粳。聲。洮米。淅米也。今俗猶謂淅米為淘米。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釜。用重鬲。盡階三等之上。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疏〕正義曰。說文。潘。淅米汁也。祝授之。管人受之。用重鬲者。以鬲煮之也。賈疏云。先煮北豚薪用爨之。〔疏〕潘。後煮米為鬻。縣于重。注云盡階三等之上者。土堂高三尺。為階三等。詳士冠禮。此

云盡階。故知在三等之上也。引喪大記管人受沐乃養之者。沐。即潘也。用之以沐。故又曰沐。祝盛米于敦。奠

于貝北。復於篋。〔疏〕正義曰。此盛于敦之米。即上所漸之米。敦。即上陳于西階下之廢敦。祝。商祝。以下受米奠

復於篋處者。米未漸時。實于篋而陳于貝之北。今漸。士有冰用夷槃可也。〔疏〕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

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設冰于牀下。以寒尸也。春秋傳曰。命夫命婦喪沐用冰。士

而寒尸也。是句之上。似當更有設槃之文。此特其後語耳。敖意蓋謂沐浴時即用夷槃。以承灑濯也。或謂士賜冰。以

上有夷槃以盛冰。又有瓦槃以承灑濯。二槃並有。且冰盛於夷槃中。若浴時用以承灑濯。有則必去設而後可。恐不如是

之周折。今案。據鄭云。既襲。既小斂。乃設冰。則沐浴在前。設冰在後。夷槃似不妨兩用。敖說亦可存參。不然。是

經文言之於此。非其次矣。注云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者。周禮凌人。夏頒冰。故云夏月。言此者。士喪不得用冰。

必加賜而後有冰也。月令二月開冰者。左傳云。獻羔而啓之。乃始用之。是二月公始用冰。至四月以後。乃賜及臣下

也。云夷槃。承尸之槃者。凌人。大喪共夷槃冰。鄭注。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

尺。漆赤中。是夷槃爲承尸之槃也。引喪大記者。證有冰用夷槃。及士非加賜不得有冰也。彼注云。造。猶內也。禮

第。祖簣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

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槃。併以盛水耳。鄭蓋謂士無冰者。盛水以寒尸也。亦引漢禮大槃爲證。又云夷

槃小焉。周禮。天子夷槃。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槃。然則其制宜同之。孔疏云。其制宜同。但大小稍異。賈疏

云。諸侯稱大槃。辟天子。大夫士言夷槃。卑不嫌但小耳。是孔賈以士之夷槃與天子之夷槃。制同而小也。外御受沐入。外御。小臣侍從者。〔疏〕正義曰。外御受

也。在堂上受之。入。入室也。喪大記曰。管人受御者沐。注云外御。小臣侍從者。賈疏云。外御。對內御爲名。

故下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則此外御是士之侍御僕從者。儀禮釋官云。外御。士近臣。云沐。管人所養潘也

者。楊氏復云。祝漸筐之稻米以取潘。管人受潘煮于鑿。外御受沐入。乃主人皆出戶外北面。象平生沐浴課程。沐。吳氏廷華云。名潘為沐者。以所用言之。不言浴。浴亦用潘可知。子孫不在旁。主人

出而覆。〔疏〕正義曰。北面向室也。放氏云。是時婦人亦皆出。經不言。略之。方氏苞云。主人皆出。則前此未離牀第。東西之位明矣。○注沐浴課程。校勘記云。裸。徐本、釋文、通解、楊氏、俱作裸。集釋作裸。程。徐

本、通解、楊氏、俱作程。鍾本、釋文、集釋、俱作程。張氏曰。注曰象平生沐浴課程。案。監本及釋文。程作程。既夕禮謂其課程。監本亦作程。竝從監本及釋文。今案。陳鳳梧本作課程。說文裸本作羸。或从果。作裸。祖也。程

亦訓祖。裸程皆去衣之義。作裸亦通。作程。則假借字也。今從殿本作課程。云象平生沐浴課程。子孫不在旁者。釋經主人所以出之意。課程。赤體無衣。沐浴則露體。故主人皆出也。吳氏絳云。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明王

之政。敬其妻子有道。必無課程以見其子孫者。死而沐浴。猶此也。云主人出而覆第。乃沐櫛拒用巾。也。清者。因下記言覆第而及之。第。簣也。覆第。去席而露其簣。為盥水便。覆之者外御也。

也。古文拒。〔疏〕正義曰。言乃沐者。俟主人出乃沐浴也。櫛者。沐濯首。亦濯髮。髮濯則亂。故必櫛以理之而後用皆作振。〔疏〕巾也。喪大記曰。沐用瓦盤。拒用巾。孔疏謂用巾拭髮及面是也。注云拒。晞也。清也者。玉藻

注云。晞。乾也。言晞又言清者。賈疏謂以巾拭髮使乾。又使清淨無潘瀾。是也。云古文拒皆作振者。皆者。皆下拒用浴衣也。胡氏承瑛云。鄭清訓。用爾雅。案爾雅。拒。拭。刷。清也。郭注。振訊。按拭。掃刷。皆所以為潔清。

似郭所見爾雅本拒作振。蓋用儀禮古文。正所以明振為拒之假借。郭乃以振訊釋之。誤矣。鄭以拒為正字。故從古文。浴用巾拒用浴衣。用巾。用拭之也。喪大記曰。御者

〔疏〕正義曰。上言沐。此言浴也。浴用巾者。浴時用之以除垢。拒用浴衣者。浴竟用之以晞身。注云用巾。用拭之也者。謂拭去污垢。案鄭注喪大記云。拒。拭也。注此經云。拒。晞也。清也。與記異者。段氏玉裁云。晞

者。乾之也。浴用巾。既以巾拭之矣。而復以浴衣拒之。謂抑按之使乾。爾雅。拒。拭。清也。渾言之也。析言之。則拒與拭不同。是也。引喪大記者。賈疏謂證浴人之數及浴之器物。案喪大記。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下記

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但言抗衾之人數。未言浴之人數。故引喪大記以明之。御者。即外御也。浴水用盆。沃水用料。亦喪大記文。盆制詳上。料制詳少牢饋食禮。生人之浴。則自於杆槩中浴之。玉藻。出杆。覆劇席。連用湯。鄭

注。杆。浴器。蓋浴時入杆。浴竟出杆。是自於浴器中浴也。今浴戶。係他人浴之。故須用盆盛水。用料挹以沃之。此盆。即上注云盆以盛水之盆。與承澆濯之槃異。凡祝所漸之潘。管人所煮之沐。其相授皆以盆盛之。若承澆濯之

榮。則置於尸牀下者也。料與斗同。周禮。鬯人。大喪之大灑。設斗。共其鬯。鄭注。斗所以沃尸。是也。鬻。謂浴尸。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肆師。大喪大灑以鬯則築鬻。鄭注。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是周禮浴

尸以煮鬯。此經上云管人受沐入。下即言沐言浴。是沐浴俱用浴潘矣。敖氏據喪大記。謂此經當有管人汲而授浴水之事。亦文不具。今案喪大記云。管人汲。不說繻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是即以井所汲之水浴尸也。

內則。五日則燂湯請浴。豈生時燂湯以浴。死遂以水浴之乎。周禮。王崩。浴以煮鬯。喪大記但云汲水以浴。又無君大家士之分。似未可信。又此經先沐後浴。順也。喪大記則先言浴。後言沐。亦未合。胡氏鑄云。下記與喪大記互同

者多。蓋作喪大記者取於此。而並採他說以廣之。然則喪大記作於後人。其有與禮經異者。遵經而舍記可也。澳濯棄于坎。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疏〕正義曰。喪大記作於後人。其有與禮經異者。遵經而舍記可也。澳濯棄于坎。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疏〕正義曰。

說文。澳。湯也。从水。奐聲。釋文。澳。奴亂反。與濡音義俱別。今喪大記作濡濯棄于坎。孔疏引皇氏云。濡謂煩潤其髮。竟作濡字解。則自六朝時已誤。段氏玉裁云。奐與濡。古音畫然分別。後人淆亂其偏旁。本从奐者譌而从濡。而音由是亂矣。互詳特性攪醜下。廣雅。濯。滌也。高誘注淮南子云。滌。臭汁也。釋文。濯。直孝反。賈疏云。潘水既經溫煮。名之爲澳。則與說文澳湯也訓合。又云。已經沐浴。謂之爲濯。則與高注臭汁訓合。喪大記疏

云。濯。不淨之汁。是也。坎。即甸人所掘之坎。注古文澳作綠。釋文集釋綠作濞。當從之。云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之者。賈疏云。已沐浴訖。餘潘水。棄于坎。知巾櫛浴衣亦棄之者。以其已經尸用。恐人褻之。若喪大記云。棄杖者棄於隱者。故知亦棄于坎。吳氏疑義云。浴衣當在設明衣時去之。注蓋併言之耳。云古文澳作濞者。釋文。濞。劉音土亂反。與澳音相近。故古文假濞爲澳。鄭以澳爲正字。故從今文。云荆河之閒語者。蓋謂荆河之

閒。多語澳爲濞也。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荆謂南條荆山。沔即漢水。荆山沔水閒。荆楚地也。蚤擗如他日。蚤讀爲爪。斷爪擗鬚也。人君。〔疏〕正義曰。正義

注云蚤讀爲爪者。說文。蚤。手足甲也。爪。覆手也。蚤。鬻人跳蟲也。段氏玉裁云。又。爪。古今字。古作又。今用爪。禮經假借作蚤。曲禮。大夫士去國。不蚤髻。蚤即又字也。鄭注亦云。蚤讀爲爪。讀爲者。易其字也。不易爲

又。而易爲爪。於此可見漢人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矣。釋名曰。爪。紹也。筋極爲爪。紹續指端也。亦不作又。胡氏承琪云。鄭注考工記欲其蚤之正也。亦云。蚤當爲爪。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荀子。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皆作爪。不作又。則古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其來久矣。云斷爪擗鬚也。人君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云。小臣爪足。鄭注。爪足。斷足爪也。記又云。小臣爪手翦須。是小臣爲之也。鄭意士不合有小臣。故以喪大記爲人君禮。又鄭訓擗

儀禮 正義 卷二十六

三

三

爲擗髮。而未釋擗字之義。喪大記之爪手剪須。鄭無注。孔疏云。剪手爪。又治須。則固不以剪爲剪須矣。萬氏斯大云。擗。展同。展其髮使直也。或謂擗爲斷髮。生時豈斷髮乎。姜氏兆錫云。擗有數訓。一與剪同。謂剪除之也。一分也。又一擇也。又一與鬻同。謂順也。考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後擗剔二方。注訓擗剔皆分也。則浴訖。鬚或攙亂。擗乃順而分之義。沈氏彤云。案說文。擗。拔也。擗。撻也。擗。持也。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擗。謂持其髮而理之也。今案。擗。剪鬻三字。古雖通用。但以擗爲剪。則是剪斷其鬚。固無是理。至鬻字。鄭注曲禮不蚤鬻云。鬻。鬻鬻。則與擗鬻義別。又鬻字本義。說文訓爲女鬻垂貌。亦與擗異。萬氏謂展其鬻使直。姜氏謂順而分之。沈氏謂持而理之。皆與孔疏治鬻義近。說固可從。然以擗同展。及訓擗爲擇爲順。於字書無考。亦難據信。案說文。擗之本義爲拔。玉篇廣韻皆訓爲摩。則浴後鬻亂。摩而理之。於經義爲合。段氏以擗爲剃。失之。云他日。平生時者。案士虞記之沐浴擗搔擗。乃生人修飾容貌之事。是髮用組乃笄。說明衣裳。用組。組束髮也。〔疏〕正義曰。生時亦蚤擗也。然則蚤擗如他日。亦如生時之禮矣。以櫛理髮。以巾拭髮。尙未爲紒也。至爪擗後。于是爲鬻。用組束之。乃笄以固髮。說明衣裳以蔽體。是其次也。笄。卽上桑笄也。明衣裳。是親身之衣。蓋去浴衣而衣之。注云用組。組束髮也者。言以組束髮也。云古文鬻皆爲括者。胡氏承璣云。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故書會作倫。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榆用組乃笄。榆讀與倫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榆。沛國人謂反紒爲倫。浦鑑云。弁師注引儀禮。髻作榆。榆括字異義同。疑括乃括字之誤。案此特司農所見儀禮本作榆耳。鄭君所見。自作髻。未必與司農同。說文有髻無髻。疑髻乃括之或體。會聲昏聲相近。故此髻用組。及下髻髮。古文皆假括爲之。鄭以从彰義近。故主人入卽位。已說明衣。〔疏〕正義曰。敖氏謂主人入則衆主人及婦人亦皆入卽位。或云。經不言皆。從今文。主人入卽位。可以入也。〔疏〕惟主人入耳。方氏苞云。衆主人婦人親者必入視飯舍。不待言也。今案。方說是也。注云已說明衣。可以入也者。言已說明衣裳以蔽體。則可以入也。

右沐浴

商祝襲祭服祿衣次。

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舍牀之東。衽如初也。



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襲反位。論飯舍之事。○張氏爾岐云。此但布衣牀上。尙未襲。而祭服在外。敖氏云。士祭於己用玄端。此祿衣雖以當玄端。然非其本制。故不在祭服之中。吳氏絳云。經言次者。先爵弁服。次皮弁服。又次祿衣。又次袍繭。自表而裏。一一布之於襲牀。使整齊也。不言袍繭。於祿衣中包之矣。

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義見前。云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者。以商祝習商禮。商人之教主敬。故於接神宜。商人教以敬。本白虎通云。襲。布衣牀上者。以此經言襲。非襲尸。乃布衣襲牀之上待襲耳。云祭服。爵弁服。皮弁服者。以其皆從君助祭之服。故謂之祭服。雜記。士弁而祭於公。注。弁。爵弁。是爵弁爲助祭服也。云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遂終之禮也者。郊特牲文。引之者。證皮弁亦爲助祭服也。云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者。此時尸浴訖未含。含牀卽浴牀。猶是始死遷尸之牀也。含牀在牖下。襲牀在含牀之東。亦在室內。下記云。設牀第當牖。衽下苑上簾。設枕。是始死有衽席也。浴時雖去之。至含時襲時仍設之。故云衽如初。謂如始死時也。喪大記曰。含

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是也。鄭引此者。證襲與含異牀。下經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是遷尸于堂之牀也。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

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柩建于米執以從。〔疏〕正義曰。主人出。出室也。左袒。扱諸面之右。帶之內。取便也。凡禮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詳觀禮。敖氏謂此用左手。故左袒。釋氏云。然則用右手時多矣。遂右袒邪。此言是也。盆。卽前所陳之盆。盥于盆上。爲洗貝。張氏惠言云。主人洗貝之盆。卽祝淅米之盆也。李氏如圭云。不言設盥。喪事遽也。郝氏云。洗貝。將奉含。洗柩。將扱米。蔡氏德晉云。洗貝。執以入者。以貝置于筭內。執筭以入也。宰洗柩。建于米。執以從者。以柩建于廢敦所盛米內。其葉向上。而執廢敦以從入也。

方氏苞云。必袒者。逢掖長袖。不利於飯舍也。今案。袒以取便。而亦以爲哀痛之節。儀禮訓解云。主人含尸。左袒。含畢。襲。小斂訖。袒。奉尸俛于堂。襲。將大斂袒。斂于棺。卒塗。襲。將葬啓殯。袒。朝于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袒。既祖襲。極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窆訖襲。蓋有勞事敬事則袒。以致其不安。便其運動。而因以爲行禮之節。故檀弓云。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注云俱入戶西鄉也者。以主人與宰入室俱西鄉。俟祝受貝

受米。乃由足西轉而東面也。云今文宰不言執者。胡氏承琪云。上文主人洗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

貝執以入。下文商祝執巾從入。皆有執字。此宰亦當言執。故鄭從古文。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

儀禮正義

卷二十六

三七

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

當屬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為飯之遺落米也。如商視之。則尸南首明矣。

〔疏〕正義曰。巾。卽上所陳之布巾也。楔。卽楔齒之角。名之為楔。與扱米之

柶異。徹。去也。郝氏敬云。去。執使首仰。則飯易入。敖氏云。既設巾。乃徹楔。是巾之所覆。不逮於口矣。蔡氏德晉云。蓋於當口揭開其中。去楔。以待飯。蔡說是也。受貝奠于尸西者。賈疏云。就尸東主人邊受取筭貝。從尸南

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今案。徹枕諸事。商視從入為之者。周禮大祝相飯。樂記云。商視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注云當屬北面。值尸南也者。案尸首在南。正當屬處。下記云。設牀第當屬。又云遷尸。注云。徒於牀

下。是也。今商視當屬而北面。則在尸之南可知。所以必在尸之南者。以徹枕三事。須當尸首為之。乃便。是商視之北面為面尸。非面牀。商視蓋南當屬。而北值尸也。洪氏頤煊著宮室答問。以當屬北面句。證室有北牀。則誤甚矣。云設巾覆面。為飯之遺落米也者。蓋有巾以為藉。則飯時米不落牀第間。此固一義。敖氏謂設巾者。慮孝子見其親之形

變而哀。或不能飯含。此義亦通。云如商視之。則尸南首明矣者。賈疏云。舊有解云。遷尸于南牀時。北首。若北首。則視當在北頭而南鄉。今商視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者。鬼神尚幽闇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今案禮運云。死者北首。亦據葬後言

之。禮經釋例云。凡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司馬氏光書儀曰。遷尸於牀上。南首。朱子語類亦從其說。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致從首前也。視受貝米

〔疏〕正義曰。主人由足西者。主人入室。在尸東。今由尸足之北轉而西。故云由足西也。牀上坐東面。蓋坐於牀上。便飯事。東面。則在尸西矣。注云不敢從首前也者。敖氏謂凡過尸柩而西東者。必由其足。敬也。是

也。云視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者。此兼上下文釋之。上文視在尸東。受主人貝。奠于尸西。下文又受

宰米。奠于貝北。皆由尸首之南至尸西。以口實是貴重之物。不可由足。且亦以見主人之由足西為空手也。祝又受

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立牀〔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視受米。受敦於宰

貝西。少退於主人也。亦東面。注云米在貝北。便扱者也者。以主人左手扱米。北近左。故云便也。敖氏謂奠米于

貝北。亦南上。蓋以與上陳于西序下時。稻米在貝北。同為南上也。義亦通。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者。儀禮釋官云。案。宰。士之私臣。詳士冠禮。周禮大宰。大喪贊含玉。此士禮。亦佐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

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疏〕正義曰。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

主人左扱米。謂以左手用柄扱米於敦。蓋尸南首。主人東面。用左手右領下飯則順。且不以手加於親之面也。敖氏云。先實米。爲貝藉也。又實米唯盈。象食之飽也。先右。次左。次中。禮之序然也。郝氏敬云。飯爲食。目爲用。愛親

如生也。王氏士讓云。貝以三數。米以三扱。三三爲九扱。亦禮成於三意。其唯盈。則加飯意也。注云于右。尸口之右者。賈疏云。尸南首。右謂口東邊。是也。云唯盈。取滿而已者。以九扱恐不滿。故又實之取滿也。主

人襲反位。襲。復衣也。〔疏〕正義曰。飯時袒。今飯畢而襲。飯時在尸西。今反尸東之位。將以視襲也。注云位在尸東者。以初時主人哭位在尸東。是尸東爲其故位。故云反也。

右飯含

右飯含

商祝掩瑱。設幘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絢。掩者。先結頤下。既奠幘目。乃還結項也。蹠。足上也。絢。〔疏〕正義

自此至埋于坎。言襲尸之事。○云掩瑱。設掩設瑱也。設之序。據經文。先掩。次奠。次幘目。未服先屨者。吳氏廷華云。屨在服內也。注云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幘目。乃還結項也者。據賈疏。掩有四脚。以後二脚先結頤下。待

設瑱塞耳。並施幘目。乃以前二脚向後結于項。如是。則幘目上兩角在掩之內矣。今案經文。先言掩瑱。後言設幘目。則幘目當設於掩之外。蓋此三者設之之法。當先以掩之中幅不析者覆其頂。以後端之二脚。從後向前。結于頤

下。復以前端之二脚。從額向後。結于項。再以繡塞耳。以幘目覆面。以組向後繫之。結于掩之外。則掩益固。此設之序也。敖氏謂掩其前後。而幘目加於掩之上。不知掩以裹首。非以覆面。若覆面既有掩。復有幘目。不重疊邪。敖

說亦非。以後諸家解說掩者。或依鄭義。或違鄭義。多失其實。今不備錄。云蹠。足上也者。謂在足背之上。云絢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詳士冠禮。云以餘組連之。止足幘也者。廣雅釋詁云。塽。分也。又云。塽。開也。蓋組綦本

繫在屨後。茲襲時。尸足著屨訖。以綦之兩端向前結。乃襲三稱。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襲不言于足背上。更以其餘組穿連兩屨之絢。使不離開也。乃襲三稱。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牀。無大異。

〔疏〕

正義曰。三稱。爵弁服。皮弁服。衾衣也。襲之。則先祿衣而後爵弁服。先其裏也。衣裳具謂之稱。爵弁服。皮弁服。是也。單履具謂之稱。祿衣袍繭。是也。然袍繭止用其一。單履具者亦必有裳。鄭注雜記云。士襲三

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萬氏斯大云。古人死者惟襲衣親身服如生時。而左衽爲異。小斂大斂。則取衣包裹。惟取結束堅牢。所以然者。小斂大斂。衣多。不能盡服於身。不得不

包之以爲固。如是而入於棺。尸乃安而不搖。所謂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也。後世塗死之衣。止有古人襲衣之數。故止有襲。而大小斂之禮亡間。有行之。日笑其迂。滔滔流俗。尙何言哉。注云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者。上文已

布衣於含東襲牀上。今乃遷尸就其上而衣之也。云凡衣死者。左衽不組者。左衽不組。本喪大記。彼注云。衽向左。反生時也。不組。謂束華結之。示不復解也。說文云。組。系也。一曰結而可解。褚氏寅亮云。組。俗諺謂之活結。不組則絞。絞。俗諺謂之死結。是也。云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牀。無大異者。賈疏云。此對大

斂小斂。布衣訖。皆言遷尸於斂上。以其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階。其處有異故也。此襲牀與含牀並在牖下。小別而已。無大異。故不言設牀與遷尸。明衣不在算。數也。不在數。〔疏〕正義曰。敖氏云。不言裳者。文省耳。也。今案。經但言乃襲。亦省文耳。明衣不在算。明衣禪衣不成稱也。〔疏〕此乃死者親身之衣。襲。故不在數中。

言之者。嫌其衣裳具。亦當成稱也。注不在數。張氏識誤據釋文。去在字。以不數明衣爲句。是讀數爲上聲。今案注云。算。數也。本爾雅釋詁。此數字當讀去聲。羣經音辨云。計之有多少曰數。經云不在算。謂不在多少之數也。注以數釋算。下卽云不在數。是述經語。當以有在字爲是。嚴本及各本俱有在字。云明衣禪衣不成稱也者。賈疏云。明衣禪而無裏。不成稱。故不算也。張氏爾岐云。注疏皆以明衣禪不成稱。故不在算。愚謂此親體之衣。非法服。故

不在算也。說與敖同。今案。喪大記惟云袍必有表。不禪。不云衣必有裏。不禪也。袍是襲衣。設鞵帶。摺笏。鞵帶。故必有以表之。乃爲一稱。若云明衣禪不成稱。則爵弁服皮弁服何嘗不是禪衣乎。敖義似長。設鞵帶。摺笏。鞵帶。鞵帶。不言鞵縹者。省文。亦欲見鞵自有帶。鞵帶用〔疏〕尸之後。卽設之也。注云袍帶。鞵鞵縹帶。不言鞵縹者。帶。摺。插也。插於帶之右旁。古文鞵爲合也。〔疏〕尸之後。卽設之也。注云袍帶。鞵鞵縹帶。不言鞵縹者。省文。其說是矣。而又云亦欲見鞵自有帶者。以鞵帶連言。亦可見鞵自有帶也。言此者。鄭欲明士襲時亦有二帶如

生時耳。云鞵帶用革者。玉藻云。鞵肩革帶博二寸。鞵與鞵同。故知帶亦用革也。雜記。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鄭注。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鞵。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二帶。大帶。革帶也。其朱綠帶。孔疏謂是衣之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也。又鄭注雜記率帶云。此謂

其朱綠帶。孔疏謂是衣之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也。又鄭注雜記率帶云。此謂

其朱綠帶。孔疏謂是衣之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也。又鄭注雜記率帶云。此謂

其朱綠帶。孔疏謂是衣之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也。又鄭注雜記率帶云。此謂

鬘尸之大帶。率。絆也。絆之不加箴功。又云。鬘事成於帶。蓋帶以束衣。又以繫鞬撻笏。放於帶詳言之。云摺。插也。插於帶之右旁者。摺。插也。鄭注樂記摺笏同。又注內則摺笏云。摺。猶扱也。扱亦與插同。插於帶之右旁。便於取用也。江氏永云。笏者。古人以爲服飾。常插之於帶間。有事出之。無事仍插之。禮經皆言摺笏。後世謂之蒲。又謂之手板。不插而執之。乃有持薄執手板之事。又有正笏之文。皆非古制。疏中凡言執笏者。誤也。云古文於爲合也者。案說文。於爲於之或體。皆从合得聲。鄭注士冠禮云。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麗。施也。合章爲之。故古文假合爲於。鄭以作於義顯。故從今文。

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麗。施也。手後節中也。飯。大擊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有彊。彊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擊本也。因沓其彊。以橫帶貫紐。結於擊之表也。設握者。以纂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擊作挽。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擊。唐石經。殿。徐。集釋。俱作擊。下及注同。鍾本誤作擊。通解作擊。案。擊擊二。字。形近易訛。卽說文擊字注中。已誤作擊矣。今案說文。擊。手擊也。从手。取聲。烏貫切。擊。固也。从

手。取聲。苦閑切。二字形音義俱別。楊敷毛本俱沿通解之誤。○此設決及設握。皆謂右手也。左手無決。握則左右手皆有之。敖氏謂左手無握。郝氏謂左巨指亦施決。皆誤。禘氏寅亮云。設決與握之法。細玩注疏。終未灑然。容訂。

今案注疏之說。誠有難解者。略依經文釋之。決卽上所陳棘決。擊。掌之上肘之下也。飯。鄭氏謂大擊指本也。麗。施也。上經陳決有組繫。此設決於右大擊指。以組繫施於擊。結之以爲固。而必先以組繞大擊指本繫之以爲根。再以

組之兩端施結於擊。則決牢固而不動。所謂自飯持之也。經文麗于擊。舉其終而言。至設握手。乃以握之繫。與施于擊之決繫。相連而結于擊。則握亦固而不脫矣。先設決而後設握者。決亦裹於握之內也。不言設極。敖氏以爲省文。

今案。上陳橫極止二。鄭氏以爲示不用。則亦裹於握之內而不設矣。注云麗。施也者。鄭注呂刑越茲麗刑同。云擊。手後節中也者。下記注。以爲掌後節中。則此手亦指掌言也。說文。擊。手擊也。段氏注云。各本作手擊。誤。今正。

擊者。手上臂下也。肉部曰。臂者。手上也。肘者。臂節也。又部曰。左者。臂上也。是則肘以下。手以上。渾言之曰臂。析言之。則近手處曰擊。又引此注。云後節中者。肘以上爲前節。肘以下爲後節。後節之中。以上爲臂。則以

下爲擊也。云飯。大擊指本也者。此無考。沈氏形云。鄭必有所受。不可輕改。郝敬。萬斯大。讀爲飯舍之飯。以爲自飯舍時已設決。是設於未襲之前矣。當襲時豈無觸闕。今案。設決設握。係一時事。若決必設於飯時。是何取義。

且與經文次序不合。沈說是也。又敖氏以擊爲巨擊之別名。引或說。以飯爲後。盛氏世佐以飯爲食指。皆臆見。不可從。云決以韋爲之藉。有彊。彊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擊本也。因沓其彊。以橫帶貫紐。結於擊之表

也者。案據說文。彊。弓弩耑。弦所居也。此以為決有彊。又據上經。決止有組繫。無組。此以為有組。皆未詳。賈疏說亦不甚分明。段氏玉裁云。注云。決以韋為之藉。又云。以組撰大擘本。恐生者皆不必然也。則其制無可考矣。但鄭先云以組撰大擘本。再云以橫帶貫紐。結於擊之表。則設之固自大擘本始。必如是而後經云自云持之之義可明也。云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左手也者。右手有決。左手無決。下記云。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擊。注以為手無決者。是記所云為左手設握之法也。此與決連言。故知謂右手。但設之法。左右亦無大異。特右手有決繫可連耳。故注繫鉤中指。亦據下記言也。必云由手表者。手入於握。則繫必由握外結之。故云由手表也。餘詳下記。云古文麗亦為連者。胡氏承琪云。麗連一聲之轉。云亦為者。因下文有設握乃連擊。故此言亦也。擊作挽者。惠氏棟云。說文曰。擊。手擊。从手。取聲。漢書郊祀志云。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擊。遊俠傳云。搯擊而遊談。高誘呂覽注云。擊讀如捲梳之梳。古文作挽。春秋傳云。檢衛侯之手及挽。史記。樊於。設冒囊之幪用衾。期偏袒搯挽。左傳史記多古文。故皆作挽。俗作腕。非也。今案。鄭以擊為正字。故從今文。

設冒。則其形尚見於外。恐為人所惡。故設冒以掩之也。沈氏形云。由櫛以蚤。以櫛而髻焉。辨焉。設明衣裳焉。由飯以掩。以瑱。以輒目。以履。而鬢焉。由設鞵帶以搢笏。以設決與握。而設冒焉。皆順表裏為序。於上下有逆施者。取事之便也。褚氏寅亮云。襲訖。當憑尸哭踊。經文不具。注云。襲。盛物者。取事名焉者。案詩彤弓。受言襲之。我將。載囊弓矢。毛傳皆云。襲。韜也。是襲為韜。盛物之名。今設冒。所以韜尸。故云襲之。襲之即韜之前者。始死時斂衾。今文襲為囊。〔疏〕正義曰。雜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設者。始死時斂衾。今文襲為囊。〔疏〕正義曰。雜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

設冒。則其形尚見於外。恐為人所惡。故設冒以掩之也。沈氏形云。由櫛以蚤。以櫛而髻焉。辨焉。設明衣裳焉。由飯以掩。以瑱。以輒目。以履。而鬢焉。由設鞵帶以搢笏。以設決與握。而設冒焉。皆順表裏為序。於上下有逆施者。取事之便也。褚氏寅亮云。襲訖。當憑尸哭踊。經文不具。注云。襲。盛物者。取事名焉者。案詩彤弓。受言襲之。我將。載囊弓矢。毛傳皆云。襲。韜也。是襲為韜。盛物之名。今設冒。所以韜尸。故云襲之。襲之即韜之前者。始死時斂衾。今文襲為囊。〔疏〕正義曰。雜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

注所謂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是也。襲又有藏義。廣雅釋器。襲韜皆訓有弓藏。襲以藏弓矢。亦以藏兵甲。樂記名之曰建襲。鄭注謂閉藏兵甲。是韜盛之事。皆可以襲名之。故云取事名焉也。云衾者。始死時斂衾者。經恐人疑設冒後不用衾。故特言幪用衾以明之。注知為始死時斂衾者。以其襲時無衾。小斂之衾陳之。故仍用大斂之衾。即篇首所謂幪用斂衾也。云今文襲為囊者。襲。囊形似。又說文。囊。囊也。囊。囊亦所以盛物。故字訓為囊。鄭以襲有韜義。於冒尤。巾。桐。髮。蚤。埋于坎。坎至此築之也。將襲。〔疏〕正義曰。巾。即飯時覆面布巾及沐浴之巾也。桐。楔齒切。故從古文。辟奠。既則反之。及扱來者也。髮。櫛餘亂髮也。蚤。所斷手足爪也。喪大

記曰。君大夫鬢爪實於綠中。土埋之。鄭注。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將質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孔疏。土埋之者。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上澆濯棄于坎。注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此不言櫛及浴衣者。文

不具也。注云坎至此築之也者。巾衾等物。上沐浴飯含訖。已棄于坎。至此襲事訖。乃築而埋之也。下記云。甸人築坎。則此埋之者。甸人也。云將襲辟奠。既則反之者。始死。脯醢醴酒之奠。設于尸東。至襲時。設襲牀于尸東。是時尸在含牀。自含牀移於襲牀。奠在中間不便。故將襲。必須辟之。辟。謂去之也。既襲。則仍反之于尸東。以奠所以依尸。不可空也。賈疏據下記云。小斂辟奠不出室。又據大斂時辟小斂奠于序西南。以爲襲時辟奠。當於室西南隅。或然。

### 右襲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木也。懸物焉曰重。刊。斲治。鑿。〔疏〕正義曰。自此至于

云重木者。言重以木爲之也。言刊鑿之者。謂刊而鑿之。刊與鑿爲二事也。甸人置重者。下篇。甸人抗重出自道。注云。言其官使守視之。故置重使甸人也。中庭。東西之中也。三當作參。參分庭一在南者。盛氏世佐云。謂三分庭之一。而在其南一分也。如庭深三丈。則設重之節。去堂二丈。去門一丈矣。沈氏彤云。一在南者。取碑與門之中也。方氏苞云。既襲設冒。親之形容不可復見。故設木於中庭。使神依焉。注云木也。縣物焉曰重者。賈疏云。此解

名木爲重之意。以其木有物懸於下相重累。故得重名。案詩無將大車。祇自重兮。鄭箋云。重。猶累也。是也。云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者。案。刊。是斲治之使成器。鑿。謂爲孔以縣簪。朱氏軾儀禮節略云。鑿其前爲二孔。以簪貫之。爲縣簪之用。云士重木長三尺者。賈疏云。大夫以上各有等。當約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據豎之者。橫者宜半之。張氏惠言儀禮圖云。鄭言縣簪孔。簪而言縣。則疏云用鞿內此孔中。鞿即簪也。又云橫者宜半之。則似別有一木爲簪。其說自相違戾。今案。鄭云長三尺。不言橫者。則無橫木可知。夏祝鬻餘飯。張說是也。唐開元禮亦云。橫者半之。或後代之制。與周異歟。張氏又云。重之下宜爲杆。乃樹之。夏祝鬻餘飯。

用二鬻于西牆下。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疏〕正義曰。釋文。鬻

粥。俗鬻字。經義述聞據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七引此。作盛用二鬻。又據周禮小祝注舍人疏引此文。俱作鬻餘飯盛以二鬻。謂用上當有盛字。今案。用二鬻連于西牆下爲句。當以無盛字爲是。上云夏祝鬻餘飯。鬻字當作活字解。爾雅

釋言。鬻。糜也。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是鬻與糜。皆可為煮米之稱。此經不云夏祝。煮餘飯為鬻。而云鬻餘飯。此屬辭之法。鬻字中兼有煮義。上文。甸人為饗于西牆下。西牆下有饗。故就煮之。鬻餘飯。用二鬻于西牆下。即煮餘飯。用二鬻于西牆下。則用二鬻者。謂煮用二鬻也。中間若增盛字。便不辭矣。小祝注。係節引經文。盛以二鬻下。即云縣于重。故增盛字以成其義。蓋用二鬻煮餘米為鬻。即用二鬻盛鬻以縣于重也。舍人疏及御覽。當因小祝注而增。禮經本文。固無盛字。唐石經及各本皆然。荀子楊注引。亦無盛字。似可仍之。周禮。鬻實六斗。張氏惠言謂此稻米一豆為鬻。實二鬻。則大不必六斗。似鬻當有大小矣。注云夏祝。祝習夏禮。義詳前。云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者。夏人教以忠。本白虎通云。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為鬻也者。謂以前飯尸所餘之米煮為鬻。即謂之鬻餘飯也。上飯尸時。盛米受米等事。皆商祝為之。故此特言夏祝以別之也。云重主道也者。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鄭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又云。周人作主。徹重埋之。是未作主以前。設重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釋名。重。死者之資重也。含餘米以為粥。投之窆而懸之。比葬。未作主。權以重主其神也。云土二鬻。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者。賈疏云。亦無正文。鄭言之者。以其同陳黍稷。故知同差也。案特牲用二敦。少牢用四敦。同姓之大夫士用簋。故皆之簋言之。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詩云。陳饋八簋。皆天子禮。自上降殺以兩明諸侯六。祭統。諸侯禮。而云四簋黍。二簋留。陽厭不用故也。吳氏紱云。用鬻意之不可曉。意重為主道。設之始。設此以慰之。亦以飯含所餘。恐褻之不以他用也。方氏苞云。鬻縣于重。蓋親之養至是而終矣。朝夕見之。孝子之心有譬焉。所。鬻用疏布久之。繫用鞞。縣于重。鬻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鞞。賀之。結于後。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鬻口也。鞞。竹篋也。以席覆重。辟風。而反兩端交於後。〔疏〕正義曰。鬻與鬻。皆取覆義。作鬻誤。鬻用疏布。以覆鬻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今文鬻皆作密。〔疏〕口也。鬻用葦席。以覆重。並覆二鬻也。繫用鞞。以鞞繫鬻。穿入重之孔而縣之也。帶用鞞。以鞞橫束席之中如帶也。李氏如圭云。北面。以南為後。敖氏云。重主道也。故言面。言衽與帶。以見其義云。沈氏彤云。鬼神尚隱闇。故鬻重也。北面。向幽之義也。注云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鬻口也者。說文。久。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段氏玉裁云。久灸疊韻。火部曰。灸。灼也。灼。灸也。灸有迫箸之義。故以灸訓久。士喪禮。鬻用疏布久之。鄭曰。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鬻口也。既夕。苞管囊。皆木桁久之。鄭曰。久讀為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此經二久字。本不必改讀。蓋久本義訓從後距之。引伸之。則凡距塞皆曰久。鄭以久多訓長久。故易為灸。以釋其義。考工記。灸諸牆以砥其橈之均。許所僞作



久。與禮經用字正同。又云。距當作距。距。止也。今案。鄭本周禮作灸。故禮經之久爲灸。與說文從後灸之義合。其注灸諸牆云。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是柱亦爲止塞義。沈氏彤云。從後灸之者。灸本訓也。周禮謂從旁灸之。此經謂從口灸之。所從不同。其爲幹則一也。云。幹竹筥也者。謂以竹筥爲索。賈疏以灸與筥同。謂竹之青可爲繫者。敖氏云。幹字從革。似當爲革之屬。段氏云。說文幹字。後人所增。鄭蓋以爲幹字。幹者。係也。鬲與重但當以竹筥係之。因謂筥爲幹。今案。竹筥之說。鄭必有本。用之於鬲與重。宜也。云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者。案以席覆重。非覆之於上。當是四面旋轉覆之。故如裳之有辟積。辟。謂空其中。屈。謂屈而轉之。且兼覆二鬲。則辟屈之處。當上狹而下寬。敖氏云。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西鄉。象死者之左衽也。沈氏彤以敖爲是。謂注與經背。今案。注亦不背經。但不如敖說之明顯耳。蓋席本是南。轉而北。又以兩端之餘者反向後轉之。故云反兩端交於後。重北面。以西爲左。則左衽自當以西爲上。注蓋謂轉而鄉東者在下。轉而向西者。在上耳。鄭注喪大記左衽云。衽鄉左。是其義也。賈疏誤。詳訂疑。云賀。加也者。沈氏謂加爲累加之。蓋用幹從南鄉北。又從北向南而結之。敖氏云。後謂重之南。是也。云今文幕皆作密者。胡氏承琪云。幕之作密。猶冪之作密。皆同聲假借。禮經古文冪皆爲密。故冪亦作密。此注今文當作古文。校勘記云。通部皆古文作密。此不當。祝取銘置于重。禮者也。習周。疏。正義曰。此時銘未用。櫛置於此。必置于重者。以重亦所以表極也。荀子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案士喪禮。襲畢。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此禮言置重之處也。又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幹。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幹。賀之。結于後。此言重之制度也。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主人從。又云。置重如初。注。如殯宮時也。疏云。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重。爲行禮之大節。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經皆云奠者。由重東南。丈夫踊。故遷于廟。其置重之處。亦如在殯宮之時。以奠于廟。亦有要節而踊之儀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疏云。以銘未用。待殯訖。乃置于肆。既夕禮。啓殯。祝取銘置于重。殯時銘在肆。至啓殯。故復置于重也。設祖奠時。祝取銘置于茵。此不置于重者。注云。重不藏故也。雜記。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理之。孔氏正義曰。既夕記。將葬。朝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處理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此埋重之處也。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注。重。既虞將埋之。疏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

五虞。士三虞。未虞以前。以重主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初虞其神。即安於寢。不假重爲神主。又士大夫無木主。明亦初虞即埋之也。此埋重之時也。又案張氏爾岐曰。重以依神。若置之近南。殆若推而遠之矣。且參分庭句。一在南句。亦覺不文。本經言參分庭。一在南者不一。其自外入而言。據外近南者也。其自內出而言。據內近北者也。重固自內出者也。考經文明云參分庭。一在南。不云一在北。張氏此言。顯與經違。不可從也。注云祝。習周禮者也者。習周禮則爲周祝。經不云周祝。而云祝者。以三祝皆周祝。特以其兼習夏商之禮。故異其名耳。盛氏世佐以此爲夏祝。誤。○張氏爾岐云。以上竝始死之日所用之禮。稽氏寅亮云。死日襲。次日小斂。第三日大斂。此士三日殯連死日數之明徵也。大夫三日殯。不連死日。則第四日。蔡氏德晉云。周人斂用日出。今死日即襲。則襲不必於日出。吳氏紱云。屬纊有早晚。而衣具或需時。則早者襲猶可逮死日之晚。否則必至明日。亦不可泥矣。徐氏乾學云。次日日出之前。總可名爲死之第一日。則襲仍死日之書云。

右設重

卷二十七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綉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績。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者也。以布為之。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

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為三。〔疏〕正義曰。自此至東柄。言陳小斂衣物牲奠之事。凡五節。陳衣。一也。饌奠及東方之盥。二也。陳經帶。三也。陳牀第夷衾及西方之盥。四也。陳鼎實。五也。○張氏爾岐云。厥

明者。繼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今案。下陳大斂衣物云。厥明滅燎。此不言。故記補之曰。既襲。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蓋自始死至殯夜。皆設燎也。敖氏云。此雖有他物。而衣居多。故惟以陳衣言之。南領。變於

襲。絞言廣。不言長。取節於人。其度不定也。李氏如圭云。析其末。謂析末為三也。凡陳衣。斂時在外者先陳之。布衣亦然。今案。據此。則先陳者先用。西上。便於取也。績者。第一行自西而東。第二行則自東而西。如物之屈而轉

也。其下皆然。喪大記曰。小斂。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鄭以彼為天子之士。或曰。西領當南上。北字誤。注云績。屈也者。鄭前以績讀為綉。明績為屈之義。故此直以屈解之也。云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者也。以布

為之者。鄭注喪大記云。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是其言堅急之義也。知以布為者。下記云。凡絞衾用布倫如朝服。是也。云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

者。令可結也者。縮從。詳鄉飲酒禮。喪大記曰。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孔疏云。以布為絞。從者一幅。橫者三幅。皆置于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引喪大記曰。絞一幅為三者。案彼文下

有不辟二字。孔疏讀辟為擊。謂大斂之絞。一幅為三。不辟者。謂以一幅布分為三段。不復擊裂其末。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據此則小斂之絞。但析其兩端各為三。而中央仍是全幅不析。與大斂之絞有異。沈氏彤云。鄭引以例

小斂。雖不裂全幅。析其末亦為三耳。敖。緇衾。賴裏。無統。統。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也。〔疏〕正義曰。賴為乃云。析其兩端為二。如掩之制。未然。緇衾。賴裏。無統。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也。

右菊加點。誤。喪大記曰。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是小斂之衾止一也。又曰。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陳氏澹云。衣衾之有緇縞者。今案。袍襦之屬。是複衣也。此云緇衾賴裏。是以緇為表。以賴為裏。即複衾

也。王制曰。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衾冒。死而後制。檀弓曰。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謂絞紵衾冒也。○注後下。通解無可字。惠氏棟云。當有可字。云統被識也者。喪大記曰。紵五幅無統。鄭注。統。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禫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今案。識。記也。統以識記被之前後。領在前。故綴之領側。領側爲領旁也。孔疏分領與側爲二。非是。被識。是漢時之名。鄭舉以爲證。紵。是禫被。與衾似殊。然紵衾皆被。故無統同也。云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者。被無統。無以別前後。但斂衣尙有倒者。則被無別於前後亦可也。此鄭申無統之義也。下祭服不倒。則餘服有倒者。故云斂衣或倒也。云凡衾制同。皆五幅也者。謂衾制同五。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小斂。祭服在中。幅。無尊卑之分。亦據喪大記紵五幅爲言也。

序同。吳氏廷華云。此陳衣。先祭服。後散衣。斂時先散後祭。先者在外。後者在內。亦美者在中之意。注云爵弁服皮弁服爲祭服。義詳前商祝襲祭服下。敖氏謂祭服當指玄端以上言。褚氏寅亮云。小斂固有玄端服。但在散衣中。經所言祭服。仍指助祭之服。與襲時同。注未可駁。大斂祭服亦然。今案。禫說是也。散衣次。緣衣以下袍。○疏。正義曰。上襲時止有三稱。故於祭服外惟服皮弁服以外之衣。皆統之矣。陳他物不言次。此及祭服俱言次者。以祭服非一稱。散衣亦非一稱。故言凡有十次。謂次第陳之也。注云之屬。則所包者多矣。玉藻曰。纁爲繭。纁爲袍。鄭注。衣有著之異名也。故言凡有十

九稱。祭服與。○疏。正義曰。喪大記曰。小斂衣十有九稱。不言君大夫士之異。則尊卑皆十有九。鄭彼注云。法天地之終數也。賈疏云。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則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爲斂衣稱數。○此經云凡者。是統祭服散衣而言。喪大記曰。絞紵不在列。鄭注。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謂不在十九稱之數。此經上文亦陳絞衾。鄭恐人以絞衾爲在十九稱之內。故特注之曰祭服與散衣也。陳衣繼之。○疏。正義曰。此云陳衣繼之。與上襲時所云庶禭繼陳同也。但經不云庶禭。而云陳衣者。以十九稱中。兼稱之內。此所陳之衣。則皆庶禭耳。不必盡用。取稱而已。○疏。正義曰。上言庶禭繼陳不用。則襲時全不用

此十九稱之外所陳之衣。則皆用之不盡者耳。注云取稱而已。不務多者。言所陳之衣雖多。用之。但取足十九稱而已。不必盡也。

陳衣者。謂主人所自盡者。已俱在十九。不必盡用。取稱而已。○疏。正義曰。上言庶禭繼陳不用。則襲時全不用稱之內。此所陳之衣。則皆庶禭耳。不必盡用。取稱而已。○疏。正義曰。上言庶禭繼陳不用。則襲時全不用

此十九稱之外所陳之衣。則皆用之不盡者耳。注云取稱而已。不務多者。言所陳之衣雖多。用之。但取足十九稱而已。不必盡也。

右陳小斂衣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

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拈。古文奠為尊。

[疏]

正義曰。經在饌東。通典作

在饌北。今案。下云設盆盥于饌東。不云于簞東。似作北是。○上饌字。作陳字解。言陳脯醢醴酒于東堂下也。下云在饌東。則即謂脯醢醴酒為饌矣。冪奠用功布。實于簞。未冪也。下奠于尸東。乃冪之。敖氏云。下大斂之奠云。兩瓦

甗。其實醴酒。然則此醴酒惟在脾歛。吳氏紱云。吉祭。豆籩陳于房中。以婦人薦也。喪奠不用婦人。故脯醢醴酒俱饌于東堂下。異於吉。且欲以奠者之升降為踊節也。此為饌之始。至大斂饌有拈。則謂東方之饌。其處則同。注云功

布。鍛濯灰治之布也者。賈疏以為大功布。敖氏謂大功小功布。未審以何者用之。沈氏彤云。冪奠以辟塵汚。宜用小功布矣。云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拈者。案下記云。設楸于東堂下。南順齊于拈。饌于其上。是也。鄭云凡。是舉以例其餘。

凡陳物在東堂下。西堂下者。皆然。拈詳士冠禮。沈氏彤云。凡堂之南下。直東西序內者。經皆謂之堂下。自阼階以東。通謂之東方。自西階以西。通謂之西方。堂之東下。謂之東堂下。亦謂之堂東。堂之西下。謂之西堂下。亦謂之堂

西。今案。東堂下亦謂之東方。西堂下亦謂之西方。下文西方盥如東方。是也。云古文奠為尊者。惠氏棟云。古尊字作尊。與奠相似。故譌從之。奠從刀。讀若箕。奠從升。讀若拱。今案。小斂未設尊。此所冪者奠。非尊也。經文奠。

通典作尊。注為尊。釋文作奠。皆形近誤。○禮經釋例云。凡將奠。皆先饌于東方。徹則設于西方。案士喪禮。小斂陳奠。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注。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拈。大斂陳奠。東方之饌。兩

瓦甗。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氈豆兩。其實葵菹芋羸醢。兩籩無餘。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挺。注。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朝夕奠。祝由主人之北適饌。注。適饌。適新饌。考前徹小斂奠乃適饌。注。東方之新饌。敖

氏繼公曰。適東方之饌處以待事至也。後放此。則此朝夕奠亦饌于東方也。朔月奠東方之饌亦如之。薦新如朔奠。既夕禮遷柩朝廟奠東方之饌亦如之。既夕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略。北上。巾之。注。既祖祝乃饌。敖氏繼

公曰。於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既夕禮大遣奠。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蟬醢葵菹羸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略。北上。巾之。是知未奠之前皆饌于東方也。士喪禮徹小斂奠。設

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注。為求神于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徹大斂奠。設于序西南。直西榮。徹朔奠。其設于外如于室。注。外序西南。既夕禮徹祖奠設于西北。

注。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朝夕奠但云卒徹。不云設于序西南者。文不具也。是知既徹之後。皆設于西方也。徹遷柩從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已再設為褻也。徹朝廟降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非宿奠也。既夕記小斂辟奠不出室。注。未忍神遠之也。辟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于室。設于序西南。既夕禮徹大遣奠。徹巾苞牲。取下體。注。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土苞三个。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小斂辟奠。為事之始。未忍以神事之大遣奠為事之終。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為奠設盥也。喪事。〔疏〕正義曰。於酒醴脯醢之東以賓客事之。故皆不設于西方也。

盥手也。巾。布巾。以拭手。敖氏謂盥。盛盥水之器。盆承棄水。盛氏世佐云。案盆盥。以盆為盥器也。上經云。盥于盆上。是其用之之法。敖說非。○注為奠設盥也。敖本奠下有者字。今案。下舉鼎者亦盥於此。若增一者字。則似專為進奠徹奠者設。不足以該舉鼎者矣。舉鼎雖非奠者。然亦奠中事。故言為奠設以該之。敖本有者字。非。云為奠設盥也者。賈疏云。謂為設奠人設盥。及巾下云。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即是於此盥也。但諸文設洗篚者皆不言巾。以篚內有巾可知。故不言。至于不就洗篚皆言巾者。恐揮之不用。故言巾。是以特性少牢。尸尊不就洗篚。及此喪事略。不設洗篚。皆見巾。是也。禮經釋例云。凶事略。不設洗。惟設盥以代之。士虞禮在既葬之後始設洗。然亦設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異於吉時之洗在東階東南也。餘詳下西方盥如東方下。

右饌小斂奠及設東方之盥

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疏〕正義曰。苴經。斬衰之經也。苴麻

者。其貌苴。以為經。服重者尚羸惡。經之言實也。鬲。搯也。中人之手。搯圍九寸。經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要經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也。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服輕本於陰而統於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經為上。〔疏〕正義曰。此及下陳經帶者。以小斂訖。當服未成服之麻。俱詳喪服傳斬衰章。要經即帶也。喪服經曰。苴經。鄭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經。首經象縞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是苴經大鬲為首經也。散帶即要經也。李氏如圭云。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散帶者。小斂後。垂其帶。至成服而絞

之。婦人則初而絞之。與小功總之男子同。敖氏云。散。謂不絞之也。此垂謂帶下也。云帶垂。又云長三尺。見其帶下之長與大帶同也。沈氏彤云。此苴經牡麻經皆一股而纏。不絞。雜記云。小斂環經。是也。成服乃絞之。與要經同。今案。亦散帶垂。亦初時不絞也。據喪服經又有絞帶。鄭注。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則斬衰之絞帶用麻。卽下記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是也。男子之經帶。蓋俱陳于東方。其餘不言者。經略之。注云經帶之差。自此出焉者。喪服傳言。五服之經帶有大小。皆自斬衰苴經九寸減之。故云自此出也。云要經小焉。五分去一者。謂要經小於首經五分之一。卽喪服傳所謂去五分一以爲帶也。云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也者。案喪服自齊衰至小功皆用牡麻經。故云齊衰以下之經也。云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者。陳氏祥道云。經帶之麻。有苴者。有牡者。有澡者。苴色惡。澡色潔。牡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是較之苴麻貌易而差好也。餘皆詳喪服傳斬衰章。云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者。對婦人之帶初卽絞之主質也。云饌于東方。東坵之南者。李氏如圭云。饌于東方。不繼前饌而言。則非東堂下矣。下牀第夷餼于西坵南。則東方之饌亦然。云苴經爲上。賈疏謂以苴經爲首。南陳之。是也。

###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經也。

〔疏〕

正義曰。本。謂麻之根本也。郝氏敬云。凡麻帶皆本下垂。唯首經有

上下本之異。今案。結本。謂不垂。異於男子也。此婦人之帶結本。亦謂大功以上者。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鄭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是也。在房。敖氏謂在西房。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此用喪大記鄭注也。喪大記。婦人髮帶麻于房中。注云。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敖以大夫士房室制與天子諸侯同。故移以說此耳。然文承饌于東方之下。且下又有饌于西坵南之文。則此之所饌爲東而非西明矣。又云。明堂位。夫人副祿。立于房中。疏亦謂東房中。至祭統則明云夫人副祿立于東房矣。江意蓋謂天子諸侯雖有東房西房。其行事常在東房耳。今案。士之正寢。亦有東西房。詳大射儀。但此經在房。當在東房。蓋小斂以後。男子之位在于阼階下。故陳經帶于東坵之南。婦人位在于阼階上。故陳經帶于東房。皆就近陳之。江說是也。注云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者。謂婦人亦有首經。此但言帶。不言首經者。婦人之首經與男子同。帶則結本。與男子異。故特言之耳。云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經也者。謂經言牡麻結本者。乃齊衰之婦人。若斬衰之婦人。則帶經亦用苴麻也。敖氏謂婦人斬衰之帶亦用牡麻。褚氏寅亮云。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婦人經帶反輕於首服而不用苴之理。故注以此爲齊衰婦人之帶。蓋舅姑之服本齊衰也。主人母若在。妻爲夫斬。故注云斬衰婦人亦苴經。經不言者。存沒不定也。今案。褚說是也。但斬衰婦人之帶結本與齊衰同。則言結本。亦可兼之矣。

右陳小斂經帶

牀第夷衾饌于西坵南

第。簣也。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疏〕

正義曰。牀第夷衾。陳以待遷尸之用。西坵南。即西方也。注云第。

簣也者。爾雅釋器。簣謂之第。郭注。以為牀版。說文。第。簣也。簣。牀棧也。第蓋設於牀上以承席者。云夷衾。覆尸之衾者。前此輿用斂衾。用大斂之衾。至小斂後。大斂之衾常陳。故制夷衾以覆尸。但下輿用夷衾注又云。覆尸

柩之衾。故賈疏云。此衾本為覆尸覆柩。不用入棺。今案。小斂輿用夷衾。是覆尸。既夕啓殯轉用夷衾。是覆柩。故下注又云。覆尸柩之衾也。敖氏謂夷尸于堂。乃設此衾。故以夷衾名之。不以斂。故別饌之。是也。引喪大記。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證夷衾用於小斂之後。孔疏謂夷衾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為囊及旁綴也。聶氏崇義云。不為囊。則仍衾制也。今案冒以輅尸。衾以覆尸。制本不同。而云質殺之。

裁猶冒者。上陳小斂之衾云。緇衾質裏。則是以緇為表。以質為裏。此夷衾或以緇為上。以經為下。如冒之上緇質下經殺。其色同。故云猶耳。西方盥如東方。為舉者設盥也。如東方

堂。〔疎〕正義曰。注云為舉者設盥也者。舉者。謂將舉尸者。即下經士盥二人以並是也。云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於西堂下者。上文設盆盥于饌東有巾。此云如。故知西方盥亦用盆及布巾也。知西方為西堂下者。

賈疏云。以其東方盥在東堂下。則知此西方亦在西堂下。禮經釋例云。凡凶事無洗。或設盥于堂下。或設盥于門外。士喪禮。將小斂。饌于東堂下。設盆盥于饌東。有巾。注。為奠設盥也。又。西方盥如東方。注。為舉者設盥也。亦

饌于西堂下。此設盥于堂下者也。將大斂。祝徹盥于門外。注。小斂設盥于饌東。有巾。大斂設盥于門外。彌有威儀。將朝夕奠。徹者盥于門外。既夕禮請啓期後。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疏云。大斂設盥于門外。雖不言東方。約

小斂盥在東堂下。則大斂盥亦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大斂奠。則此設盥亦在門外東方。如大斂奠也。此設盥於門外者也。今案。小斂時。東堂下之盥為奠設。西堂下之盥為舉者設。大斂時亦有二盥。東堂下之盥移設于門外。而西堂下

之盥仍設如初。以大斂亦有舉尸之事。下熬黍稷各二簣節注云。為舉者設盆盥於西。是也。

右陳牀第夷衾及西方之盥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鬣去。兩肱脊肺。設局。冪冪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

覆匕東柄。鬣。解也。四解之。殊肩脾而已。喪事略。去鬣。去其甲。為不潔清也。肱。脅也。肱為起。古文冪為密。〔疏〕外。正義曰。寢門

也。當東塾少南。少南於塾也。吉事陳鼎北面。今西面。變於吉也。肺。周人所尚。故與四鬣兩肱及脊共實于一鼎。屬冪詳士冠禮。素俎在鼎西。西順。是橫設之。覆匕東柄。覆匕于俎。柄在東。葉在西。亦橫設之。李氏如圭云。孔

叢曰。豕子曰豚。無以茅為之。其本在東。吳氏紱云。始死奠用脯醢而已。至此特豚一鼎。喻日則可辦。且小斂漸殷也。今案。喪奠有隆殺。此小斂奠及朝稱奠皆一鼎。大斂奠。朔月奠。遷祖奠。皆三鼎加魚腊。既夕遺奠。則五鼎如

少牢也。注云鬣解也。四解之。殊肩脾而已者。周禮典瑞。以肆先王。鄭注。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釋文。肆。他歷反。鄭以此經之鬣與周禮之肆同。故訓為解也。凡牲體。前為肩。後為脾。析言之。則肩下有臂臑。脾下有

肱。詳鄉飲酒禮。今但解豚之。前肩左右為二。後脾左右為二。不分肩臂臑脾肱。故云四解之殊肩脾而已。此四鬣并兩肱一脊為七體。是為豚解之法。又二十一體為體解之法。詳特性記。云喪事略者。楊氏復云。四鬣者。殊左右

肩脾而為四。又兩日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豚解而已。大斂朔月奠遺奠禮雖淺盛。豚解合升如初。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又云。小斂總有七體。士虞升左肱七體。則解左肱而為七。比之特性少牢吉祭為略。比之小斂

以後為詳矣。沈氏彤云。冠禮喪禮豚皆合升。然冠禮是解為二十一體而升。昏禮用特豚亦然。喪禮但解為七體而即升之。數自不同。鄭云喪事略者。對冠昏之詳而言爾。既夕葬奠用成牲。亦四解。亦喪事略。去鬣。詳士昏禮。云肱脅

也者。廣雅釋親。肱。脅也。王氏疏證云。肱或作膊。通作拍。周禮醢人豚拍。鄭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閒名豚脅聲如鍛鑄。鄭取河閒方音為證者。蓋以拍訓脅為是也。云素俎喪尚質者。檀

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鄭注。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無飾。是尚質也。云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者。案襲奠即始死之奠。既襲。仍設于尸東。故名襲奠。小斂布席于戶內。自襲牀移尸于席上。奠在中

閒。恐有妨礙。故必辟之。蓋亦辟於室之西南隅也。云今文鬣為鬣者。說文。鬣。髮也。鬣或作鬣。鬣。鬣髮也。段氏玉裁云。鬣與鬣義別。士喪禮。特豚四鬣。本作鬣。今作鬣。譌字。又云。漢時有鬣字。許不錄者。禮古文作鬣。今文作鬣。許於此字從古文。故不取今文也。別者。鬣之省俗。據莊子音義。呂忱乃錄別於字林。云。剃也。然則呂謂

即俗鬣字甚明。又云。大雅皇矣。攘之剔之。釋文云。字或作鬣。蓋詩本作鬣。譌之則為鬣。俗之則為剔。非古有剔

字也。周頌狄彼東南。釋文云。狄。韓詩作鬻。除也。鬻亦鬻之譌。鄭箋云。狄當作別。用韓說也。抑詩。用邊蠻方。箋云。當作別。蓋鄭不廢別字。胡氏承珙云。段氏分別鬻鬻二字。其說甚辨。然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鬻。是鬻本鬻髮所為。古人以其聲同義近。故經典即假鬻為鬻。士喪禮之四鬻。古文蓋借鬻為鬻。周禮小子羞羊肆。注云。肆讀為鬻。亦是假鬻為鬻。未必皆譌字也。今文用為迫。迫亦是假借字。鄭以作胆義顯。故從古文耳。古文羅為密。詳士冠禮。○張氏惠言云。經陳鼎西面。案下經鼎入阼階前西面錯。注。錯鼎於此。宜西面。疏云。對在門外時北面。則西面當為北面之譌。存此俟考。

右陳鼎實

士盥二人以竝東面立于西階下。立俟舉尸也。今文竝為併。

今文竝為併。

〔疏〕

正義曰。自此至復位。言小斂遷尸。及主人主婦袒括髮免鬻鬻經之節。○此篇大小斂遷尸者。士。奠舉鼎者。士。

既夕。公贈。士受馬以出。注云。此土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此不言。蓋亦有勇力而能給禮事者可知。二人以竝。謂每二人為偶。非止於二人也。此盥在西堂下。故既盥東面立于西階下待事。喪大記曰。士之喪。士是斂。又曰。士與其執事則斂。凡斂者六人。孔疏。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注云立俟舉尸也者。謂俟舉尸遷于戶內服上也。今文竝為併。詳士昏禮。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也。

〔疏〕

正義曰。此為小斂布席也。李氏如圭云。不牀者。斂衣多布之於地。喪大記曰。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鄭注。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鄭意蓋謂簟席蒲席葦席三者皆設之於

上耳。其下皆有莞。據此經言也。下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是始死時之席。此小斂下莞上簟。下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大斂。布席如初。注皆云。亦下莞上簟。是自始死至斂皆然。又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是生人之席亦同。經云布席。席兼莞簟。言莞在地上。簟在莞上。兩重耳。盛氏世佐以布席有三重。席為一重。莞為一重。簟為一重。誤矣。鄭箋詩云。莞。小蒲之席也。注司几筵云。纒柔喙。不如莞清堅。爾雅釋草。莞。苻藿。郭注。今西方

人呼蒲為莞蒲。江東謂之苻藿。用以為席。案周禮有蒲席。又有莞席。則莞當與蒲別。說文。莞。艸也。可目作席。蘭。莞屬。又云。菴。夫離也。段氏玉裁云。莞之言管也。凡莖中空者曰管。筴蓋即今席子草。細莖圓而中空。鄭謂小蒲。實非蒲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莞與蘭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為席。蒲葉闊而不圓。其細小者亦可為席。所謂蒲萃者也。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非蘭屬。故說文莞訓艸。與蘭相屬。又別出說。爾雅借莞為菴。

注云莞蒲。乃蒲之別種。非似蘭之莞也。今案。廣雅釋草云。莞。蘭也。又云。蕙。蒲莞也。是莞有蒲名。蒲亦有莞名。二者相似。稱名多亂。段氏郝氏辨之詳矣。陸德明詩釋文云。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列子。老非之爲莞。殷敬順云。莞音官。似蒲而圓。衆經音義云。莞草外似蕙。內似蒲而圓。今亦名莞子。是莞與蒲別也。釋名云。簞。罩也。布之罩罩然正平也。說文。簞。竹席也。鄭箋詩云。竹葦曰簞。注。喪大記云。簞。細葦席。是鄭意以喪大記土葦席與君簞席同。孔疏云。大夫辟君。上席以蒲。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簞也。喪大記云。小臣鋪席。蓋人君禮。此土使有司布之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俱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而不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疏〕正義曰。衾。編地。此布在席上。先布絞。餘以次布之。絞在簞上。衾在絞上。散衣在衾上。祭服在散衣上。至斂時。祭服近身。散衣次之。乃以衾裹於外。而用絞束結之也。美者在中。中猶內也。非中間之中。注云斂者趨方。或俱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者。喪大記云。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彼注云。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蓋倒之取其前後厚薄均也。云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者。說文。美與善同意。善衣謂祭服。後布。則斂時在中不在外矣。云既後布祭服。而不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者。以善者是祭服。而不言善者在中。則祭服中尤有善者。小斂衣十九稱。祭服非一稱。或有新舊之異也。○張氏爾岐云。案疏云斂衣半在尸上。是有藉者有覆者。既云十九稱。取法天地之終數。當以十爲藉九爲覆也。盛氏世佐申之云。其藉尸者。緣衣最下。以次而上。其覆尸者。爵弁服最下。以次而上。如此則在中者皆其美者矣。今案。此與經文次序未合。似未可據。士舉遷尸反位。

遷尸於〔疏〕正義曰。反位。反前西階下位。注云遷尸於服上者。謂自襲牀上舉而遷之於戶內服上也。喪大記曰。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檀弓上曰。扶君十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鄭注。卜當爲僕。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此天子諸侯禮也。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臥之席也。〔疏〕正義曰。兩楹之間。亦下莞上簞。也。牀第。即上陳于西楹南者。至是設之於此。以待候尸也。喪大記曰。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即謂此也。衽如初。謂如始死時衽。下莞上簞。敖氏云。兩楹間。東西節也。宜于楹爲少北。注云衽寢臥之席也者。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注士昏禮。亦以衽爲臥席。莞簞詳前。卒斂徹帷。尸已。〔疏〕正義曰。斂與襲殊。襲時衣少。斂時衣多。襲則衣之。斂禮。亦以衽爲臥席。莞簞詳前。卒斂徹帷。飾。則包之。此卒斂。卒小斂也。朱氏軾儀禮節略云。或問并

儀禮正義 卷二十七 五五

二斂爲一斂可乎。曰不可。事以有漸而後詳。以兩斂之衣并於一日。又復旋斂旋殯。無論孝子力不能勝。即執事之人。倉皇急遽。必至苟且塞責。慎終之謂。何而若是乎。今案由襲而小斂而大斂。以次行之。亦不忍遽死其親之意。古人之慎重于附身。而勿使有悔者。亦可見也。徹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尸亦如之。馮。服之。〔疏〕

正義曰。主人西面。主婦東面。與始死俠牀面位同。喪大記曰。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又曰。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挽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案此經主婦亦言馮者。細別之有異。渾言之則皆曰馮。故喪大記又曰。凡馮尸。父母先。妻子後。是父母妻子皆可云馮也。又曰。凡馮尸。與必踊。方氏苞云。至此則附身之事小備。親之容色髮膚。欲再見而不可得矣。故踊無算。注馮與懇同。鄭注喪大記云。馮必當心。蔡氏德晉云。主人馮尸。謂服膺心上。主婦馮尸。則奉持心上衣也。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將斬衰。

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髻髮者。去笄繼而紒。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于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今文免皆作紒。古文髻作括。〔疏〕正義曰。此髻髮免及下鬢。皆小斂後至成袒。則衆主人免亦袒。衆主人免于房。則主人髻髮亦于房。省文互見也。檀弓曰。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髻髮以麻爲之。免以布爲之。見喪服小記。此衆主人。謂齊衰者。義詳婦人變于室下。喪服小記孔疏云。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是也。○注又將初喪服也。張氏識誤據監本改喪爲變。嚴本作喪。今案。作喪爲是。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者。謂將斬衰者去冠而笄繼。將齊衰者去吉冠而素冠。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當爲笄繼。親始死去冠是也。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案易謂變其常服。則去常服之冠而素冠爲變。去常服之冠而笄繼亦爲變。下記。乃卒。主人

嘯。兄弟哭。注云。于是始去冠而笄繼。服深衣。引檀弓此文證之。是鄭以去冠亦爲易也。陳氏禮書。據檀弓易之之文。謂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又據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謂人子於始喪。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叔氏謂檀弓云易者。易之以素冠深衣也。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者

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者

乎。孝子之心。固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倘猶加冠以爲飾。是見親死無異於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江氏筠云。經但言髻髮袒。而不言去冠。蓋自始死時已去之矣。問喪雞斯。注讀爲筓纒。非臆決也。下云徒跣扱上衽。衣履如此。豈尙留一冠以爲飾。自來說此者。多以叔孫武叔之母死投冠在尸出戶後而疑之。案彼注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此特其失之一耳。喪大記。卒小斂。主人袒。說髻髮以麻。初未聞有冠也。沈氏彤云。叔孫武叔爲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譙周云。父卒。爲母。始死。去玄冠。尸襲之後。因其筓纒。而加素冠。蓋斬衰筓纒。自始死及於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後及於成服而始改也。爲母筓纒。尸襲之後。而即加素冠。加括髮之于卽堂下位而卽代以兔也。始死首服之節。筓纒與括髮並重。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喪。于始死之首服卽見之。陳於檀弓問喪。不別齊斬。無父母之差。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若敖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則斬衰之主人可竟同於齊衰以下者乎。其說雖與陳殊。其誤則一。今案。徐氏、江氏、沈氏、申鄭義甚是。鄭注檀弓。於武叔之冠。未言其非。則沈氏之說尤合矣。云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者。謂斬衰筓纒者。至小斂變而括髮。齊衰素冠者。至小斂變而兔。又前此筓纒素冠非喪服。此括髮與兔爲喪服之始。故云又將初喪服也。云髻髮者。去筓纒而紒者。謂去筓纒而露紒。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筓纒括髮。謂小斂日也。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者。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兔以代之也。是也。經未言衆主人袒。實亦袒也。故注補之。文王世子云。族之相爲也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免及於同族。今鄭專以此兔爲齊衰者。以此經衆主人次於主人之後。是次於斬衰之齊衰也。云兔之制未聞。又引舊說及喪服小記者。沈氏云。鄭既云兔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蓋不以舊說爲然也。引喪服小記以釋髻髮免。此鄭自爲之說也。髻髮。總之類也。兔以代總而若髻髮。豈一寸之廣而足邪。賈云。免與髻髮同。但以布廣一寸爲異。蓋并舊說於鄭。誤。又杜佑云。著之自額而卻交於項中。并其末覆紒而前綴連之。此欲合舊說如冠狀之文。卽髻髮之制而稍變焉。但喪服小記云。男子兔而婦人垂。以免對髻。髻露紒。免亦當露紒矣。若并其末以覆紒。不如卻繞紒者。得仍露紒之善也。呂與叔云。兔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於冠禮謂之缺項。此又因舊說廣一寸之云。而誤以兔爲缺項。其說更不如杜。今案。沈氏申鄭意。亦是。鄭蓋以髻髮免制同。唯用麻用布爲異。而況以漢之髻髮。考方言。廣雅。皆有幘頭。幘頭卽幘頭也。幘頭又謂幘頭絡頭。釋名又有幘頭。云。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從後橫而前。其卽所謂自項而前。交於額歟。髻髮與兔之制。自鄭氏已不能詳。後儒說者亦多。沈氏但舉杜氏呂氏之說。則猶未備。司馬氏書儀云。括髮先用麻撮髻。又以布爲頭帶。齊衰以下皆免。裂布或縫絹廣寸。

婦人髻亦組麻爲繩。齊衰以下亦用布。皆如慘頭之制。朱子云。注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髻。皆如著慘頭然。慘頭。如今之掠頭編子。免讀如字。謂去冠。李氏如圭云。古者冠加於武。有罪免冠。而武獨存。喪服之免。以布象而爲之。以其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讀如問。此說亦本呂氏。萬氏斯同云。古者有繼以緇髮。繼用緇爲之。親始死。冠去而繼猶存。至小斂。笄繼去之。而易以括髮。其制必與繼相似。蓋繼用緇。而括髮用麻布也。戴氏震云。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去冠矣。二日。又去笄繼。于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已矣。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更加麻於首。失其傳歟。案宋儒之說。多由鄭義申之。萬氏戴氏。則與鄭異。繼以緇髮。總以束髮。以說文髻訓繫髮證之。似較較萬爲勝矣。云于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謂主人去笄繼而髻髮。衆主人去冠與繼而免。婦人去笄繼而髻。皆宜於隱處。兼下文釋之也。云今文免皆作繞者。胡氏承琪云。免字。古人讀如免冠之免。故今文又借冕之或體作繞者爲之。左氏哀二年傳。使大子繞。哀十二年傳。季氏不繞。皆作繞。襄二十五年傳。陳侯免。又作免。釋文。免音問。徐音萬。若當鄭君時。祇讀作免。程氏演繁露。謂鄭氏以免音問。非是。今文作繞者。借字。今案。據朱子及李氏之說。則古並不讀免爲問也。云古文髻作括者。說文。髻。繫髮也。段氏注云。繫。各本譌作潔。今依玉篇韻會正。繫。麻一耑也。引申爲圍束之稱。繫髮。指束髮也。髻。即髻字之異者。髻。髻。古文皆作括。禮經髻髮。戴記皆作括髮。則用。婦人髻于室。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古文歟。胡氏承琪云。案說文。括本亦訓繫。鄭以髻於束髮較切。故從今文。婦人髻于室。去笄而繼。將齊衰者。骨笄而繼。今言髻者。亦去笄繼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髻。髻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繼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毋縱縱爾。爾毋扈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

〔疏〕正義曰。喪服所言髻。是成服以後之髻。此是未成服以前。與男子之髻髮免同。此婦人。謂齊衰以上者。喪服無髻。是也。敖氏謂有當髻者。有不當髻者。沈氏謂小斂之節。五服親屬無有不髻者。今案。上言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此云婦人髻于室。婦人之髻。猶男子之髻髮。則髻亦婦人服之重者。豈可概施於五服。且不獨婦人髻。衆主人及婦人。蓋皆死者之妻妾子婦孫曾子姓也。鄭注專以斬衰齊衰言之。是已。此時尸未出戶。婦人在室內。故卽爲齊衰以上者。卽衆主人免。亦齊衰以上者。下云男女奉戶僕于堂。又云男女如室位踊無算。此男女。卽謂上主人衆主人及婦人。蓋皆死者之妻妾子婦孫曾子姓也。鄭注專以斬衰齊衰言之。是已。此時尸未出戶。婦人在室內。故卽髻于室。賈疏謂大夫士無西房。故於室。失之矣。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繼。將齊衰者。骨笄而繼者。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婦人之笄。猶男子之冠。始死。斬衰男子去冠。故斬衰婦人亦去笄。齊衰男子去吉

冠而素冠。故齊衰婦人亦去吉筭而骨筭。吉筭者。象筭也。放氏謂曾子問言婦爲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則吉筭而纒自若。又謂婦人斬衰而下之服。皆當如此。沈氏彤云。曾子問言縞總者。謂在塗趨喪之禮也。若尋常在家。而父母始死。必去筭總而纒明矣。放不深考。而每易鄭說。何邪。今案。此女子始嫁。在塗聞喪。尙未至舅姑之門也。縞是白縞。女子始嫁。首服次當以組爲總。今改服縞總。則非吉筭而纒自若可知。放說誠疎矣。云今言縞者。亦去筭總而紃也者。謂至小斂。斬衰婦人去纒而縞。齊衰婦人去骨筭與纒而縞。今但言去筭而紃者。舉齊衰以包斬衰也。云齊衰以上至筭猶縞者。亦是舉齊衰以該斬衰。非與齊衰以下爲對也。據喪服經記。無齊衰以下之縞。喪服經云。箭筭髮衰三年。此斬衰之縞也。記云。惡筭有首以縞。此齊衰之縞也。彼注云。言以縞。則縞有著筭者明矣。卽此注至筭猶縞之義也。陳氏祥道云。小斂之縞不言筭。則未成服之縞無筭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筭有首以縞。孔子言縞。而繼之以榛筭。則成服之縞有筭矣。小記言齊衰惡筭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縞皆終喪矣。縞不及於大功者。以縞不特對免。而上同於括髮故也。此說是也。云縞之異於髮者。既去纒而以髮爲大紃。如今婦人露紃。其象也者。案說文云。髮。聚髮也。髮。喪結也。是髮與髮異。鄭注檀弓云。去纒而紃曰髮。注奔喪云。去纒大紃曰髮。注喪服亦云。髮。露紃也。是舉漢時露紃以解髮也。引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髮曰。爾毋縱縱爾。爾毋扈扈爾者。亦是證露紃爲髮之象。彼文縱縱作從從。注云。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喪服小記孔疏引之云。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紃悉名髮也。云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者。案喪服注云。髮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紃。如著慘頭焉。是鄭以髮與括髮制同。故云亦如著慘頭然也。斬衰之髮用麻。齊衰之髮用布。此注云用麻布。兼齊衰言也。禮記喪服小記孔疏載皇氏三髮之說。謂一麻。一布。一髮。一是露紃之髮。甚確。今以此注考之。皇說蓋本於鄭。此注先言髮與髮異。而釋之以露紃。又引檀弓露紃之象。下乃云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則是髮有不用麻布者。不用麻布之髮。卽露紃是矣。用麻布之髮。與髮髮同。不用麻布之髮。與髮髮異。用麻布之髮。是用麻布纏繞於首。而仍露其紃。髮髮亦露其紃。故其象同。露紃之髮。非有他物加於首。只是去纒而露其髮耳。麻布髮。唯用於未成服之前。露紃之髮。則終喪皆然。喪服經記所言是也。蓋平時纒以縞髮。亦以爲飾。喪則去之。成服之後。男子有喪冠。婦人則首去飾以表喪。故說文以髮爲喪結。結與髮同。卽謂髮爲喪中去纒無飾之髮耳。孔疏不達斯旨。乃引皇說而復駁之。謂止有麻髮布髮二者。則豈婦人終喪皆加麻布於首哉。其誤甚矣。髮制唯鄭此注爲詳。鄭仲師以爲桌麻與髮相半結之。左傳杜注用其說。謂髮爲麻髮合結。則齊斬不分。且合而爲結。亦不成制度。馬季長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于額上。案既云爲巾。又云高

四寸。則是鬻有一定之式。孔子之誨兒女。何必慮其從從厲厲而成之哉。此說。孔仲達已辨之。蓋皆鄭所不用耳。○黃氏幹云。括髮免鬻。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括髮免鬻者。奔喪是也。有啓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丈夫鬻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爲尤廣。小斂爲父括髮。而至於爲母。則卽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及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尤廣也。今案小斂卽位後爲母免。啓殯雖斬衰亦免。此二者已在前三節之內。此外尙有用免。而黃氏未及者。如雜記。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喪服小記。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則皆免。是也。檀弓。魯婦人之鬻而弔也。自敗於壺始也。此則鬻之失禮者也。

**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

夷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閒牀第上也。今文俛作夷。

〔疏〕

正義曰。士舉者。當在尸之左右舉之。男女則奉其首足耳。敖氏謂士舉

首。男奉其右。女奉其左。非矣。喪大記曰。男女奉尸夷于堂。彼注云。于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如室位。如室中男東女西之位也。喪大記又曰。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鄭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然則男在尸東。女在尸西。其常位矣。踊無算。李氏如圭云。爲動尸也。問喪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擗踊無算。方氏苞云。喪事卽遠。此則親離其室之始。故踊無算。

注云。俛之言尸也。又云。今文俛作夷者。沈氏彤云。賈疏云。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並此經俛尸不作移。字皆作俛者。依人傍作之。案喪大記。俛亦作夷。注與此注同。彼疏云。夷。陳也。釋文云。夷如字。陳也。本或作

俛。又案。說文云。尸。陳也。俛訓尸而尸訓陳。則俛與夷音義俱同。不妨通用。鄭所以擇從夷者。爲依人旁作之。于陳尸意尤切耳。賈頗得之。但云俛不作移。似欲讀俛從移。致方性夫注喪大記。遂云夷之爲言移也。則不免貽誤後

人矣。移字古音弋多反。故說文云。从禾。多聲。是移夷聲本相近。義亦週殊。豈容牽合。胡氏承琪云。夷。漢二字同。說文無俛字。據雜記釋文引釋義云。俛之言移也。庚。依韻集大兮反。息也。蓋呂靜於夷字音義皆不同夷。鄭

君注禮。則俛與夷皆爲尸陳之義。今案。下篇夷牀饌于階閒注云。夷之言尸也。然則夷牀夷衾。鄭皆以尸陳之義解之。可知。云夷衾覆尸柩之衾也者。詳牀第夷衾饌于西楹南下。云堂謂楹閒牀第上也者。上經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

兩楹閒爲堂之正中。此云俛于堂。故知在牀第上也。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



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

拜賓。鄉賓位拜之也。卽位踊。東方位。襲經于序東夾前。

〔疏〕

正義曰。主人出于足者。尸南首北趾。主人在東。故由足北轉而

西。降自西階也。衆主人東卽位者。斯時衆主人亦隨主人降自西階。遂東卽位于階階下。經不言衆主人降。省文也。婦人本在西。亦由足北轉而東。至階階上。婦人不下堂。斯時主人等俱降故位於此。方氏苞云。既小斂。則男女分堂

上下。卽既殯後次分內外之義也。詳下。主人拜賓者前。此尸在室。主人不出。此奉尸出矣。故拜之。獨言主人拜者。喪不二主也。大夫特拜。士旅之。尊卑異。敖氏謂大夫夫人各一拜。士雖衆。惟三拜而已。是也。卽位踊者。謂

拜賓訖。遂卽東方階階下西面之位而踊也。斯時衆主人位于其後如在室。經先言衆主人東卽位。而後言主人卽位者。主人先拜賓而後卽位也。前袒爲奉尸。至此乃襲而著經于序東也。是時婦人亦經于房中。復位。復階階下西面位。

喪大記曰。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于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于堂上。主人卽位。襲帶經。踊。雜記曰。小斂。大斂。啓。皆辭拜。孔疏

云。凡當小斂大斂及啓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徧拜也。蔡氏禮經本義引黃氏乾行云。應子和謂賓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徧拜以謝之。吳文正公云。應氏謂賓於是拜死者。古無是禮

也。公此辨。是古今一大變易處。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問之辭。於死者則有禭贈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竝無拜祭於死者之禮。至於主人拜賓以謝其恩禮。拜送以重其來辱。亦惟自盡而已。賓皆無答拜之文。此古禮

之精意也。夫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賓之情。於是爲至。主人拜謝。理所宜然。此何時。而可交拜款曲。以成禮耶。故典禮。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獨喪拜不答。意在斯也。徐原一云。古禮行弔。但主人拜賓。賓不答拜。至于

尸柩所在。雖朝夕設奠。從無拜禮。不但弔客不拜。卽孝子亦未嘗拜。蓋事之如事生。禮如是也。後世如開元政和諸禮皆然。猶有古人之意。至溫公書儀。則有主賓交拜之禮。且有入拜靈座之禮。而文公家禮悉遵之。與古禮始異

矣。注云拜賓。鄉賓位拜之也者。賓位蓋如朝夕哭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西者。斯時主人降自西階。卽拜賓。是鄉賓位拜之也。云卽位踊。東方位者。始死。命赴。出拜賓。位在西階前。鄭恐人以此位亦在西階前。故特明之。

東方位。卽階階下位也。云襲經于序東夾前者。賈疏云。謂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今案。上文經帶饌於東方。在堂下。故此序東亦是堂下。當東序之東。或云。主人位在東方。此襲經亦在東方。而下云

復位何歟。曰。主人位在階階下西鄉。此更鄉堂東襲經。亦是於嚳處。故須復位也。楊氏復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主婦馮尸後。主人髮髮袒絞帶。婦人髮于室。衆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奉尸慎于堂。主人拜賓後。卽位

踊。襲經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爲父母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即堂下位時。爲父猶括髮襲經帶。以至成服。爲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襲經帶。以至成服。蓋爲母易括髮爲免。即在此經即位踊襲經于序東時也。今案。奔喪云。至于家。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于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喪。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于又哭。不括髮。又云。爲母所以異于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是亦其證也。○禮經釋例云。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案。士喪禮始卒哭位。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注。衆主人。庶昆弟也。此室中之位也。親者。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注。室中位也。沐浴畢。主人入即位。飯含畢。主人襲反位。注。位在尸東。小斂畢。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皆室中尸東之位也。奉尸饋于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則堂上尸東之位也。又云。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又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注。即位踊。東方位。此阼階下西面之位也。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大斂。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大斂畢。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碑。衆主人復位。又云。卒塗。主人復位踊襲。皆阼階下之位也。蓋主人雖位在阼階下。至大斂時。仍升堂卽尸東之位。斂畢。始復阼階下之位也。大斂奠畢。主人揖就次。注。次謂斬衰倚廬。齊衰聖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有牀第可也。至此。則主人居次矣。既夕記。既殯。居倚廬。注。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次在門外。故有事。先卽外位。然後入卽內位也。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注。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又云。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注。辟。開也。凡廟有事則開。無事則閉。此門外之位也。又云。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又云。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鄉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此門內之位也。朝夕奠畢。賓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此門外之位也。蓋主人雖位在門外。至朝夕哭時。仍入門卽阼階下之位。至哭畢始復門外之位也。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注。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于殯門外也。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亦謂門外位也。又云。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案。士喪禮始卒哭位。婦人俠牀東面。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

亦適妻在前。此尸西之位也。小斂畢。奉尸俛于堂。男女如室位。又云。婦人阼階上西面。此阼階上之位也。大斂時。婦人尸西東面。至大斂畢。婦人東復位。仍復阼階上之位也。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南上。既井椁。婦人哭于堂。此位當亦在阼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也。既夕禮。還柩車。婦人卽位於階間。注。位東上。張氏爾岐曰。婦人在車後南面。故注云東上。至此婦人始降在階間者。柩車將行。故婦人於車後送之也。楊氏復曰。始死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時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此亦治喪取繁處變之大法也。考男女之位。小斂前。親者在室。以尸東尸西爲別。小功以下。以戶外堂下爲別。小斂後。以阼階上阼階下爲別。既殯無事。則主人入於次。婦人無事。或退處於房中歟。

### 右小斂遷尸及主人主婦袒髻髮免鞶襲經之節

乃奠。

祝與執事爲之。

〔疏〕正義曰。自此至拜送於門外。言小斂奠之事。

注云。祝與執事爲之者。謂始死孝子昏迷。不能

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鄭注。主人不奠是也。不足則反之。孔疏謂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

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

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

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

〔疏〕正義曰。舉謂

右人兼執匕。左人兼執俎。卻之。仰其匕也。橫攝之。橫持其俎也。入。入寢門也。李氏如圭云。舉鼎者兼執匕俎。喪禮略也。凡陳鼎於外者北面。阼階下者西面。喪禮陳鼎門外西面者。變於吉。在東方者。未忍異於生。至虞反吉。

乃設鼎於西階前。吳氏廷華疑義云。錯。置也。非屈錯之錯。是也。下同。注云。舉者盥。出門舉鼎者。案上經設盥於東堂下之饌東。注云。爲奠設盥。則此舉者盥盥於東堂下而出門也。敖氏以爲盥於門外。盛氏世佐以爲盥於西

方。皆非也。云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者。凡舉鼎。以肩貫入鼎耳而舉之。鼎西面。則北爲右。南爲左。右人左近鼎。以左手舉鼎。空右手執匕。左人右近鼎。以右手舉鼎。空左手執俎。故云因其便也。云攝

持也。常訓。說文。攝。引持也。云西面錯。錯鼎於此。宜西面者。以置鼎於阼階前。則西面爲宜也。云錯俎北面。俎宜西順之者。以錯俎北面則俎橫而西順也。錯俎者。左人也。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

手兼執之取甬委于鼎北加肩不坐

抽肩取甬。加肩於甬上。皆右手。今〔疏〕正義曰。右人左執匕者。右人

而加肩焉。亦便也。立而不坐者。喪事實也。匕仍執之者。以將北也。注云抽肩取甬加肩於甬上。皆右手者。蓋右

手既委甬於鼎北。復於左手取肩而加於甬上。以右手作事便也。因經未言右手。故注明之。云古文予爲與者。爾雅。予。賜也。說文。予。推予也。與。黨與也。并。古文與。又与。賜予也。一与爲予。郭璞注。爾雅云。與猶予也。

注方言云。予猶與也。是與与二字皆与予通。鄭以推予字本作予。故從予。肩爲鉞。甬爲密。詳士冠禮。乃杞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肱亞脊肺在于中皆

覆進抵執而俟。乃杞。以杞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爲塵。〔疏〕

正義曰。杞。謂以杞出牲體於鼎也。載。謂載牲體於俎也。杞者在鼎東西面。載者在俎南北面。兩端。謂俎之東西兩

於兩肩。則脊肺居中矣。執而俟者。左人執以俟奠也。注云乃杞。以杞次出牲體。右人也者。上文右人執匕。故知

杞者爲右人也。云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者。謂右人杞出牲體授左人。左人受而載之於俎也。云亞次也者。說文引賈

侍中說。以爲次第也。云凡七體。皆覆。爲塵者。此豚解爲七體。法見前。言肩以包臂臑。言髀以包膊胛。賈疏云。前左右肩。臂臑屬焉。後左右髀。膊胛屬焉。并左右脅通脊爲七體。是也。又云。下文大斂豚合升。言合升則髀亦升

矣。凡言合升。多并髀升。非獨喪禮。若體解升者。皆髀不升。鄭云。近竅賤也。是也。沈氏彤云。注云皆覆爲塵。放云。亦以別於生也。案爲塵而覆。則以覆爲霽矣。俎之有霽。見於少牢禮云。佐食升所俎霽之。放云。霽當作霽。是

也。但此經禮酒脯醢皆既奠而後巾之。不應於俎獨方載而即霽。檀弓云。喪。不剝奠也歟。祭肉也歟。注云。剝猶俎也。有牲肉則巾之。疏即引此經小斂俎錯視巾之爲證。是下經巾之不惟霽醢酒與豆。乃并俎而巾之也。張稷若云。皆

覆。謂牲體皆覆設之。最得其解。下進抵注云。未異於生。此覆設當同茲義。又下經云。載魚左首進馨。注云。亦未異於生。是進抵猶進馨。覆設猶左首也。蓋俎用七體。所以異於生。皆覆而進抵。所以不異於生。或異或不異。而仁

與智兼之矣。放說亦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經不見覆物。當是牲體覆耳。今案。沈氏張氏之說是也。云抵。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賈疏云。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故云未異於生也。云

骨有本末者。曲體云。左胸右末。是也。云古文祇爲七者。詳少牢禮長柎下。云今文祇皆爲祇者。胡氏承瑛云。說文曰。祇。木根也。韓非解老曰。直根者。書之所謂祇也。木之所以建生也。周禮或作祇作邱。泉府。買者各從其祇。鄭云。抵實祇字。祇。本也。典端。四圭有邸。司農注引爾雅邸本也。此今文又借祇爲之。鄭以祇爲正字。故從古文祇爲牌。詳士昏禮。祇爲迫見前。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

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執事者。諸執奠事者。巾。功布也。執〔疏〕正義曰。郝氏敬

盥。將升奠也。夏祝執醴先升。執事者以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節也。凡奠時男女踊。皆以奠者往來升降爲節。甸人徹空鼎出反門外故處也。有司執巾以待祝于阼階下親授之。今案。盥。盥于東堂下也。經不言主人踊。而云丈夫踊。兼衆主人言。丈夫即男子之稱。對婦人言之也。儀禮釋官云。周禮亨人掌共鼎鑊。公食禮注云。甸人兼享人者。少牢雍人陳鼎五。賈疏云。大夫無甸人。則此甸人爲公臣來治事明矣。注云巾功布也者。即上陳于東堂下簞

內功布也。云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醴。將受之者。據下文醴酒錯於豆南。祝受巾。故知祝既錯醴。將受之。此執巾者不升堂。亦不設巾也。○禮經釋例云。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士喪禮設小斂奠。夏祝及執事盥。升自阼階。奠畢。降自西階。徹小斂奠。盥於門外。入。升自阼階。又云。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此奠于堂者也。

大斂奠。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奠畢。由楹西降自西階。徹大斂奠。徹者盥於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又云。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朔月奠。如朝夕哭之儀。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而足序出如入。此皆奠於室者也。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朝夕奠但云降自西階。不云升自阼階者。文不具也。既夕禮遷柩朝廟。設從奠。升降自西階。徹從奠。徹者升自阼

階。降自西階。設朝廟奠。升降自西階。此亦奠於堂者。奠升不由阼階者。注云。楹北首。辟其足也。士喪禮。君臨大斂奠。亦升自西階。注云。以君在阼。故升不由阼階也。既夕禮徹降奠。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注。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東南。疏云。凡奠於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於庭者。亦由重北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但設奠於楹東西而東面。則徹者由奠東而西面徹之也。此奠於庭者也。故疏云然。祖奠布席乃奠如初。徹祖奠。徹者東。注。由楹車北東滴葬奠之饌。大遣奠注。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祖奠大遣奠亦奠於庭者。故如降奠之儀。即疏所謂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也。奠于

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奠於尸東。先言其所奠之處。下乃奠之。禮。經釋例云。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

室中。遷祖以後。皆在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詳下篇遷祖席升設於柩西下。檀弓曰。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鄭注。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室乃有席。

孔疏。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今言西方。故爲非也。是小斂之奠當在尸東也。執醴酒者北面。在俎南也。西上。統於尸也。○注醴酒先升後設。故執之者立以待豆俎錯而後錯之。要其成也。豆錯

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巾中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巾之爲塵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言豆不言籩。省文。敖氏引爾雅竹豆謂之籩。則言豆可兼籩矣。其錯之東反其位。次。醴北脯南。俎別爲一行。在豆東。故云豆錯俎錯於豆東也。立於俎北西上。謂奠豆俎之人立

於此。俟祝畢事同降也。醴酒錯於豆南。其次酒在豆南。醴在酒南。總言之。皆在豆南也。楊圖如是。張圖酒在禮南。非矣。記云。兩觶醴酒。酒在南。此陳之序與奠異。奠在尸東。尸南首。當以南爲上也。祝受巾。巾之。謂豆俎醴酒

皆巾也。鄭注檀弓喪不剝奠云。脯醢之奠不巾者。謂僅有脯醢無俎。則不巾。且據室內言也。詳後朝夕奠下。由足降自西階者。斯時祝與執事者皆在尸東。故由尸足北轉而西。乃降自西階也。奠者由重南東者。謂由重之南而東。沈氏

彤云。重以南爲後。由重南而東。如由足而西。無事不敢出其前也。禮經釋例云。凡奠於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於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案此篇奠于堂室者。唯君視斂奠升自西階。注云以君在阼也。

朝夕奠但云降自西階。不云升自阼階。文不具也。餘詳下篇。釋例又云。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案此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

東。丈夫踊。下大斂奠同。是其例也。餘亦詳下篇。賈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爲踊之節是也。又謂重主道。神所憑依。故由重南東而過。主人又踊。此說本下大斂奠

注云爲神憑依之也。吳氏廷華疑義云。踊節由于感觸。婦人在堂。見其降而踊。丈夫在阼。見其過而踊。蓋感生于所見之奠也。若謂重爲神所憑依。主人因之而踊。則降自西階而踊者。又何說邪。又云。奠時每節增痛。奠者西降。一

節也。由重而東。又一節也。每節增痛。故踊耳。神所憑依。說未的。今案。吳說是也。又雜記云。踊。婦人居閒。婦此經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過時丈夫踊。是亦居閒之義也。鄭彼注云。婦人居閒者。踊必拾。主人踊。婦

人踊。賓乃踊。蓋據喪大記。弔者襲喪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而言也。但此經奠時不見賓踊之節。鄭注亦未言及。吳氏絨據雜記注。以由重南東丈夫踊之丈夫爲賓。恐非。注云中爲爲塵也者。爲久設恐塵埃加也。云東反其位者。沈氏彤

云。此經上云祝降自西階。下大斂奠亦云祝降自西階。奠者由重南東。敖云。由重南而東。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案士虞禮云。祝入門左北面。敖云。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特性饋食記曰。公有司門西北而東上。是也。

又案特性記云。私臣門東北而西上。此經之奠者蓋私臣也。祝位在門西。故降自西階。直由堂塗反位。奠者在門東。故必由重南而東。乃復位也。注反其位。當如敖說。今案。沈氏釋鄭義。是也。賈疏以爲位在盆盥之東。非矣。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廟門外。〔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賓爲小斂來者。敖氏云。凡喪賓皆于既奠乃出。李氏如圭云。不送于外門外。降于君使也。注云廟。卽此適室。賈疏云。以

鬼神所在則曰廟。乃代哭不以官。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坊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故名適寢爲廟也。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

壺以代。〔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小斂後節哀之事。今案。經云不以官者。對大夫以上言之也。喪大記曰。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注云代更也者。鄭注周禮喪大記代哭。皆以更釋代。蓋謂更番相代也。褚氏寅亮云。此乃更代之代。非替代之代。呂氏坤誤認爲替代。故言屢倩下賤。僞爲哭聲。以應弔賓。而欲廢此禮。今案倩哭以應弔賓。乃後世之事。先王時未

有也。此代哭者。皆有服之人。應在哭位者。亦非下賤之謂。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但自始死至小斂已踰歷晝夜。恐其以哀致毀。故制代哭之禮。使之相代而哭。非謂有代哭者。而孝子遂不哭也。檀弓曰。喪禮。喪戚之甚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此注防其以死傷生之義也。云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者。鄭注喪大記亦云。卽

以親疏哭也。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服斬衰。士賤。以親疏代哭。亦皆有服者也。云三日之後哭無時者。對未殯哭不絕聲而言。卽下記既殯哭晝夜無時。鄭注哀至則哭是也。賈氏釋哭無時未詳訂疑。引周禮者。挈壺氏凡喪

縣壺以代哭者。證人君縣壺代哭之事。彼注云。禮。未大斂代哭。所謂禮。卽據此經代哭在小斂後言之也。

### 右代哭

有椁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喪禮略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疏〕正義曰。自此至以東。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

者或至小斂後乃禭。云有者。不定之辭。待於位。即阼階下之位。經云禭者。不云親禭。是使人禭也。故下言致命。注云喪禮略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者。前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於室。則始死時亦將命。但未用擯相傳辭耳。此云出請入告。是用辭矣。云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者。約雜記鄰國來弔相者出請辭也。入告。是以賓之辭告主人。其辭當曰。某使某禭。擯者出告。須以賓入。須亦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

〔疏〕正義曰。出告。告賓也。以賓入。帥之也。注云須亦待也者。上云主人待於位。此出告賓而云須者。亦言主人待俟之意。孤某須矣。亦雜記文。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

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禭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

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肯主人。〔疏〕正義曰。賓入中庭北面致命者。斯時尸在兩楹間。故北面也。是其儀同也。賓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者。謂由尸足之北。轉而東而西面也。委衣如於室禮。謂委衣於尸東牀上。如尸在室之禮也。降出。仍由尸足北轉而西。降自西階而出也。主人出拜送。亦送於門外也。鄭注雜記云。不迎而

送。喪無接賓之禮。敖氏云。小斂以後。主人於喪賓。則出送之。惟不迎賓耳。以上是使人禭之禮。朋友親禭如初儀。謂如上將命至拜送之儀。但親禭不致命耳。西階東北面哭踊三。是異於初儀者。故特言之。主人不踊。李氏如圭云。拜君弔。踊哭。友禭不踊。辟君也。注云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肯主人者。據經云東北面。是邪向尸哭之。故亦不肯主人也。禭者以禭。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

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帛為禭無絮。雖復與禭同。有裳乃成稱。不〔疏〕正義曰。喪大記。小斂。君大夫

禭。大夫士猶小斂也。鄭注。禭。給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是復有著禭無著矣。士小斂大斂皆不以禭。而禭者以禭者。賈疏云。禭者所以禭主人。未必用之斂耳。執衣如初。謂左執領。右執要。徹衣者亦如之。亦左執領。右執要也。升降自西階。徹者與禭者同。此言以東。謂徹者也。雜記曰。禭者降出。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又曰。宰夫舉禭。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彼君禮。宰夫徹之。此士禮常有司之屬徹之也。注云卓為禭者。玉藻

文。彼注云有表裏而無著。此注云無絮。對袍襦之屬有絮為著者言之。云雖復與禭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者。凡禭衣必有裳乃成稱。此禭衣雖復。亦必有裳。乃成稱。與禭同也。復與禭對文異。散亦通。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以其



襲。此謂非襲衣。故不用表也。云以東。藏以待事也者。鄭注雜記云。以東。藏於內。彼含禭在殯後。故但言藏。此在未大斂之前。故云藏以待事。謂待大斂之事陳之也。云古文禭爲襲者。說文。襲。大衾袍。段氏玉裁云。小斂大斂之前。衣死者謂之襲。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袍。襲衣也。斂始於襲。襲始於袍。故單言袍也。襲字引申爲凡掩襲之用。若記曰帛爲禭。士喪禮古文作襲。假借字也。喪大記玉藻用禮今文作禭。許依古文禮。故不收禭字。胡氏承珙云。古襲字多與習通。釋名云。禭。襲也。覆上之言也。但玉藻帛爲禭。與禭爲網對文。專指袂衣而言。說文以襲爲左衽袍。是汎指斂服言之。故鄭從今文作禭也。

### 右小斂後致櫛之儀

宵爲燎于中庭。宵。夜也。大燠。〔疏〕正義曰。此小斂日之宵也。自始死至殯。每夜皆爲燎于中庭。經言宵。不言夕。則是終夜設燎也。雜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疏。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注云宵夜也者。說文同。云燎大燠者。毛專說文皆以庭燎爲大燠。少儀主人執燭抱柩。注云。未熟曰燠。是與燭同。鄭云。大燠者。亦謂此燎爲大燠也。餘詳燕禮。○張氏爾岐云。以上皆親喪第二日禮。今案。白虎通引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是士之小斂在第二日也。

### 右小斂之夜設燎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績絞紵。衾二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稱。紵不在算。不必盡用。紵。單被也。

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疏〕正義曰。自此至禭。東。言陳大斂衣奠及殯具之事。○固終夜達旦矣。陳衣于房。南領西上。與小斂同。喪大記。士與大夫皆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鄭云。蓋天子之士。精義見前。絞數詳注。言衾二。則紵止一矣。首陳君禭。尊君賜也。祭服散衣皆主人之衣。而亦在庶禭之前。三十稱。與喪大記士陳數同。言凡者。謂自君禭至庶禭共三十稱也。紵不在算。不在三十稱之數也。喪大記曰。絞紵不在列。此但言紵者。絞在紵外。衾亦紵類。言紵而絞與衾亦不在算可知矣。不必盡用者。在三十稱外固不用。在三十

稱中亦容不盡用也。喪大記曰。大斂祭服無算。謂祭服盡用之。則散衣庶綫有不用者矣。周禮守祧。其遺衣服藏焉。鄭云。遺衣服。大斂之餘。即此。注云。紵單被也者。紵與袷別。說文。紵。衣系也。从糸。今聲。緇文从金作綫。段氏注云。聯合衣襟之帶也。凡結帶皆曰紵。喪禮。紵。單被也。乃紵之別一義。亦因可以固結之義引申之。喪大記曰。紵如朝服。又曰。紵五幅無紉。鄭注。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是紵以布為之。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者。始死。制為大斂之衾以覆尸。今又制其一。故為二。喪大記曰。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彼注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者。謂小斂自天子至士皆十九稱。大斂則有多寡之殊。喪大記曰。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孔疏據鄭注雜記。以襲禮士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上公九稱。天子十二稱。謂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或五等同百稱也。此篇賈疏謂喪大記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不依命數。是亦喪禮略。則天子宜百二十稱。以無正文。故說各異也。引喪大記曰。大斂布紵。縮者三。橫者五者。證大斂之紵與小斂異也。喪大記又曰。紵一幅為三。彼注云。大斂之紵。一幅三折用之。孔疏。縮者三。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直用之。橫者五。又取布二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

**木柶。豆兩。其實葵。菹芋。羸醢。兩籩。無膝。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臠。** 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既。白也。齊人或名全菹為芋。膝。綠也。

詩云。竹篔簹。滕。布巾。籩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特性饋食禮有籩巾。今文羸為蠅。古文滕為甸。〔疏〕正義曰。此饌大斂奠也。兩瓦甒。其實醴酒。禮酒各一甒。木柶二。素勺二。此不言勺。省文。懸解柶豆。菹葵。菹。羸醢。俱詳士冠禮。敖氏云。始死之奠用吉器。小斂用素

俎。至是乃用柶豆。而籩無膝。皆以漸變之。菹云芋。栗不擇脯。四臠。亦皆變於吉也。注云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者。上小斂。饌于東堂下。設盆盥于饌東。亦在東堂下也。而云西方盥如東方。是東方即東堂下矣。故鄭云亦在東堂下也。下記云。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坵。饌于其上。正指此饌言。云甒。白也者。廣雅釋器云。甒。屬也。既。是毛布。色白。此豆亦白。故取以為名也。云齊人或名全菹為芋者。賈疏云。鄭于周禮醢人注云。細切為齏。全物若膜為菹。此云齊人名全菹為芋者。菹法。舊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但喪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為芋之解也。今案。說文云。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是芋為羸大之稱。此經云全菹芋。亦是羸略之意。故鄭取當時方言釋之。云膝。綠也。詩云。竹篔簹。滕者。此鄭以意釋之。引詩為證。案毛傳云。膝。約

切。取齊人全菹為芋之解也。今案。說文云。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是芋為羸大之稱。此經云全菹芋。亦是羸略之意。故鄭取當時方言釋之。云膝。綠也。詩云。竹篔簹。滕者。此鄭以意釋之。引詩為證。案毛傳云。膝。約

也。凡緣邊有約束之意。故以膝爲緣。此與甍豆。皆是喪器。無飾。故鄭注檀弓竹不成用。亦引此邊無膝爲說也。秘。詩本作闕。詳後。云布巾。籩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神之也者。凡士處特性祭皆用兩籩兩豆。小斂一籩一豆。是不具。又無巾。此籩豆具而有巾。是以神道事之。故云神之也。案特性饋食禮記云。籩巾以裕。此引之者。證布巾爲籩巾。但據下記云。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則豆亦有巾。鄭恐人以籩盛乾物。或無巾。故特言之也。今文羸爲鳩。詳士冠禮。古文膝爲甸者。胡氏承珙云。膝。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疏]正義曰。奠席。即下設于奧正字。甸聲轉借字。故鄭從今文也。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

東堂下也。斂席。大斂之席。在其東。在斂席之東也。斂席亦下苑上簾。簾以葦爲之。周禮司几筵曰。凡喪事設葦席。則奠席亦葦席歟。敖氏云。此二席皆不在柩。大斂之奠在室。遠于尸柩。故始用席。以存神也。注云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者。賈疏云。以小斂奠無巾。大斂奠有巾。已是神之。今又有席。是彌神之也。今案。據此。則上注盛之也。當作神之也明矣。○禮經釋例云。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統于尸。案士喪禮。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注。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又云。席設于奧。東面。朝夕哭奠不云席。蓋因大斂奠之席。朔月奠及薦新奠皆如初奠之儀。是室中奠席皆東面也。既夕禮遷柩。從奠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注。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疏云。知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天子諸侯亦不西面可知。朝廟。乃奠如初。祖奠布席。乃奠如初。是柩側之奠席亦東面也。又載柩畢。降奠當前束。既夕記降奠席于柩西。不云何面。當亦東面。大遺奠經不云席。敖氏繼公曰。此設之次。亦如殯奠。既云如殯奠。則亦有席東面矣。至於始卒奠及小斂奠。經皆不云有席。蓋此時尸尚在席上。故不用席奠。無席。則統于尸也。從奠用席。不統於柩者。既殯則以神事之。不同未殯時也。掘碑見衽。碑。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輶。積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幃。積置于西序。塗不聲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見衽者。衽出見于平地。坎。深淺之節也。張氏爾岐云。衽所以聯合棺與二衽二束。蓋之縫者。今謂之銀錠扣。見衽者。坎不沒棺。其衽見於上也。注云碑。埋棺之坎也者。說文。碑作隸。云瘞也。瘞與埋義同。故謂埋棺之坎爲隸也。云掘之於西階上者。檀弓云。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於西階上掘坎也。云衽小要也者。漢時名衽爲小要。故以釋之。引喪大記。君殯用輶。積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幃。積置于西序。塗不聲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者。證見衽之制。彼注云。積猶菽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幃。覆也。暨。及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韞。積木題湊象棹。上四注如屋以覆

之。盡塗之。諸侯誦不畫龍。橫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輻。置棺西牆下。就牆橫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橫中狹小。裁取容棺。士不橫。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尙幽闇也。士達于天子皆然。今案檀弓

曰。天子之殯也。菽塗龍輻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喪大記但云君殯用輻。故知謂諸侯也。鄭又引喪大記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者。證衽之制。孔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

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大夫士用橫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也。士卑不漆。一衽二束。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唯二束。此文是也。今案。檀弓曰。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鄭注。衡當爲橫。衽。今小要。孔疏云。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

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二行也。衡三者。橫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其形兩頭廣。中央小。先

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據此。則衽有豎者。有橫者。豎者兩頭各二。君大夫士同。橫者則君兩旁各三。大

夫士兩旁各二。喪大記所謂三衽三束。二衽二束。蓋指橫者言之也。又孔疏以衽爲燕尾。本喪服注衽之制也。或曰衽棺以木爲之。兩端大。中央小。銀錠扣之。說較勝。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

蓋在下。軸。輿軸也。輿狀如牀。〔疏〕。正義曰。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柩棺一。梓棺二。軸其輪。輓而行。〔疏〕。四者皆周。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

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注。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柩用柩。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柩。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趙簡子云。不設屬柩。時僭也。今案棺制。此一經及注具之矣。棺入。主人不哭者。朱子

曰。動尸舉棺。躡踊無算。然殯斂之際。亦當輟哭臨事。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此其義也。升棺用軸者。斂時第

以軸升棺。而不以殯。與天子諸侯用輻以升棺。輻亦入殯中者異矣。故下遷祖仍用軸。蓋。棺蓋也。蓋在下。謂升棺時蓋仍在堂下。俟置棺于肆。然後舉以升。敖氏謂蓋在棺下。恐非。注云軸輿軸也。輿狀如牀。詳既夕禮遷于祖用

軸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疏〕。正義曰。喪大記曰。熬。君四種。熬所以惑蚩蟬。令不至棺旁。〔疏〕。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

筐。加魚腊焉。鄭注。熬者。煎穀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于左右。周禮舍人。喪紀共熬穀。小祝。設熬。鄭注亦引喪大記及此經爲

證。今案。說文云。熬。乾煎也。熬或从麥作麥。方言云。熬。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經言黍稷。二種也。各二筐。四筐也。又云有魚膳。皆與喪大記合。但彼云加魚膳。謂加於黍稷之上。

此云有。謂筐中有魚膳。則魚膳與黍稷共筐矣。饌于西坵南。饌熬於此也。或以注有設盆盥于西句。謂饌于西坵南爲陳盆盥。此說非也。鄭注小祝引此經。連引饌于西坵南句。彼疏申之云。饌於此者。據未用時。蓋後設于棺旁。是可證矣。

注云熬所以惑蚺蚺令不至棺旁也者。爾雅釋蟲云。蚺蚺。大蠹。學記。蛾子時銜之。鄭注云。蛾。蚺蚺也。蛾一作蠹。卽俗所謂馬蟻。鄭於舍人小祝注皆以惑蚺蚺爲說。注喪大記云。將塗。設于棺旁。所以惑蚺蚺使不至棺也。

孔疏云。熬謂火熬其穀。使蚺蚺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加魚膳。亦爲惑蚺蚺。但此注後人多疑之。敖氏云。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於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于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然不以食而用熬穀。

不以性而用魚膳。亦所以異於奠也歟。沈氏彤云。祭奠之事。於主設粗豆敦錡。於重懸二鬲鬻焉。於葬藏苞苴。猶懸於殯設熬黍稷魚膳焉。重以先主。而略於主殯。以先葬而小於葬。事異義同。故殯之設熬黍稷。猶重之懸二鬲鬻也。

熬黍稷之異於苞苴。猶鬻之異於粗豆敦錡也。蓋不知何地之可以棲神。故無之而不設飲食。不知何飲食之可以歆神。故相變而殊其品。此誠孝子事鬼神之至情。敖說得之。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注謂以惑蚺蚺不至棺旁。其說是也。蓋

新掘之土。蚺蚺必多。置熬於此以惑之。則蟻且畢聚於熬。徹熬而蟻隨之。則律中無蟻。而柩可免於蠹蝕。此禮之最善者。注發其端。而未竟其說。致動後儒之疑。又云。此當設於掘時。既塗。徹之。今案吳氏申注。卻有意義。但云

既塗徹之。則於下經文顯背。又敖氏沈氏之說。亦於理爲近。故竝錄之。云爲舉者設盆盥於西者。此注補經所未及也。上小斂。經云。西方盥如東方。注云。爲舉者設盥。爲舉尸者設也。此大斂。亦有舉尸之事。下云。士盥位如初。

注云。亦既盥竝立西階下。則是西方有盥。亦如小斂時矣。而經未言及。故注補之。所以補於此者。以熬黍稷饌于西坵南。此盆盥亦饌于西。故類及之。猶小斂時經云牀第夷羹饌于西坵南。下卽云西方盥如東方也。此注云爲舉者。上西

方盥注亦云爲舉者。蓋指舉尸者言。若設於東方之盥。則注云爲奠設盥。與此別。賈疏誤。詳訂疑。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鱠鮓九腊左胖。髀不升。其

他皆如初。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其他皆如初。謂豚。正義曰。大斂陳三鼎。盛於小斂也。北上。亦西面。呂

易。井谷射鮓。鄭注。鮓魚微小。廣雅。鱣。鮓也。鱣一作鱣。俗作鮓。蔡氏德晉云。鮓。鮓魚也。其性相附。故名鮓。段氏玉裁云。鱣鮓皆常用之魚也。釋文。鱣。市轉反。劉市專反。姜氏兆錫以爲當音團。謂卽山海經黑水之鱣

魚。似鮓而跪尾。恐非。王尙書經義述聞云。魚鮓鮓九者。或用鮓。或用鮓。其數皆九也。當以魚鮓鮓爲一句。九爲一句。士虞禮記。升魚鮓鮓九。當以升魚鮓鮓爲一句。九爲一句。魚鼎或鮓或鮓。而兼言鮓鮓。猶寫尊或絺或布。而兼言絺布也。否則鮓鮓並用。而欲合其數爲九。孰多孰少乎。謹案述聞之說是也。喪大記孔疏云。特性士膳用兔。少牢大夫膳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李氏如圭云。凡言合升者。皆并脾升。體解則否。凡膳用全。此及虞禮用左脾者。喪禮略。敖氏云。凡膳必去脾。不以豚解體解合升脾升而異。注云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七俎之陳如小斂時者。前小斂惟豚一鼎。此陳三鼎有魚膳。是其異者。其他豚解爲七體。及陳俎七皆如小斂時也。云合升四鬯。亦相互耳者。小斂四鬯爲七體。亦合升。燭俟于饌東。燭。燠也。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此合升亦四鬯爲七體。文互見耳。燭俟于饌東。明。室猶闇。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疏〕正義曰。喪大記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鄭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今案。饌在東堂下。此云饌東。則在東堂下之東也。云俟者。此時陳於此。俟奠乃用以照室。下云燭升自阼階是也。注云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者。以其大斂奠在室之奧。最爲隱闇。滅燎陳設衣物。雖在既明之後。而室中隱闇。仍須燭照之。故云。堂雖明。室猶闇也。云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者。以此燭係人執之。與上爲燎于中庭異也。餘詳燕禮。

右陳大斂衣奠及殯具

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

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小斂設盥於饌東。有巾。大斂設盥於門外。彌有威儀。〔疏〕正義曰。自此至適饌。言

爲將大斂也。周禮大祝。大喪徹奠。儀禮釋官云。此奠徹者夏祝也。升自阼階。丈夫踊。義見前。注云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有司謂執事者。注以經但言祝徹。故特明之。見徹者非祝一人也。敖氏云。祝徹。題下事也。唯言祝。見其尊者耳。是也。云小斂設盥於饌東。有巾。大斂設盥於門外。彌有威儀者。以大斂設盥變於小斂。是有威儀。小斂盥有巾。則大斂亦有巾也。下既夕言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此不言設。略也。李氏如圭云。盥當亦于饌奠後。

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

〔疏〕正義曰。巾。覆小斂奠者。宜先徹。上設之。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爲大斂奠又將巾之。祝還徹禮也。祝受巾中之。故此亦祝徹之也。注云

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者。褚氏寅亮云。祝徹巾。而不言降授。執事者則在尸東可知矣。執事受而立待。則位宜如前阼階下也。敖氏謂以巾授於阼階下。又謂執事以巾置于饌俱。誤。云爲大斂奠又將巾之者。此釋待字意。

前小斂奠用此巾。今天斂奠仍將巾之。故云以待也。云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北面立。相〔疏〕正義曰。敖氏云。祝還徹醴也者。祝既授巾。還徹醴。探下文而言也。

褚氏云。奠亦可云饌。不必改。今案。褚說是也。取醴酒。亦祝及執事者一人如前奠時。吳氏廷華云。醴酒先升而後設。此先取者。以降仍在先也。注云北面立者。立以待取籩豆俎者俱降也。必相待俱降者。以升降為踊節。故必俱

也。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為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與無所馮依也。堂謂尸

東也。凡奠設于序西〔疏〕正義曰。敖氏云。其餘。謂取籩豆俎者也。先設者先取之。後設者後取之。既取。俟執醴南者。畢事而去之。

案。取先設者。或設謂甲設豆。此時仍取豆。乙設籩。此時仍取籩。義亦通。出于足。降自西階。亦由尸足北轉而西。而降自西階也。婦人踊。義見前。設于序西南。當西榮者。謂徹小斂之奠。改設于西序之西南。其北值西榮。蓋

在庭之西也。敖氏謂設于西堂。降自側階。後儒多駁之。以經明云降自西階。乃云設于序西南。又云如設于堂。則在庭而不在堂明矣。且凡言當東榮當西榮。皆據在庭者言之。敖說誤甚。榮制詳士冠禮。注云為求神於庭。孝子不

忍使其親須與無所憑依也者。謂既設於堂。復設於庭。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復求於此也。奠以依神。此時舊奠已徹。而新奠尙未設。故徹之而仍設於此。俟新奠設。乃去之。雖暫。不忍使其無所憑依也。云堂謂尸東也者。謂

此設于庭。一如堂上尸東陳設之次第也。云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者。凡奠謂此小斂奠及後醴酒位如初各奠也。賈疏云。將徹後奠。則設先奠于序西南。待設後奠事畢。則去之。不巾。以不久設故也。

執事豆北南面東上。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西上〔疏〕正義曰。醴酒。謂執醴執酒者。執事。謂執豆俎之人。立于如其醴酒北面西上也者。前奠于尸東時。執醴酒者先升。北面西上。今設于庭時。仍北面西上。是位如初不變也。云

執醴尊。不為便事變位者。以執豆俎之人前立于俎北面上。今東上者。為事訖向東為便。是變位矣。故云。執醴尊。不為便事變位也。李氏如圭云。下徹設大斂奠。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

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與此同。則亦執籩豆俎者變位。而執醴酒者不變也。乃適饌。東方

饌。〔疏〕正義曰。適饌者。謂祝及執事者適新饌處以待事。注云東方之新饌者。經但言適饌。注恐人不辨何方。故特明之。適之者。以大斂訖。將設新饌於室也。

儀禮正義 卷二十七 七五

儀禮正義 十二卷二十七

右徹小斂奠

七六



帷堂徹事

畢。〔疏〕正義曰。自此至主婦亦如之。言大斂之事。吳氏廷華云。小斂訖徹帷。至是帷之。以徹事畢將大斂也。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

出于足西面祖。

祖。大斂變也。不言鬢免。鬢髮。小斂以來自若矣。

〔疏〕正義曰。小斂後婦人位在阼階上。今在尸西東面者。以男子將升故也。親者。謂衆主人也。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則在

尸東矣。婦人由阼階上轉而西東面。亦出于足可知也。○注盛氏集編本。據賈疏及集說。於大斂變上增爲字。云祖。大斂變也者。前小斂祖斂畢乃鬢。此將大斂。故又變鬢爲祖也。云不言鬢免鬢髮。小斂以來自若矣者。以男子鬢

髮免。婦人鬢。自小斂以來俱若是。未改。故不言也。至成服乃易之。

士盥位如初。亦既盥竝立。

〔疏〕正義曰。如初。如小斂時也。小斂士盥。二人以竝。東面立于西階下。俟舉尸。此亦如之。

故注云亦既盥竝立西階下也。

布席如初。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閒爲少南。

〔疏〕正義曰。如初。謂席之下莞上簟亦如小斂時也。其布之處也。鋪亦布也。雜記曰。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即布席也。云於楹閒爲少南者。賈疏云。以其在阼階上。故知於楹閒爲少南近阼階也。

商祝布絞衾衾衣美者在外。君禭不倒。至此乃用君禭。〔疏〕正義曰。商祝布絞衾衾衣布于阼階席上也。其布之序。先絞。次衾。次衾。次衣。美者在外。主人先自盡。指衣言。此時先布之。則斂時在外也。君禭先祭服。祭服先散衣。美者即指君禭言。秦氏蕙田

云。服之美者。莫如君禭。大斂用之。所以章君之賜也。故在外而不在內。敖氏云。君禭不倒尊也。以祭服視散衣。則祭服爲尊。以君禭視祭服。則君禭爲尊。惟君禭不倒。則祭服亦有倒者矣。今案。喪大記云。小斂大斂。祭服不倒。此經小斂言祭服不倒。大斂言君禭不倒者。喪大記統君大夫士言。故以祭服爲尊。此七禮。故以君禭爲尊。小斂不用。大斂用之也。李氏如圭云。襲以明衣裳親身。則祭服美者居外。小斂衣美者在中。大斂衣美者在外。三相變。

注云至此乃用君禭。主人先自盡者。以斂時在外爲上服。主人不敢以己衣加於君禭之上。故先自盡其衣。至大斂而後用君禭也。

有大夫則告。非斂時。則告以方斂。〔疏〕正義曰。正

儀禮正義 卷二十八 七

有大夫則告。謂此時有大夫來。則告以方斂也。檀弓曰。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也。注云後來者。謂方斂之後而來。對未斂之先來者言也。主人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未大斂之先。而有大夫來。當即拜之。此方斂。不及拜。故使人告之也。云非斂時則當降拜之者。此鄭申釋經意。言大夫來非當斂時。則主人雖在堂上。亦當降拜之矣。敖氏云。告。謂告以主人方有事未及拜賓也。非斂時。則位在下。來即拜之。語尤明切。儀禮經是周公作。敘次最完密。禮記是後人所記。時有參差。鄭氏注亦不能無出入。如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昀是此經之傳。此經敘有大夫則告於布席布絞綌衾衣之下。正所謂當事也。鄭注檀弓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據此經釋之。是矣。而又云。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此出字便含混。蓋意欲率合喪大記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之文也。案喪大記則出。與下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皆爲出於室。蓋始死男女哭位俱在室也。小斂後。主人位在阼階下。無所謂出。又喪禮非君命無出門迎法。則亦不得以出爲出門。喪大記之文。本與禮經不合。前已辨之。喪大記云。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據此文上俱云未小斂。則士之喪亦指未小斂言也。此經未小斂唯爲君命出。若如記文。則未小斂於大夫亦出。其誤明矣。鄭注此經云。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不不出也。而檀弓注又云。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此出字何指邪。孔賈二疏。欲合檀弓喪大記爲一。而於出字終多齟齬。至雜記云。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孔疏引崔氏云。謂斂竟時也。與此經尙合。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即雜記所謂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也。又云。主人復位踊。襲。即雜記所謂反改成踊乃襲也。此在既大斂之後也。又下記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注云。視斂。姜氏兆錫欲與此經牽合爲一。謂此記擯者以主人當事告。而大夫因升視斂以降也。劉氏合拱逢云。有大夫則告。告大夫使升視斂也。注恐未然。今案記所云大夫升自西階視斂。當指未斂時先至之大夫言。君於士尙視斂。豈大夫先至而不視斂乎。記又云大夫逆降復位。明是先已在位可知。若後來者。聞告而升視斂。則先本無位。安所謂復。以是考之。姜氏劉氏之說非矣。

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

如之〔疏〕

正義曰。士舉遷尸。謂自堂上兩楹閒遷尸于阼階上。復位。復西階下位。主人踊無算。亦如小斂也。卒斂徹帷。謂卒大斂而徹帷。自是不復帷堂矣。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均如小斂時也。主人西面。主

婦東面。喪大記曰。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此雖記君大斂禮。儀節亦略與士同。

右大斂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也。棺在肆中斂尸為。所謂殯也。檀弓曰。殯於客位。〔疏〕正義曰。自此至踊襲。言殯於西階上之事。○奉

如初。亦踊無算也。乃蓋。謂加蓋于棺也。吳氏廷華云。亦士舉男女奉之。經言主人者。明所統也。敖氏云。納尸於棺。則尸藏不見矣。故亦以斂言之。蔡氏德晉云。殯時亦南首。經不言者。自始死遷尸以來皆南首。故不必言也。

注云棺在肆中者。前升棺時已置棺於肆中。至是奉尸入棺。所謂殯也。以經言斂未言殯。故注明之。又引檀弓以證之。客位。西階上也。檀弓曰。飯於闕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坊記

同。案飯後有襲尸遷於襲牀之事。既乃遷於戶內。小斂後又有奉尸於堂兩楹間之事。既乃遷於阼。檀弓。坊記。亦舉大略言之耳。公羊傳。定元年。正棺於兩楹之閒。何休注云。禮。飯舍於闕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閒。大斂於

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又云。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主人降拜大夫之

後至者北面視殯。〔疏〕正義曰。大夫之後至者。即上注云後來者。告以方斂未及拜。故既斂於棺。即西階東。〔疏〕降拜之。義並詳上。北面視殯。注云北面於西階東。謂主人降拜賓後。即在

堂下西階東視殯也。吳氏廷華則謂升階視之。塗必親泄之也。今案。吳氏之說似長。經不言升降。文省耳。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疏〕正義曰。衆主

階下之位。婦人東復位。復阼階上之位。方氏苞云。揭衆主人婦人之復位。則主人奉尸斂于棺。皆從至西階視蓋與殯可知矣。遷尸者士。而男女奉之皆如初。亦可知矣。設熬芻一筐。乃塗踊無算

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疏〕正義曰。敖氏云。喪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是此經脫一各字也。各。各黍稷也。每旁二筐。之。為火備。先大父三禮札記云。此經無各字有三證。孔疏述注無各字。一證也。鄭注周禮小祝。亦引此經

作旁一筐。無各字。二證也。喪大記注末云西筐。則首足皆一。其誅設於左右。若如敖說每旁二筐。則與此注自相矛盾矣。三證也。記注各字。當為衍文。今案。旁一筐者。謂首足左右四旁每旁一筐也。乃塗踊無算。以尸柩

不見也。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者。即喪大記所謂塗上卒塗。祝取銘置于肆。主人復位踊襲。為銘設柩。樹之肆東。

〔疏〕

正義曰。卒塗。視取銘置于肆者。前作銘訖。置于重。今殯訖。取置于肆。賈疏云。銘所以表柩故也。儀禮釋官云。此取銘者。周視也。今案。卒塗而後言主人復位。則殯時主人悉泄之也。踊襲者。復阼階下之位。成踊

乃襲。雜記曰。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在斯時也。注云為銘設柩。樹之肆東者。或以柩為木名。非也。柩即足附。說文。柩。闕足也。詩常棣。鄂不韡韡。鄭箋云。不當作柩。柩鄂足是也。銘之竿為杠。設柩以樹杠。如足

然。故謂為柩也。置于肆者。置于肆旁。非置于肆上。肆西逼近序牆。故知樹之肆東也。○李氏如圭云。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庶人三日。大夫士三日雖同。而士則通死日數之。故喪大記又謂大夫之喪。三日之朝

既殯。士之喪。二日而殯。二日者。自死之明日數也。問喪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斷決以三日為之

禮制也。今案。鄭注喪大記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于死者亦得三日也。又鄭說膏肓云。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是也。王氏士讓云。士庶人皆三日而殯。蓋死日

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連死日數之為三日。曲禮所云死與往日也。自始死之奠。小斂之奠。大斂之奠。皆主人不親奠。而舍則親之。飯則親之。馮尸則親之。奉尸斂棺則親之。視肆則親之。哭殯則親之。此以見主于

哀主于慎者。必躬親之。而儀物有不及親奉者。喪事遽遠。孝子之情也。

右殯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

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於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

〔疏〕正義曰。自此至丈夫踊。言大斂奠之事。○燭即俟于饌東者。巾即前祝徹以授執事者。至是視仍受巾執之。與

執席者俱從執燭者升自阼階。入室而設于奧也。凡為神設席于室中者。皆東面。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

面。是也。儀禮釋官云。此視亦夏視也。注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者。以須燭照之為明。故燭先升。敖氏云。周人斂

用日出。故既斂而室猶闇。須用燭也。云自是不復奠於尸者。小斂以前。皆奠於尸東。自大斂奠以後。朝夕奠。朔月

薦。新奠。皆尸柩在西階上。而奠於室中。故云自是不復奠於尸也。餘詳前。其所以不奠於尸而奠於室者。敖氏云。尸柩既殯。不可復奠於其側。故宜奠於室也。今案。此祀廟祭之始也。云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者。此時

薦。新奠。皆尸柩在西階上。而奠於室中。故云自是不復奠於尸也。餘詳前。其所以不奠於尸而奠於室者。敖氏云。尸柩既殯。不可復奠於其側。故宜奠於室也。今案。此祀廟祭之始也。云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者。此時

薦。新奠。皆尸柩在西階上。而奠於室中。故云自是不復奠於尸也。餘詳前。其所以不奠於尸而奠於室者。敖氏云。尸柩既殯。不可復奠於其側。故宜奠於室也。今案。此祀廟祭之始也。云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者。此時

薦。新奠。皆尸柩在西階上。而奠於室中。故云自是不復奠於尸也。餘詳前。其所以不奠於尸而奠於室者。敖氏云。尸柩既殯。不可復奠於其側。故宜奠於室也。今案。此祀廟祭之始也。云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者。此時

薦。新奠。皆尸柩在西階上。而奠於室中。故云自是不復奠於尸也。餘詳前。其所以不奠於尸而奠於室者。敖氏云。尸柩既殯。不可復奠於其側。故宜奠於室也。今案。此祀廟祭之始也。云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者。此時

未奠。而先以巾席設于奧。是安神位也。云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者。爾雅釋宮文。云執燭南面者。以奠在室之南。執燭者須近北照之爲便。故云南面也。云巾委於席右者。設席東面。則以南爲右。吳氏疑義云。巾以覆奠。而奠陳于席。委巾席右。便其事也。賈以神爲說。非。○案敖氏以巾席俱祝執之。與注異。但奠時人執一物。未審可有執二物否。俟考。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東方之。疏正義曰。祝反者執饌以待也。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鬯二列。腊進柅。如初。如小斂舉鼎執七俎屬鬯。柅者執饌以待也。

脊也。左首進鬯。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古文首爲手。鬯爲耆。疏正義曰。鼎入。亦設於阼階前。北上。以豚爲上也。魚三列。明是南者。李氏如圭云。左首。据執者言之。西面設于奧。于席前。則右首也。今案神席東面。以南爲右。執者西面。以南爲左。執者必左首進之。乃得在南。自神席視之爲右首。是言左言右。雖有不同。而在南則同。故云設而在南也。但左首之義。當以反吉爲正。詳公食大夫禮。云鬯脊也者。少儀字作鬯。注亦同。云左首進鬯。亦未異於生也者。公食禮。魚七。縮俎。寢右。注云。寢右。進鬯也。是生人食法。若少牢禮言首進腍。則異於生人矣。此言進鬯。是未異於生也。云亦者。上小斂奠進柅注云。未異於生。此云亦。亦進柅也。少牢賈疏云。鬼神進腍者。腍是氣之所聚。生人進鬯者。鬯是脊。生人尙味故也。云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者。賈疏引檀弓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進魚不異於生。是不致死也。云古文鬯爲耆者。說文影部無鬯字。龍部羅下云。龍耆脊上鬯羅也。云許於此字從禮古文。不從禮今文。耆者。老也。老則脊隆。故凡脊曰耆。或作鬯。因馬鬯爲此字也。胡氏承琪

云。案漢書揚雄傳。克鏗竅耆。孟康服虔皆以耆爲馬脊鬯。文選七發。蒲耆之矣。亦止作耆。後乃加影作鬯。或又作鬯。少儀。夏右鬯。上林賦。撻鬯掉尾。此皆耆之今字。鄭以鬯字經典承用。故從今文。祝執體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今案。上

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今案。上

注云如初。祝先升者。謂如小斂奠祝執體先升也。餘詳前。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亦如。疏正義曰。楹內。東楹之西。謂執醴及執酒

室也。敖氏以楹內爲東楹北。非。下由楹西謂西楹之西也。注云亦如初者。指醴酒。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北面而言。上小斂奠執醴酒。北面西上。此醴酒亦北面與小斂同。故云亦如初也。

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北面而言。上小斂奠執醴酒。北面西上。此醴酒亦北面與小斂同。故云亦如初也。

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北面而言。上小斂奠執醴酒。北面西上。此醴酒亦北面與小斂同。故云亦如初也。

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北面而言。上小斂奠執醴酒。北面西上。此醴酒亦北面與小斂同。故云亦如初也。

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北面而言。上小斂奠執醴酒。北面西上。此醴酒亦北面與小斂同。故云亦如初也。

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北面而言。上小斂奠執醴酒。北面西上。此醴酒亦北面與小斂同。故云亦如初也。

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

右道。道在醴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體當栗南。酒當脯南。〔疏〕正義曰。豆二。

言右道。則左醴可知矣。栗脯。兩籩也。豚當豆。當兩豆之東也。魚次。在豚俎之東也。腊特于俎北。在豚魚兩俎之北也。醴酒在籩南。在栗脯之南也。巾如初。亦如小斂奠設饌訖中之也。此先設豆籩。而後設俎設醴酒。其序亦如小斂也。

注云右道。道在醴南也者。席東面。以南爲右。北爲左。云右道。是道在醴南也。云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者。案豆右道。與魚右首同。而魚言左。此言右。與魚異者。魚據執者言之。執者西嚮。南爲左。故云左首。豆據席言之。席東嚮。南爲右。故云右道。載謂魚載于俎。設謂豆設于席。載據執言之。設據席言之。故云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也。云體當栗南。酒當脯南者。上云栗東脯。是栗在西。脯在東。此醴酒在籩南。亦體在西酒在東。故云體當栗南。酒當脯南也。

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

東丈夫踊

爲神馮依之也

〔疏〕

正義曰。既錯者。卽上執事執饌者。謂既置饌而出於室也。立於室戶西。當南面。以西爲上。俟祝出同降也。祝後闔戶者。祝錯醴最後。因闔戶也。祝後出而先降。執事者從之。故云先由楹西降自西階也。楹西。西楹之西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敖云。經惟云闔戶。是牖未嘗啓明矣。賈疏云。重主道。爲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爲踊節也。○禮經釋例云。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

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案。士喪禮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

先後爲踊之節也。又云。奠者降反位。必由重南東者。以其重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所爲。故由重南東而過。是以主人又踊也。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注。爲神馮依之也。君臨大斂畢。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注。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

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朝夕哭乃奠。升。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朔月奠。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有薦新。如朝奠。既夕禮朝廟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注。節。升降。疏云。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既夕記朝于廟廟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疏云。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士喪禮徹小斂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

節而踊。疏云。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士喪禮徹小斂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

節而踊。疏云。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士喪禮徹小斂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

節而踊。疏云。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士喪禮徹小斂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

踊。既徹。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徹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既徹。降自西階。婦人踊。徹朝夕奠及朔奠。從奠不云踊者。文不具也。徹無由重南東之踊節者。變于奠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堂宰者。故以升階降階爲節。既夕禮設祖奠。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大遣奠。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注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西。奠由重南東。疏云。奠來時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此奠饌在輅之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南而東者。禮之常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將祖。徹降奠。主人要節而踊。注。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疏云。上篇徹小斂大斂奠時。皆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但此經直云主人要節。知有婦人亦踊者。以下經徹祖奠時婦人男子並有踊文。則知此要節踊內亦兼婦人也。徹祖奠。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注。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疏云。小斂奠者。門外盥訖。升自阼階。丈夫踊。今徹者亦門外盥訖。入由重東。主人踊。故云猶其升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庭者。故以來去爲節。來象升階。去象降階也。至于從柩而行之夕奠。亦設于堂。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亦設于庭。皆不要節而踊者。再設故也。

### 右大斂奠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主人揖就次。言送賓送兄弟及出就次之儀。○賓出。婦人踊。主人不踊者。以方拜送賓也。于門外。亦適寢門外也。下同。主人復入。與兄弟北面哭殯。親之誼。與賓異也。注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

者。以兄弟出。主人拜送。與賓出文同。故知歸也。喪服傳雖有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此經但言主人衆主人。不言親者。則親者亦在兄弟之中。故鄭別之。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以小功以下疎遠也。賈疏云。既殯雖歸。至朝夕朔奠之日。近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所。故既夕反哭云。兄弟出。主人拜送。今案。此說是也。云異門大功亦存焉者。存。在也。鄭意以大功有同門異門之分。異門者。雖稍疎。然視小功以下爲親。此時方殯。尙未成服。不特同門之大功在此未歸。即異門之大功。亦在此未歸。故云亦存焉也。賈疏以存爲歸。並引既夕反哭。兄弟出。主人拜送注爲證。誤甚。彼注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賈以亦存焉即作亦可以歸解。注語不嫌重複乎。且彼於三月既

葬反哭之後。而云亦可以歸。此方喪三日。而即云亦可以歸。又何太無區別乎。喪大記曰。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彼謂期服者也。期服及同門大功之親。卒哭而歸。異門之大功。反哭而歸。小功以下。既殯而歸。是其差次。故

賈氏以既夕注證亦存之為歸。培鞏即以彼眾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次。謂斬衰倚廬。次。謂齊衰聖室。

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有牀箒可也。〔疏〕正義曰。言眾主人出門哭止。則上主人入及兄弟哭殯時。眾主人亦在哭位矣。東方。寢門

入。于是揖眾主人而就次。眾主人亦各就次也。姜氏兆錫云。上文兄弟等為旁親。眾主人等為嫡屬。故但云出門。不云拜送。而且皆西面于東方以待就次矣。揖。蓋示使就次然。方氏苞云。主人既殯就次。而後有皆有塊。則未殯之

前。有坐起而無寢與明矣。注云次。謂斬衰倚廬。齊衰聖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有牀箒可也者。次。喪居之總名。喪大記曰。父不次于子。兄不次于弟。注。謂不就其殯宮為次以居。是也。服有輕重。則居亦有異。故鄭分別

言之。倚廬聖室。詳喪服傳斬衰章。開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聖室。下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鄭所本也。喪大記亦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據此。則父母之喪。無論斬衰齊

衰。皆居倚廬也。開傳言大功寢有席。小功總麻。鄭云有帷帳。有牀箒。是又推而言之也。或以鄭云異門大功及小功以下歸。與開傳不符。案異門大功亦歸。是買之誤解。小功以下。鄭云可以歸。言可。原屬權許之辭。其有誼重而願

居于次者。禮亦不禁之也。但小功總麻不徒有席。而又有牀箒。則幾與常居無異。是服之至輕也。

右大斂畢送賓送兄弟及出就次之儀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拜送。言

斂。於土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又曰。士。在殯壹往焉。案。君於士禮。宜既殯而往。君。其有加恩賜者。則視大斂。故云君若有賜焉。則視斂也。言若有。則不有者其常也。既布衣。君至者。故氏云。君欲視斂。則使人告喪家。故

主人不敢升堂。而先布絞紵衾衣以待其來。案喪大記曰。大夫之喪。既鋪絞紵衾衣。君至。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使人戒之。言既殯而往使人戒。則未殯而往。亦使人戒可知。故本此為解。其說是也。雜記曰。公視大斂。公



升。商祝鋪席。乃斂。案雜記公升乃鋪席。與喪大記不同。吳氏廷華疑義云。所傳者異。當以此經爲斷。是也。注云。賜恩惠也者。鄭以視斂爲加賜於常禮之外。故爲恩惠。又注喪大記云。爲之賜。謂有恩惠是也。云斂大斂者。據喪大記文也。案喪大記又曰。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孔疏云。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斂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斂也。今案。據此。則卿小斂而往。是常。加賜。則未斂而往。大夫大斂而往。是常。加賜。則小斂而往。士既殯而往。是常。加賜。則大斂而往。故知此視斂爲大斂。非小斂也。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案。甲服。主人成服之後與未成服之前異。而未成服之前。小斂後與小斂前又異。喪服小記曰。諸侯甲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鄭注。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是成服之後乃錫衰。與未成服之前異也。檀弓曰。子游錫裘而甲。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喪大記曰。甲者襲裘加武帶經。鄭注。始死。甲者朝服錫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是小斂後乃襲。喪與小斂前又異也。所以然者。賓之甲服。當視主人之服以爲節。始死。主人筭纒深衣而已。故甲者錫裘。小斂後。主人變而袒括髮。故甲者襲裘帶經。成服而後。主人斬衰。故甲者錫衰。周禮司服。甲服有錫衰總衰疑衰三者。皆主人成服以後之甲服。故鄭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也。往。即喪大記士在殯壹往焉之往。謂往甲也。又鄭注文王世子云。君於卿大夫錫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麻。以甲之。與此注異者。蓋此經言視斂。注言錫衰。皆據加恩惠者而言。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則其常也。賈疏謂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是已。君加恩惠於士。當視斂。或有故未視斂。既殯而往。則服錫衰。以示加賜也。文王世子疏云。士喪禮注云。錫衰者。謂士有俊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諸侯甲士無文。因諸侯甲必錫衰。有明文。故爲錫衰也。今案。孔疎前一說。與賈同。後一說。恐非注意。又放氏謂君視斂。朝服襲裘。加經與帶。成服之後。弁經疑衰。沈氏彤云。此皆鄭是而放非。案禮記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但言爲卿大夫。不言爲士。是爲士雖當事。不弁經也。重服不以甲。微爵不弁經。則皮弁。既皮弁。則亦皮弁服矣。今案。朝服是緇布衣。皮弁服是白布衣。此視大斂在既小斂之後。不宜朝服。郊特性曰。皮弁素服以送終。則視斂皮弁服爲宜。又喪服小記。諸侯甲必皮弁。鄭以爲甲他國之臣。則甲士以皮弁。亦所以別於本國之卿大夫弁經也。沈氏謂鄭是而放非。其說確矣。餘詳喪服記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下。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

右北面及衆主人袒。

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

〔疏〕

正義曰。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敬君命也。此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即不哭。皆以君親至而加敬也。還入門右北

面。以變服不敢迎於馬前。故見馬首即還也。門。廟門也。及衆主人袒者。斯時主人及衆主人蓋皆北面在中庭以南近門俟君之入也。褚氏寅亮云。君不視斂。主人先袒而後布絞紵衾衣等。今因君親來。故先布衣以俟。至出迎君後。始

入而袒也。此不哭。固爲敬君矣。但鄭注喪大記。男子出寢。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芻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依阼階

門見人不哭。云。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義亦可參看。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芻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依阼階

北。凡宮有。〔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此殯宮而云廟門外。神之。書顧命。成王崩于翼室。而曰諸侯出廟門俟。鬼神曰廟。是也。巫祝皆接神者。先大夫儀禮釋官云。巫。男巫。祝。喪祝。周禮男巫無數。其師中士四

人。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男巫當下士。喪祝當中士爲之。又云。小臣。周禮上士四人。此二人先。二人後。喪大記。君之喪浴。小臣四人抗衾。然則諸侯小臣亦四人也。又云。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

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則小臣執戈。蓋君之常衛。今案。二人後。亦執戈。經不言者。省文。此巫祝小臣皆從君而來者也。注云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周禮男巫職文。彼注云。招。招福也。弭。讀爲救。

救。安也。安凶禍也。引之者。以死喪是凶禍事。巫掌招弭。故君弔使從也。云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小臣職曰。掌詔相王之小法儀。又曰。正王之燕服位。今云掌正君之法儀。鄭蓋兼言之也。又周禮大僕職曰。祭祀賓客喪

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天子有大僕詔法儀。故小臣詔其小者。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故云正君之法儀也。云王弔則與祝前。亦男巫職文。周禮喪祝職亦云。王弔則與巫前也。引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所以異

於生也者。彼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菑若可埽不祥。云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芻居前。下天子也者。此鄭分別天子諸侯差等。以檀弓巫祝桃茢並具爲天子禮。諸侯使祝代巫執芻爲下天子。但此經並無執芻之文。據檀弓注。則巫祝桃茢是未襲以前君臨臣喪之禮。故孔疏云。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芻。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芻亦

去之。今案。此經君視斂在已襲之後。而鄭云云者。鄭欲解天子諸侯禮異。故兼執芻言之。其實止取證祝代巫前耳。喪大記曰。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彼是既殯而往。故亦無執芻之文。儀禮釋官云。周禮。王弔。男巫喪祝俱前。諸

去之。今案。此經君視斂在已襲之後。而鄭云云者。鄭欲解天子諸侯禮異。故兼執芻言之。其實止取證祝代巫前耳。喪大記曰。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彼是既殯而往。故亦無執芻之文。儀禮釋官云。周禮。王弔。男巫喪祝俱前。諸

侯弔。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代之前。是下天子也。李氏如圭云。春秋傳曰。楚康王卒。楚人使魯公親。魯人患之。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檀弓亦云。桃茢執戈惡之。據此禮及喪大記。皆不云桃茢。桃茢其周之末造歟。

案。劉氏敏有君臨臣喪以桃茢先。起於周之末造之論。謂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背死也。李說蓋本於此。江氏筠云。桃茢之所自起。乃是惡所以致其死者。而豈其惡死者哉。今案江氏此說甚善。據鄭注檀弓云。爲有凶邪之

氣在側。又解所以異於生也。句云。生人無凶邪。則是所惡在凶邪之氣。非惡死者。故桃茢用之於初死未襲之前。而既襲以後。卽不用之。亦可以得禮意矣。云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俛階北面。鄭言此者。欲見小臣執戈前後。乃

君之儀衛。平日出入皆如此。非因弔喪而然也。故周禮大僕職云。王出入。則前驅。小臣云。王燕出入。則前驅。喪大記曰。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注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與此同也。

云凡宮有鬼神曰廟者。以此殯宮是適寢。而亦云廟。故解之也。君釋采入門。主人辟。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諱。

〔疏〕正義曰。入門。入廟門也。方氏苞云。君入門而辟。不敢以凶眼近君也。俟君升而後哭拜於中庭。君升之。而後就西楹東以視斂。哀敬並伸如此。注云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案此經作采。而喪大記兩言君釋采。而

字俱作采。故鄭解爲禮門神。與彼同也。云祝爲君者。以祝主接神。此經祝代巫先。故知祝爲君禮門神也。禮記月令。文王世子。俱有釋采之文。而周禮大胥云。舍采。鄭注。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

蘋蘩之屬。占夢。乃舍萌于四方。鄭注。舍萌猶釋菜也。此鄭解采爲菜之義。注不破采爲菜者。以喪大記。生菜。人所習知也。引禮運者。證無故不來之義。喪大記注亦云。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禹氏斯大以釋采爲釋

去吉衣。其言曰。以君之尊而下臨臣喪。必禮其門神而後入。竊疑於禮未安。蓋先儒緣喪大記。謂釋采爲釋菜。遂以爲禮門神。喪大記後人所述。因古有釋奠釋菜之禮。遂譌釋采爲釋菜。不知采與菜不同。釋菜者。祭禮之細。釋采者。釋

去吉衣也。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此指成服後言。大斂時未成服。君未錫衰。吉服而來。不可卽以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以著其哀也。豈禮門神之謂哉。今案。周禮大胥注引或說云。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

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又呂氏春秋。仲春入舞舍采。高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此皆不以采爲菜。與鄭異。又夏小正。萬用入學。傳云。大舍采。洪氏震煊欲解舍采爲解釋采衣。培

輩嘗詒書洪氏。謂入學舍采。當從康成作釋菜解。以學記皮弁祭菜。明云祭。則其爲祭先師之禮無疑也。若此經釋采。萬氏說似亦可從。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鄭注。列采正服。雜記。麻不加於采。鄭注。采。玄纁之衣。古時冕服。

皆玄上纁下。朝服亦玄冠玄衣。皆吉服。此時大斂。主人雖未成服。然亦不可以吉服臨之。故釋采而後入門。竊以為萬氏說於經亦合。故竝錄之。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

中庭。祝南面。房中東鄉。君。牆謂之。〔疏〕正義曰。君升自阼階者。郊特牲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致有其室也。墉。主人中庭。進益北。

於序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則云即位於阼。孔疏引盧云。即位於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於序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即位於阼階。然則此經君視斂。當亦升阼階而位近序端也。祝負墉南

面。謂在房外堂上。背東房之牆而南面也。注云。祝南面房中東鄉。君者。案中當為戶之譌。喪大記注云。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孔疏謂祝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此其明證。蓋斯時君位近序端。祝必立於房戶之東。背當房之

墉。乃可南面鄉君。若以為在房中之東。則是面墉。而立不得云南面嚮君矣。各本皆作中。誤甚。今正祝必鄉君者。為詔禮。賈疏云。案喪大記云。君稱言視祝而踊。鄭注。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故須鄉君也。云牆謂之

墉者。堂上惟東面牆謂之序。其房室之牆則皆謂之墉也。云主人中庭。進。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不敢益北者。賈疏云。前主人先入門右中庭之南。今云中庭。明益北至庭也。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不敢

斂事。〔疏〕正義曰。君哭。鄉尸而哭也。主人哭拜稽顙。拜君臨也。禮經釋例云。凡君臨大斂。及使人弔。主人皆拜稽顙成踊。注云。不敢必君之卒斂事。謂不敢必君之終視斂也。敖氏云。自此以下六節。每節之畢。主人輒出。皆為不敢久留君也。喪大記曰。出俟於門外。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疏〕正義曰。謂君命主人反行大斂。君升主人。主人

西楹東北面。命主人。〔疏〕正義曰。前君命主人反行斂事。主人復位。不敢遽升。故命之使升也。喪大記。君視視斂也。敖氏云。西楹東。明其在堂中西也。今案。此時尸在兩楹間少北。故主人升自西階。立於堂中。西北面視之也。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命也。春秋傳曰。吾公在

〔疏〕正義曰。升公卿大夫。亦君命升之。此公卿大夫皆為視斂而來。故升之使視斂也。不言士。以君在堂。堅谷。〔疏〕士賤不得並升也。繼主人。在主人之西。主人宜近尸也。東上。以東為上。亦北面也。乃斂。謂行大斂事。喪大記曰。遷尸卒斂。此下亦當有遷尸于阼階上斂衣之文。經不言。略也。詳燕禮。注云。公大國之孤四命。據周禮典命文也。引春秋傳者。襄三十年左氏傳文。證諸侯之臣亦稱公也。注云。卒公卿大夫逆

卒公卿大夫逆

卒公卿大夫逆

卒公卿大夫逆

降復位主人降出。

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位。如朝夕哭弔之位。

〔疏〕

正義曰。卒。謂卒斂。言復位。則此公卿大夫之先至者。君未至時。已位於此。主人降出。亦為不敢久留君也。注云逆降者。

後升者先降者。為君在堂也。云位如朝夕哭弔之位。見後。方氏苞云。喪大記馮尸。惟君及父母妻子兄弟。此經君尙未馮。公卿大夫逆降。君馮後獨升主人。則公卿大夫視斂而不馮尸明矣。而後記大夫升自西階。既馮尸。大夫逆降何也。以義揆之。舅甥內外兄弟之親。同學同官之久。亦宜聽其馮。若君大斂不臨。則大夫之為親戚故舊者。亦為馮尸之禮歟。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

顙成踊出。撫手按之。凡馮尸與必踊。今文無成。〔疏〕正義曰。君反主人。命之反也。主人中庭。仍復中庭之位也。君坐撫當心。注云撫手按之者。喪大記曰。君於互撫之。孔疏云。君尊。但以手撫按尸心身。不眼齊也。又子於父母馮之。孔疏云。謂眼齊心上也。是馮則眼齊。撫不眼齊。略有區別。然總之皆馮也。故喪大記曰。凡馮尸與必踊。言凡。則是總目之稱。此注引之者。見君與必踊也。然經不言踊。方氏苞云。記云君稱言視祝而踊。則始入而哭亦宜踊。文皆略者。以禮終將出。總言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著其凡也。云今文無成者。案成踊者。謂一踊三跳。三踊九跳。乃成踊節。義在前。凡君使人弔。遂謂。無不拜稽顙成踊。下拜。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大夫之後至者。亦成踊。則此亦當言成。故從古文也。

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

之東。〔疏〕正義曰。復初位。謂初入門右位。注云以君將降也者。以君將降。而衆主人辟於東壁也。云南面則當

宮云。自門以北。皆周以牆。又云。牆周乎堂。則堂之東。自南至北。皆有牆。鄭以南面為當拈之東。謂東拈之東。蓋東壁。為堂下之東牆。辟於東壁而南面。則在東拈之東。而不在東拈之南。以東拈之東乃為隱處也。君降

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

正義曰。君降自阼階。在主人之東。西鄉命之也。君升時。主婦及衆婦人當皆辟於房。此云主婦馮。豈亦君命之也。喪大記曰。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又曰。馮尸不當君所。鄭注。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是也。欲孝子盡其

情者。欲盡哭踊之情也。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律在西階上。入門左。由

〔疏〕正義曰。奉

儀禮正義 十二 卷二十八

八九

亦主人奉之也。不言踊。省文。君反之。命反視塗也。入門左。不言升。蓋在西階東北面視也。律在西階上。此入門左。亦在西。故注云由便趨疾。以急於就視。不敢從容由右也。君升即位。衆主人復

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亦復中庭位。〔疏〕正義曰。君升即位。此時殯訖。當即位於阼。仍西鄉也。衆

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者。喪大記曰。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入門右。斯時塗訖。故入門右如初也。前主人中庭。注以為進益北。則初入門右。在中庭以南矣。此注云復中庭位。即前主人中庭之位。

以將視奠。宜乃奠。升自西階。以君在阼。〔疏〕正義曰。賈疏云。凡奠皆升自阼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節。謂進益北也。乃奠。升自西階。阼。為君在阼。故辟之而升西階也。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節。謂執奠始

升階。及既奠由。〔疏〕正義曰。君要節而踊。敖氏云。要猶侯也。沈氏彤云。此訓未知所本。又郝氏敬云。要猶按重南東時也。吳氏廷華云。要猶歸也。今案。此二訓亦未的。據樂記要其節奏。鄭注。要猶會也。荀子。

行禮要節而安之。楊注。要。邀也。邀一訓遇。見莊子釋文。然則要節而踊。謂會遇當踊之節而踊也。主人從踊。謂君踊而主人亦踊也。喪大記曰。君視視而踊。主人踊。是也。賈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

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今案鄭賈解此節。專就奠時言之。方氏苞則以為總舉之辭。據上文君哭尸撫尸俱未言踊。方說似亦可通。經言之於此者。以奠時亦有踊節。故至此

總言之也。方說詳上。李氏如圭云。喪大記曰。君弔見尸極而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讓。以君將出。不敢。〔疏〕正義曰。楊氏

復云。哭尸斂尸撫尸視殯視塗視奠凡六節。每一節。主人出。主人不敢必君之卒事也。君命反。主人行。所以盡哀敬之情。始終之義也。今案。君反主人者五。至卒奠。主人出。而君亦將出矣。言哭者止。則前此衆主人等皆哭矣。

喪大記曰。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此解哭者止以君將出而止也。謹。君出。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喧譁也衆。經音義引蒼頡篇。聒擾亂耳孔也。楚辭注。多聲亂耳為聒。君出。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

辟。逡遁辟位也。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曲禮曰。立視五齋。式視馬尾。〔疏〕正義曰。君出門。廟中哭。謂君出廟門。而廟中哭如故也。主人時

即逡巡。是卻退之意。不敢以變服近君也。云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者。古者惟婦人坐乘。男子則立乘。車前橫木。低於兩旁之較二尺二寸者為軾。軾低。故可俛而憑。在車上有所敬。則俛首憑軾。式是法則之名。凡云矜式。

式慎。皆有敬意。因謂憑軾以致敬於人爲式。後人並謂車前橫木爲式也。此時君升車將去。故小僂以示致禮於主人。引曲禮立視五轡式視馬尾者。證式爲僂首之義。彼注云。立平視也。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又解式視馬尾亦爲小僂。孔疏云。車前一周爲一規。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賈疏略同。此在車上立而平視如此。若式時。則止視馬尾。不能及遠。以其僂首故也。孔疏云。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止瞻視馬尾是也。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乘〔疏〕正義曰。上云巫止于廟門外。視代之。是君車入大門直至廟門外矣。賈疏在後。君弔蓋乘象輅。曲禮曰。乘。〔疏〕云。貳車不入大門。褚氏寅亮云。君在廟門外升車。至貳車畢乘。則君車出大門矣。主人乃哭拜送。送在大門外明甚。敖氏謂送於廟門外。謬也。豈有君使人弔送。尙送於外門外。今君親臨。乃止送於廟門外乎。今案。褚說是也。喪大記曰。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門外。即大門外也。送拜迎不拜者。彼注云。拜迎。則爲君之答己也。注云。貳車副車也者。周禮典路。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鄭注。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諸侯。弔必有貳車。亦其類也。云其數各視其命之等者。周禮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是車數如命數也。云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者。據坊記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推之。謂貳車亦使異姓乘之在後。以爲備也。云君弔蓋乘象輅者。諸侯以金路爲第一等車。象路次之。注意殆謂弔則乘次等車。亦約略言之耳。引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者。證乘貳車不曠左也。彼注云。君存。惡空其位。故不敢曠左也。左必式者。孔疏云。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恆馮式也。周禮戎右。會同充革車。鄭注。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亦引曲禮不敢曠左爲證。是其義同也。○朱子曰。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節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愀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又曰。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忽然。古之君臣。所以事做。緣是親愛一體。黃氏叔暘曰。古者人君於其臣之喪親臨之。視斂親撫之。其恩禮何厚也。巫不入門。視先之。其恭敬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命主婦馮之。其教孝何切也。臣於君之臨也。迎而先入。撫而先降。必俟君命而後馮。馮又不敢當君所。且於男女之別亦不紊焉。細微曲折。無不合禮。觀於此者。仁愛忠孝之心油然而。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後至。布衣。〔疏〕正義曰。主人送君後。襲而入。即阼生矣。

云。君至時。以斂而袒。君在。不及襲。故君去乃襲。或曰。君在宜袒。故不襲也。今案。君不視斂。則主人於大夫之後。至者蓋棺後。即袒而拜之。此襲而後拜者。彼殯事未畢。不宜襲。此已畢。故俟君之去。即襲而拜之也。注云。後至。布衣而後來者。賈疏云。若未布衣時來。即入前卿大夫從君之內。今別言拜大夫之後至者。明布衣後來。放氏云。此後至。謂君既至而後來者。今案。敖說似長。以其至在君至之後。故主人不及拜之。若在君至之前。則來時當即拜之。賓出主人拜送。自賓出以下。如〔疏〕正義曰。經但言賓出主人拜送。文略。其實此時君不在。當如常禮。矣。賓出主人拜送。君不在之儀。〔疏〕故注補之。云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謂如前章所陳。賓出婦人踊以下諸儀也。○張氏爾岐云。以上皆喪親第三日事。

右君臨視大斂之儀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歎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曲禮曰。生與來日。

〔疏〕

正義曰。前此主人鬢髮未改。至此乃成服。始去鬢髮也。敖氏云。成服者。髮已經帶。今復以冠衰之屬足成之。吳氏絨云。成服。通五服之親而言。杖則專指當杖者。於是凡有服者各服其冠衰履。斬衰者不括髮。齊衰以下不免。而去

求也。垂涕懼恐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喪大記曰。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下記三日絞垂。張氏爾岐云。經云三日。除死日數之。實則喪之第四日。注云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歎粥矣者。謂三日而殯。連始死之日數之。屬殯有早晚。其始死之日。

不全一日。故云既殯之明日乃全三日也。始歎粥者。言始食乃可出拜君命也。賈疏云。喪大記三日不食。謂通死日。不數成服日。故云三日不食。孝經三日而食者。是除死日數。故云三日而食也。云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者。

案鄉飲鄉射二篇。皆云明日賓拜賜。雖吉凶不同。其明日拜謝一也。敖氏云。君命及衆賓謂弔者也。拜之者。謝其弔已也。吳氏絨云。此重君命。當急拜。餘賓則次第拜之。不定在一日。朱氏軾云。經言及者。因拜君命出。故拜及之。否則不拜也。云棺中之賜。不施已也者。敖氏云。棺中之賜。謂禭也。不拜禭者。禭禮不爲已也。吳氏疑義云。拜其弔。不拜其賜。亦重禮輕財之義。說似較勝。引曲禮曰生與來日者。證經言三日爲既殯之明日也。彼注云。與猶



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是也。

### 右成服

朝夕哭不辟子卯。

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

**[疏]**

正義曰。自此至乃就次。言朝夕哭奠之事。○敖氏云。朝夕哭。謂既殯之後。丈夫婦人於每

日之朝夕皆哭於殯宮。其禮於下見之。吳氏廷華云。既殯在次。哭無時。入哭則以朝夕爲節。李氏如圭云。雜記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自因也。自因。謂因其故。猶朝夕奠。惟止哭耳。○注哀至乃哭。楊氏乃作則。義長。據賈

疏。似亦是則字。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者。經唯言朝夕哭。但除朝夕外在廬中哀至亦哭。故鄭補言之。哀至之哭。卽下記哭晝夜無時。注謂非必朝夕是也。前此代哭不絕聲。至是以朝夕哭。不代哭矣。云子卯桀

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者。賈疏云。詩。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乙卯。昆吾稔之日。昆吾與夏桀同時誅。則桀以乙卯亡。尙書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是紂以甲子日死。王者以爲忌日。檀弓云。子卯不

樂。是吉事闕也。今案檀弓孔疏。與此略同。經典釋文引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是鄭所本也。釋文又云。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荆卯。卯荆子。相荆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

與乎。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救民取殘之大義。而桀紂罔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卽吉而避之。沈氏彤云。案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靈傷

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辟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

亡。故無所嫌而不辟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成懼。亦非本義。又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漢書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乃術家傳會之說。不足辨。今案。姜說沈說

是也。顧氏炎武云。翼奉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

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外

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疏〕正義曰。婦人在內。近殯。故先哭。即位于堂。阼階上也。南上。統於主人。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

東方西面矣。而丈夫言北上。外兄弟言南上。賓言北上。不同者。敖氏云。同姓異姓之親及賓客。雖以親疏為序。列於東方。而所上相變。明其不相統也。其說是矣。又云。以下文考之。則此東方之賓。殯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

西。他國之異爵者也。然則西方者其士歟。門東門西。外門內之左右也。列定而主人乃即位於東方之北。今案。敖氏以西方為士位。亦是。至門東不獨諸公。私臣亦在焉。門西不獨他國之異爵者。公有司亦在焉。盛氏世佐云。門東門

西。乃羣吏之正位。諸公與他國之異爵者不恆有。有則不可與卿大夫同列。故位於此而少進。所以尊異之也。李氏如圭云。賓。弔賓也。少儀曰。喪俟事不恆弔。故以朝夕哭時而弔。今案。諸公卿大夫與他國之異爵者亦是弔賓。來弔

時。就位於此。非士之朝夕哭。每日皆有公卿大夫異爵者在列也。盛氏以為不恆有。是矣。此廟門外之位。與內位略同。蓋先序立於此。以俟入哭。至主人即位。則辟門矣。門。廟門也。主人位於東方之北。近廟門。故以為闕門之

節。經惟言婦人哭。而主人以下不言哭者。方氏苞云。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雖初喪亦無哭於門外之禮。下乃言入門即位而哭耳。儀禮訓解云。在外位時皆不哭。下云出門哭止。可見矣。賈疏誤。詳訂疑。又敖氏以丈夫為衆主人衆

兄弟。沈氏彤以主人兼衆主人在內。丈夫謂親者與衆兄弟。據下文但言主人及兄弟。似沈說是也。注云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者。案鄭注喪服。以外兄弟為姑之子。此云異姓有服。不同者。彼是對舅之子為內兄弟而言。此統言異姓

有服之親。則甥壻外孫從母之子皆在其內矣。昏禮壻稱外昏姻。其證也。云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者。辟與闕亦通。喪服小記云。無事不闕廟門。彼注云。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是也。婦人拊心

不哭。方有事。〔疏〕正義曰。爾雅云。辟。拊心也。郭注。謂椎胸也。又詩。寤辟有標。毛傳亦云。辟。拊心也。止讙。止讙。禮弓云。辟踊。哀之至也。又云。歎斯辟。辟斯踊。鄭注。辟。拊心踊躍。是拊心較踊為稍

輕。亦哀痛之意。吳氏廷華云。方哭而止。有餘痛也。注云方有事。止讙者。上注云廟門有事則開。此方辟門。故云有事。謂入哭之事。沈氏彤云。暫止哭以俟主人之入門。是也。蓋主人及賓此時將入門即位。故拊心不哭。以止

讙。主人拜賓。賓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西面拜。乃南面。〔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每面三拜。禮弓記。耳。即位見賓。先拜之而後入也。意不主為賓。急於入哭。故不論尊卑。每面皆三拜。示徧而已。不特拜也。旁三。以賓

位唯有東方西面。西方東面。南方北面。無北方南面也。喪大記曰。於土旁三拜。係專拜士。與此別也。禮弓注云。

備猶盡也。謂盡入也。李引之者。以主人入門。兄弟賓客亦皆從入。經未言。故引以爲證也。敖氏云。婦人但言踊。以踊見哭也。哭有不踊。踊無不哭者。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者。敖氏謂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與注異。褚氏寅亮云。敖以尊卑爲次。理似較長。今案。下內位之拜。分別尊卑。此門外之拜。略之。但旅拜而已。當從鄭說。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

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

其位。賓皆卽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總麻亦卽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拜諸其位。

就其位。〔疏〕正義曰。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卽阼階下位也。不言丈夫。不言外兄弟。於兄弟中該之矣。敖氏云。此特拜。位與外位同。故上言其位。此著其人。以互見之。上言賓繼外兄弟。此言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明外兄弟

以上皆少退於主人。亦互見之也。門東又有私臣之位。門西又有公同之位。故諸公與他國異爵者。皆少進以別之。特牲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此位亦當如之也。敵則先拜他國之賓。惟謂異爵者。若士則

否。以其同國異國者皆同在西方之位。又旅拜之。亦不宜異也。他國之異爵者。謂來聘若從君來朝者也。凡。凡諸公卿大夫也。李氏如圭云。敵。謂其爵等也。先拜他國之賓。優遠客也。褚氏寅亮云。惟爵同。乃先拜他國之賓耳。如

本國有諸公。而他國賓中止有卿。則先拜本國之孤。而後拜他國之賓。意在別尊卑也。張氏惠田讀禮記云。此不見西方之賓。據經云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則士在西方可知。章氏平儀禮溫故。謂內位無西方東面者。以殯在西階上

也。今案。不言士者。省文。張說是。此拜殯者。哭畢主人又拜之也。注云賓皆卽此位乃哭。盡哀止者。經但言主人哭。未言賓哭。故注明之。又言卽此位乃哭。則門外不哭明矣。云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者。鄭以前門外拜賓。

先西面。次南面。次東面。爲右還而拜。故謂此亦右還拜之如外位。但內位之拜。既分別尊卑。則不得右還而拜。注說恐非。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總麻。亦卽位乃哭者。大功以上。有同門之誼。哀尤切也。亦者。亦

賓卽位乃哭也。云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者。上言賓繼之北上。此言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卿大夫卽賓也。云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者。門東本爲私臣之位。如有諸公。則在私臣之前。門

西爲公有司之位。如有他國卿大夫。則在公有司之前。是爲前於列。前於列。是尊之也。此主人是士。卿大夫爵尊於士。故謂卿大夫爲異爵也。云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者。謂就其位一一拜之。不旅拜也。○此以上言朝哭之位。夕亦

如之。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徹者。徹大。後無門內西方之盥。以無舉尸之事。禮弓曰。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徹在朝奠之先。故須用燭也。吳氏疑義云。大斂奠。燭俟於東堂下。饌東。此下言由主人之北適饌。則饌亦在東堂下。燭亦如之。先入。謂入室也。踊節義俱詳前。注云。徹者。徹大斂之宿奠者。為將朝奠也。云

宿奠。謂昨日之奠也。吳氏廷華云。饌斂三奠。次日徹之。若朝夕奠。則據司尊彝疏云。朝奠夕徹。夕奠朝徹。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

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序次。〔疏〕正義曰。先取者。執而立。俟畢。徹乃出室而降也。祝取

者。禮記祭義。卿大夫序從。彼注云。以次第從。故此注云。序次也。謂祝執醴先出。次酒次豆籩次俎也。前大斂奠時。祝執巾入。此不言徹巾。省文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設于序西南直西榮

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

主人之北適饌。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適饌。適新饌。將復奠。〔疏〕正義曰。此與徹小斂奠改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同。而文加詳耳。義互

訖。立于豆北南面。執籩者執俎者錯。訖立于執豆之西東上。與前執事豆北南面東上同。褚氏寅亮云。豆西面錯。如在室向與設之儀也。舉豆而餘可知。儀禮訓解云。凡言立於錯後者。既設之。而立以俟。祝錯醴畢。祝先適新饌。而

諸人乃從之也。蓋自西階下而徑東。故出於主人位北。注云。遂先。明祝不復位也者。上言酒錯復位。復北面西上之位。此醴錯於酒西。不言復位。而言遂先。是先適饌。不復位也。新饌。朝奠之饌。云將復奠者。言適新饌為將復奠

於室。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入於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疏〕正義曰。不巾。無渣無栗也。渣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疏〕曰。

乃奠。謂設朝奠也。此朝夕奠與大斂奠殊。大斂奠及明月薦新股奠之類。則有鼎俎。此無鼎俎。惟醴酒脯醢而已。升。亦升自阼階也。注云。入於室也者。此朝夕奠亦奠於室也。云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者。謂其設之

次第如初耳。吳氏廷華云。如初設。亦在奧也。云不巾。無渣無栗也。渣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者。謂大斂奠。有兩豆兩籩。脯醢渣栗俱有。此但言脯醢。則一豆一籩。無渣無栗也。凡禮盛而有兩豆兩籩者。則有俎。俎有特肉。

故必巾之。禮弓曰。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鄭注。剝猶裸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是其義也。賈疏云。若然。朝廟之奠。亦無滌梁有巾者。爲在堂而久設塵埃故也。敖氏云。室中唯股奠則巾。其餘否。今案。始死脯醢之奠無巾。是在室中。小斂奠雖有俎。但止脯醢無滌梁。而竝脯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皆巾者。亦是爲在堂久。設恐塵埃加。故巾之。是脯醢之奠不巾。鄭注蓋指室中言也。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

滅燭出。祝闔門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

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今文無拜。

〔疏〕

正義曰。錯者以次先出。立于戶西。西上。俟祝出隨降也。滅燭出。執燭者滅燭而出也。下記云。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則執燭者不與錯者同降也。主人拜送。不言於門外。省文。餘與大斂奠略同。

儀禮釋官云。此亦夏祝也。注云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者。以其朝夕哭奠。惟主于哭。至奠則禮畢。無他禮節也。云今文無拜者。案大小斂奠畢。賓出。俱云主人拜送。又下云主人卒拜送賓。正蒙此拜送之文。宜有拜字。故鄭從古文。

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疏〕

正義曰。敖氏云。衆主人出而婦人踊。乃朝夕

哭之踊節。多於殯日者也。今案。言衆主人出爲婦人踊節。猶上言賓出婦人踊也。下言出門。謂賓與主人及衆主人衆兄弟等皆出也。皆出則哭止。皆復位。闔門。謂衆主人復門外東方西面之位。遂闔門也。上言賓出主人拜送。此復言拜送賓者。自公卿至士賓多。出有先後。但衆主人於主人送賓出廟門時即復外位。故主人送賓事卒。遂揖之使各就次也。敖氏云。此主言朝哭之禮。其夕哭之與此異者。惟徹醴酒脯醢。不設于序西南耳。今案。敖說非。詳後。○張氏爾岐云。自第四日至葬前。竝用此禮。

### 右朝夕哭奠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

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如初者。謂大斂時。

〔疏〕

正義曰。自此至

奠及薦新之事。○朔月殷奠。故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大斂。盛於朝夕也。東方之饌亦如之。亦如大斂也。玉藻曰。朔月。少牢。五俎四簋。生時朔月食盛於常日食。則朔月殷奠。亦以象生時也。注云朔月月朔日也者。凡經言

朔月。皆謂月之第一日也。云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者。賈疏云。下經云月半不殷奠。士言不。大夫以上則有之。若特性云士不諏日。大夫以上則諏日之類。云如初者。謂大斂時者。以上朝夕奠無鼎俎。故知如初謂如大斂時也。

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黍稷併於甗北也。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皆〔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上節是言其同於大斂者。此節是言其異於大斂者。大斂奠有籩。而此無籩。大斂奠無黍稷。而此有黍稷。是異於大斂奠也。同而有異。所以示別也。瓦敦。以瓦爲之。蓋。敦之蓋也。儀禮諸篇。或言蓋。或言會。其實一物。下敦啓會

注云。會。蓋也。士虞禮。命佐食啓會。注云。會。合也。謂敦蓋也。是會即蓋矣。會。合也。爾雅釋詁文。鄭言此者。見敦蓋之名會。義有取於合也。敦又有足。下文敦啓會面足是也。餘詳少牢禮。注云黍稷併於甗北也者。釋經

當籩位也。下記設楸于東堂下。饌大斂奠于其上。云。豆在甗北。二以竝。籩亦如之。亦二以竝在甗北。此黍稷蓋用兩敦當籩位。故云竝於甗北也。云於是始有黍稷者。前此奠俱未有黍稷。故云於是始有也。云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

平常之朝夕者。以生時朝夕食主於穀食。今死者惟朔月月半有黍稷。是猶平常之朝夕也。云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者。四時祭有黍稷也。○張氏爾岐云。朝夕之奠。有醴酒豆籩。而無黍稷。至朔月殷奠。乃有黍稷如平時常食者。以

下室又自有燕養之饌。故雖不設黍稷。而不爲薄也。既奠殯宮。又饋下室者。莫必神之所在故也。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徹宿奠。正義曰。蔡氏德晉

三。將入廟門旁三拜。一也。既入哭。拜異爵者。二也。拜送。三也。此皆如之。今案。徹。謂徹夕奠也。朔月奠。亦質明行事。故先徹昨日之宿奠。事與徹大斂奠同。經但言卒徹。省文。其餘不言者。可知也。敖氏云。朝夕奠無俎。

非盛饌。徹則去之。不復改設于序西南。惟言卒徹。爲下事節也。吳氏疑義云。奠以依神。後奠未設。故暫設于此。何論盛否。盛氏世佐云。朝夕奠雖非盛饌。亦改設于庭。求神之道宜然也。下云皆如初奠之儀。足以蔽之矣。敖說

非。今案。徹奠之所以必改設者。鄭云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憑依也。若新奠未設。舊奠又去之。舉鼎入升皆不使其親無所依乎。吳氏盛氏辨之甚是。但吳氏以小斂辟奠不出室例之。謂仍改設于室。亦非。

如初奠之儀。卒柩釋匕于鼎俎行柩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組後執。執組者行鼎可以出其序升入之

次。〔疏〕正義曰。舉鼎入。入門也。升。升牲於鼎也。初奠。謂大斂奠也。柩。柩載於俎也。釋匕于鼎。柩畢加匕於鼎也。盛氏世佐云。自卒徹至升俎之儀。略前所詳。自卒柩至徹鼎之節。詳前所略。文互相備也。匕者右人

也。逆出。匕膳者先出也。注云。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者。以牝牲載于俎。必祀畢而後執之。故云。俎後執。祀畢則鼎無事。故執俎者行。鼎可以出。以俎行為鼎匕出門之節也。云其序。升入之次者。謂升堂入室之次。先醴酒。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當籩位。俎南黍。黍以下序從也。

文無〔疏〕正義曰。豆錯。亦醴北。南。俎錯腊特。亦豚俎在兩豆之東。魚俎在豚俎之東。錯俎特設于豚魚兩俎之北。敦。此當籩位。與上當籩位異。上云當籩位。謂陳于東堂下之位也。此當籩位。謂設于室之位也。卻諸其南。謂會仰而置之于敦之南也。醴酒位如初。敦氏謂醴在黍南。酒在稷南者。前大斂奠。醴酒在籩南。鄭注云。禮當栗南。酒當脯南。此黍稷當籩位。故放以爲在黍稷南也。是醴酒位如初也。大斂奠。先設籩。而後設俎。此黍稷當籩位。而設在俎後者。稽氏寅亮云。以其爲食之主。故後設。吳氏紱云。黍稷爲食主。故俎設後乃設之。不以牲。主穀也。醴酒後者。要其成也。○注。南黍。南黍字各本皆誤作俎。盛氏集編據放本改正。今從之。云當籩位者。盛氏

云。當大斂奠之籩位也。上經云。南黍。栗東脯。是其位矣。此以黍稷當栗脯之位。故云。俎南黍。黍東稷也。云會蓋也。今文無敦者。案會即敦之蓋也。下徹朔奠云。敦啓會。有敦字。則此亦宜有。故鄭從古文。祝與執

豆者巾乃出。共爲之。〔疏〕正義曰。有牲肉。故巾。據經云。與執豆者巾。則豆俎皆巾也。云共爲之也者。郝氏敬禮釋官云。此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殷。盛也。士月半不復。〔疏〕正義曰。要節而亦夏祝也。

夫踊。降時婦人踊。奠者由重南而東。丈夫踊。皆如朝夕哭奠之儀也。不云丈夫婦人。以主人統之也。月半不殷奠。則仍如朝夕奠而已。注云。殷盛也者。易。殷薦之上帝。馬鄭注皆云。殷。盛也。朝夕奠無牲俎。朔月奠有牲俎。盛于朝夕。故名殷奠。釋名釋喪制亦云。朔望祭曰殷奠。但以殷爲衆。與鄭異耳。云士月半不復。有薦新。如朔奠。薦五如朔盛奠。下尊者者。謂大夫以上月半亦如朔月盛奠。士月半不盛奠。是下於大夫以下也。

時果物新。〔疏〕正義曰。有新物則薦之。其儀節皆如朔奠。亦有牲俎也。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蓋本於此。彼注出者。云。重新物。爲之殷奠。是也。敦氏云。新。謂穀之新熟者也。春秋傳曰。不食新矣。少儀曰。未嘗不食新。皆指五穀而言也。今案。鄭兼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啓會。徹時言果物者。據月令。羞以含桃之類也。

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啓會。徹時不復蓋也。

儀禮正義

卷二十八

九

九

面足。執之令足開鄉前也。敦〔疏〕正義曰。徹朔奠。為將夕奠也。上徹朝奠。但云卒徹。此詳言之者。以朔月之奠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有性牢。且有黍稷也。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文與徹小斂奠同。云取先設

者。則取敦亦後于俎矣。序出如入。謂其奠出室時。亦如入之序。醴先。而酒菹醢黍稷俎以次從之也。注云啓會。徹時不復蓋也者。案設時云敦啓會。至徹時不復蓋。故仍云啓會也。云面足執之令足開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

今酒敦者。敖氏云。執敦面足。是以首自鄉也。其執而設之時亦然。少年饋食禮曰。敦皆南首。蓋北面設之故也。敦有首足如物之縮者然。皆在上耳。盛氏世佐云。案聶氏三禮圖。敦蓋為龜形。用少年禮注疏說也。今敦蓋既啓。猶

云面足。則其說恐未必然。俟考。其設于外。如于室〔疏〕正義曰。注云外序西南。謂改設于序西南時。一如設於室之

之耳。

### 右朔月奠及薦新

筮宅。家人營之。宅葬居也。家人。有司掌墓地兆域〔疏〕正義曰。自此至北面哭不踊。言筮宅兆之事。○此云筮宅

日。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用筮。荀子曰。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楊注。卜宅。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今案。士

葬日亦用卜。與大夫同。見後。喪服小記曰。耐葬者不筮宅。謂前人已筮之也。注云宅葬居也者。案下注云。宅

居也。宅居。爾雅釋言文。彼云。幽宅則葬。義自明。此但云宅。故以葬釋之。以別於生人之居也。云家人。有司掌

墓地兆域者。先大父儀禮釋官云。賈疏謂士亦有家人。非是。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先王之葬居中。以

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以爵等為邱封之度。又云。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然則

古者諸臣之墓地。皆公家掌之。此與下記言家人物土。蓋為之經其兆域。周禮又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

葬。庶民之葬。尚有公臣掌之。則此家人為公臣必矣。周禮天子禮。諸侯亦當然。周禮家人下大夫。諸侯當上土為

之。云營猶度也者。周禮家人。請度甫窆。彼注云。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故謂營為度。廣雅亦

云。營。度也。引靈寤詩者。證營為量度之事。毛傳。經度之也。孔疏。謂經理而量度之是也。掘四隅外其壤。



掘中南其壤。為葬將北首故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壤。柔土也。九章曰。穿地四。為壤五。故氏云。壤。所掘起

壤。謂置諸四隅之外。南其壤。則置諸中央之南而已。注云。為葬將北首故也者。賈疏云。既朝哭。主人皆往。兆

南北面免經。兆。域也。所營之處。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疏〕正義曰。既朝哭。謂朝哭之後。乃筮宅也。云主人皆往。則衆主人亦往

門。此筮于兆南為異耳。禮經釋例云。不于廟門而于兆南者。反吉也。亦質文相變之義。培翬謹案。下云指中封而

筮。似筮葬宅宜於其地筮之。故不於廟門也。李氏如圭云。免經。去經也。秦氏蕙田云。去經不用。與祖免之免不

同。故氏云。經。眼之最重者。於此免之。以對越神明。宜與人異。眼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今

宗伯注云。兆。墓塋。域所營之處。即上家人所營度之處也。云免經者。求吉不敢。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尊者宜

純凶者。以衰經皆是凶服。此云免經。則衰服如故。但有衰無經。是不純凶也。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尊者宜

左。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命筮者宰也。在主人之右。亦北面。今案。士

兼執之南面受命。〔疏〕正義曰。此筮者筮人也。雜記曰。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鄭

故凶服也。初東面。有司位也。繼南面受命。鄉主人也。注云。今文無兼者。胡氏承琪云。士冠禮云。筮人執筮。抽

上韞。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賈疏云。少牢。史左執筮。右抽上韞。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此云筮。彼云

者。說文。且。薦也。段氏注云。薦。席可為藉。謂之薦。故凡言藉曰薦。且故音俎。所以承藉進物者。引申之。凡有藉之詞皆曰且。凡經注言且字者十有一。鄉飲酒禮注。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少牢饋食禮注。伯某之某。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檀弓。嗚呼哀哉尼甫。注云。因且字以為之證。雜記。陽童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坊記。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云。孟子之子。蓋其且字。又公羊傳。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注云。札者。冠且字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注云。宰渠伯糾。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定四年。劉卷卒。注云。劉卷氏采不名且字。古言表德之字謂之且字。往往可證者如是。蓋古者二十而冠。祇云某甫。五十而後以伯仲。某甫者。所以藉伯仲也。故鄭注禮之某甫如是。何注春秋之札卷糾皆為且字。與鄭無不合。作正義者多不能瞭。致轉寫多譌。而其不譌者。固可考而知也。經注之且字。非許書則不瞭矣。今案賈疏云。孔甫之等是實字。以某甫擬之。是且字也。惠氏棟謂為臆說不明。誠然。如段說且字。方有意義耳。餘詳少牢禮。云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者。宅居詳上。餘俱爾雅釋詁文。蔡氏德晉云。言謀此以為幽冥之宅。今當為兆域之始。得毋其後或有艱難乎。推衍注義較顯。引孝經者。證宅兆為葬地兆域也。彼云卜者。據大夫以上言之。云古文無兆。基作期者。敖氏引或說云。當從古文無兆字。而期亦宜作其。屬下句。張氏爾岐云。古文期無有後艱。義意自備。今案。此當為兆域之始。而筮之以問吉凶。兆基二字不可省。且保命筮。當作疑辭。敖氏謂期宜作其。固屬杜撰。張氏依古文作期。亦語太直。遂不似問筮之辭。故鄭定從今文也。

而筮卦者在左。

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為述命。中封。中央壤也。卦者。識爻卦畫地者。古文述皆作術。

〔疏〕正義曰。上筮人南面受命。今右還北面。指中

封而筮。案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特牲饋食禮云。筮者許諾。即席西面坐。此不言坐者。禮經釋例云。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士喪禮筮宅不云坐立。當亦坐筮也。然經無布席之文。或攝盛。如卿大夫立筮。既解述字之義。又解述命為受命而申言之也。受命之後。必申言之者。為有遺誤。重其事也。云不述者。士禮略者。據少牢大夫禮述命言之也。賈疏云。知士不述命。非為喪禮略者。特牲吉禮。亦云不述命。故知士吉凶皆不述命也。云凡筮因會命筮為述命者。章氏平云。案注會疑事之誤。為疑筮之誤。注於上已云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當以命筮

卽爲述命。賈疏引少牢。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爲因事命筮。下文云。遂述命。亦可證字之誤。章說據本疏。似可從。然周禮大卜疏引此注。亦與今本同。考鄭此注云。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下卜日不述命注云。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詳此二注。一言凡筮。一言凡卜。明係分別卜筮述命之異會合也。謂筮則合命筮之辭爲述命。如少牢饋食禮筮日。史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案。假爾大筮有常。命筮之辭。孝孫某以下。述主人所命之辭。是合命筮之辭爲述命也。云凡卜述命命龜異者。謂卜則受命之後別爲述命之事。不與命龜爲一。故云龜重威儀多也。以下注互考之。鄭義自明。會與爲非誤字矣。云中封中央壤也者。卽謂中央所掘之處也。云古文述皆作術者。述正字。術是假借字。故鄭從今文。○賈疏云。士禮。命筮辭有一。命龜辭有二。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士命筮辭有一者。卽上經。是直有命筮無述命。又無卽席西面命筮辭。是命筮辭唯一也。下文卜日。有族長涖卜。爲事命龜。直云哀子某。以下又有卽席西面坐命龜。是士命龜辭有二。少牢。大夫筮禮。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爲因事命筮。下文云。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冠於述命之上。共爲一辭。通前爲事命筮有二。若卜。則有爲事命龜。通述命又有當席西面命爲三。又周禮大卜疏亦云然。曲禮孔疏云。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一也。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涖卜所陳之辭命曰述命。二也。卜人卽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一也。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餘與賈疏略同。吳氏廷華疑義云。卜筮之辭有二。一爲主人命龜筮之辭。一爲卜筮者命龜筮之辭。主人命筮之辭。如特性筮日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尙饗。及少牢筮日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并此經筮宅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是也。主人命龜之辭如下。卜日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是也。卜筮者命龜筮之辭。則曲禮所謂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是也。凡卜筮者。主人雖有尊卑。經文雖有詳略。其合二辭並舉。則一而已。士冠二辭俱闕。賈謂其當有主人命筮之辭。不知其尙有筮人命筮之辭也。乃以意斷之曰。士命筮之辭一。不亦惑乎。至所謂大夫以上命龜辭有三者。則命龜者一。述命者一。西面命龜者一。其所謂命龜者。卽主人命龜之辭。所謂西面命龜者。卽卜者命龜之辭。述命之辭無考。惟所引少牢筮日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而已。筮者之述命如此。則卜者之述命可知矣。然據假爾大筮語。本卽筮人命筮之辭。孝孫某以下。亦卽主人命筮之辭。是賈所謂三辭。實二辭而已。今案。曲禮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龜有

常。鄭注但云命龜筮辭。不言尊卑有異。則士亦通用之。其與大夫以上異者。唯述命不述命而已。賈孔謂士筮無筮人命筮辭。吳氏辨之極是。至大夫以上述命。又有卜筮之異。筮則以命筮之辭冠於述命之上。共為一辭。如少牢是。卜則述命與命龜為二。鄭注已分別言之。吳氏以下之述命與筮之述命同。尚未酌。所以然者。古人大事卜。小事筮。龜重於筮。故威儀多。鄭氏之說。當有所受之也。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

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

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

從。猶吉也。

〔疏〕正義曰。放氏云。卦者書卦於木。既卒筮。而筮者乃執以示命筮者。必示命筮者。以其出命故爾。既占而先告命筮者。乃告主人。亦此意也。若吉時。則受命示卦皆於主人。占之曰從。所告之辭云爾。從。

謂從其所筮之地也。書曰。龜從筮從。盛氏世佐云。卒筮不言書卦。文略也。注云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者。謂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以示命筮者也。但寫卦是卦者事。執卦當是筮者。說見士冠禮。又經但云

示命筮者。不云示主人。姜氏兆錫云。案卜葬日但云宗人示洫卜。洫卜受示。則筮亦止示命筮者。注恐未然。盛氏世佐云。經云命筮者受視反之。則主人不視明矣。此亦凶禮之異者也。今案。經文執卦。不云示主人。告吉兼告主人。

與下卜日作龜不云示主人。告吉兼告主人同。姜氏盛氏之說是也。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案。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

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鄭志趙商問。大卜職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何由知之。答曰。此數者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

已。近師皆以為夏殷周。又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賈疏云。夏家易以純艮為首。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故名連山。殷之易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歸藏於地。故名歸藏。周以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周

易。蓋本於此。餘詳士冠禮。云從猶吉也者。卜筮以筮龜從為吉。又特性禮告主人之辭云。占曰吉。此云從。與主吉一耳。故云從猶吉也。少牢注云。從者。求吉得吉之言者。謂已欲求吉。而筮從而吉。此就從字義釋之也。主

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

更擇地而筮之。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經。復著經也。筮畢即著經。明龜之免之者為禮神故也。哭者。哀其親之將歸此土也。方氏苞

云。自筮宅及井擇。獻材。獻素。獻成。皆哭而不踊。其哭也。感時撫事。而哀不能禁。其不踊也。卜幽絜。治明器。以安親之魄體。而哀不敢過。皆稱情以立文也。注云更擇地而筮之者。按經筮擇如初儀。作擇。故鄭以更擇地解之。

也。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是宅與擇義亦通。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疏〕正義曰。吳氏紱云。哭殯。悲親之將遠也。宅歸殯前北面哭。則在西階下矣。是易位而哭。異於常也。

### 右窆宅兆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既。已也。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之。則往施之窆中矣。主

人還椁。亦以〔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視椁視明器之事。○檀弓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喪大記曰。君既朝哭矣。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鄭注。椁。謂周棺者也。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此謂尊

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孔疏。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

庶人五寸。又云。椁繞四旁。抗木在上。今案。椁在棺之外四旁。既納棺於椁中。乃施抗木於其上。西面者。殯門外東方之位。西面。則以南以左。左還椁。謂循井椁之南。而西。而北。而東。周繞而詳視之。乃反於拜位也。哭

者。見其成椁之形而哭也。不踊。義詳前。婦人哭于堂。因主人之哭而哭也。注云既已也者。詳下篇首。言井椁已畢。主人乃西面拜工。謝其勞也。云匠人爲椁者。解經工爲匠人也。匠人。木工。云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者。

案下明器有獻材。獻素。獻成三事。此不言者。明器無定材。椁用松柏之等。有定材。故不須獻。又椁無飾。刊治之即成。故云刊治其材。知井構於殯門外者。以獻材在殯門外也。故知此亦在殯門外也。褚氏寅亮云。井構者。以椁材兩縱

兩橫。閒疊而層累之。如井字然。今案。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鄭注。木工宜乾。且像成。材。椁材也。下獻材于殯門外注云。材。明器之材者。檀弓明言明器。故知材謂椁材。此經明言椁。故知下獻材謂明器之材。但檀

弓既殯十日而布材。是豫取其木而乾之。此云井椁。則是已成。二者先後不同。蓋椁周于棺。其形方。又空其中。以俟下棺。有似于井。故云井椁。井之。則椁已成。將來施之窆中。象亦如是。此特先井構於殯門外。以視其完否耳。

葬時必先施椁乃下棺。故鄭又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窆中矣。是也。云反位拜位也者。卽西面拜工之位也。又云主人還椁。亦以既朝哭矣者。言既朝哭乃還椁。此與下獻材不必同日。要皆在朝哭之後視之。因經未言既朝哭。故注補之。

也。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結主人徧視之。如哭。棹獻素。獻成亦如之。

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還。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

〔疏〕

正義曰。殯門外。謂適寢門外也。西面北上。謂自北至南。屈而陳之也。吳氏廷華云。材雖未治。而其用已定。故有上及結也。今案。明器甚多。其材非一。故須屈陳之。檀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箏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簋。是明器甚多。材非一也。徧視之。一一視其長緒也。如哭。厚者。如其反位。哭不踊也。周禮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獻素。獻成亦如之者。如其徧視而哭也。注云。材明器

之材。詳上。云視之亦拜工左還者。謂亦先拜工乃左還而視也。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者。賈疏云。素是未加飾之名。又經言獻材是未斲治。明素是形法定斲治訖可知。又言成是成就之名。明知飾治畢也。

右視棹視器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焯置于爇。在龜東。

楚。荆也。荆焯。所以鑽灼龜者。爇。炬也。所以

燃火者也。周禮蠶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燕燋。遂灼其燋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

〔疏〕

正義曰。自此至卜擇如初儀。言卜日之事。○卜日。謂卜葬日也。士冠及特牲祭皆筮日。此獨用卜。重葬事。亦以

變於吉也。曲禮曰。凡卜筮者。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孔疏。喪事。謂葬與二祥。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杜云。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

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既朝哭。謂既朝哭之後。乃卜如筮宅也。外位。殯門外之位也。西塾。門外之西塾也。先大父儀禮釋官云。卜人公臣。大夫士有筮無卜。禮器。家不寶龜。孔穎達曰。大夫卑。不得寶龜。

臧文仲居蔡為僭。則士可知矣。大夫士無龜。而逸禮云。大夫龜八寸。士六寸。蓋傳聞之誤也。大夫士筮。則有筮史。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史家臣。故凶服。是也。卜必請於君。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老。請守龜

卜室之族。鄭駟乞請龜以下。是也。以此考之。知大夫士有筮人無卜人。此亦公臣來給事者也。今案。周禮。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皆同官。此諸侯卜人當周禮大卜。春秋時又謂卜人為守

龜。韋昭注國語云。守龜。卜人是也。奠龜南首者。塾南嚮。故龜亦南首也。有席者。席即卜席。先以藉龜。周禮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楚焯置于爇。謂楚焯與爇置于一處。皆在龜之東也。注云。楚焯也者。說

文·楚·叢木·一名荆也·荆·楚木也·二字互訓·廣雅釋木亦云·楚·刑也·是楚爲木名·云荆卽所以鑽灼龜者·說文·焯·明也·段氏注云·焯蓋亦取明火之意·云焯炬也·所以燃火者也者·說文·焯所以然持火也·炬·說文作楚·云·束蒿燒也·燃·說文作然·鄭引周禮者·證楚焯與焯之用也·垂氏曰·掌共焯契·以待卜事·鄭注引此經云·焯·焯卽契·所用灼龜也·焯·謂炬其存火·與此注略同·又曰·凡卜·以明火燕焯·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說文·燕·燒也·又曰·燧灼其焯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惠氏棟校本云·周禮燧作遂·灼作焯·遂役之·無以字·當依彼爲解·又云·焯·焯一也·楚焯卽契也·案鄭注周禮云·焯讀如戈鑄之鑄·謂以契·焯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說文·焯·然火也·周禮曰·遂鑿其焯·段氏注云·以火燒物曰然·焯者·謂吹而然之也·今案·說文引周禮作遂鑿其焯·焯古吹字·卽鑿之省·據此諸文·則以陽燧取火于日爲明火·一束蒿爲炬·燒而存之爲焯·燃楚木灼龜而作其非爲楚焯·楚焯與契爲一物·凡卜時先以明火燕焯·乃吹焯之火以燃楚焯·是其次第也·

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下人及焯燻席者在塾西

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焯·臨也·吉服·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

東上 (疏) 正義曰·族長焯卜·謂臨視卜事也·與宗人皆吉服·敖氏云·此占者亦吉服·不言者·文省也·吉服者·以對神故也·今案·雜記大夫卜字與葬日·占者皮弁·又筮·占者朝服·則此亦吉服可知·郝氏敬云·占

者三人在其南·在族長宗人之南·皆門西東面·一以南爲上·一以北爲上·相繼不相統也·卜人與執燻者布席者皆在塾內西待事也·今案·上云楚焯置于焯·則執燻者兼執楚焯可知·儀禮釋官云·案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注·卜葬及日也·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案下言宗人命龜·與彼同·而吉服·蓋亦公臣·若士冠特牲諸篇之宗人·則當爲私臣矣·又云·占者亦公臣·如周禮

占人之職·古者卜筮皆曰占·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占人亦占筮是也·然周禮有大卜卜師卜人主卜事·有筮人主筮事·而又有占人掌占·則占者與卜人筮人別可知矣·此經占者三人在其南·又云卜

人在塾西·卜人不在占者三人之中·是卜人外別有占者·如周禮占人之職也·注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者·儀禮釋官云·案左傳廌置側室·大夫有貳宗·皆主宗族之事·士之族長·亦其類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大事·宗伯渣卜·今謹案·此申注有司義也·敖氏云·族長·族人之尊者·蓋望文生義耳·云吉服服玄端也者·據特牲吉禮筮日服玄端而言也·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者·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

儀禮 正義 十二 卷二十八

兆。三曰原兆。鄭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疊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今案。據鄭志。玉兆為夏。瓦兆為殷。詳前。鄭言此者。蓋謂占者三人。各掌一兆。書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占必三人也。云在塾西者。南面東上者。上云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是此塾為西塾也。在塾西者。謂在西塾內之西。故鄭以為南面東上。統於門。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扉也。門。[疏]正義曰。卜葬大事。故主婦亦躬親之。位于門內。示別也。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扉也。門。[疏]也。此言闔東扉。則西扉不闔可知也。扉詳士昏禮。席於闔西闕。

外。為卜者也。古文闕。[疏]正義曰。此為卜布席也。于闔西闕外。與士冠禮。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作禁。闕作登。[疏]同。不言門中。省文。席亦西面。餘詳士冠禮。

擁之。泚下。即位于門東。西面。泚下。族長也。更西。[疏]正義曰。告。告於主人也。主人位本在門外東方西面。擁經也。注云泚下。族長也者。儀禮釋官云。案族長泚下。經即稱為泚下。以事目其人。猶特牲嗣子舉奠。經即謂為舉奠。有司徹上賓三獻。經即謂為三獻也。云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者。族長本立于門西東面。今即位于門東西

面。是主人位。故知當代主人命卜也。下宗人還少退受命。注云。受泚下命。即命卜之事也。賈疏云。周禮。天子卜法與士異。假使大事。則大宗伯泚下。次事小事以下各有差降也。今案。大卜云。凡小事泚下。注云。代宗伯。是也。

卜人抱龜。燹先奠龜。西首。燹在北。既奠燹。又執。[疏]正義曰。龜燹本在西塾上。今抱之而嚮闕外也。奠之。龜以待之。燹在龜北。蓋南上也。敖氏云。燹先。謂執燹者先於龜

而行也。奠龜西首。象神位在西。嚮之。不言焯。與燹同處可知。注云既奠燹。又執龜以待之者。賈疏以抱燹燹為句。先奠燹為句。謂卜人既奠燹。又取龜執之以待授與宗人。褚氏寅亮云。惟一人兼抱燹燹。故必先奠燹。次奠燹。

乃復執龜以授宗人。若二人分抱。則抱者奠燹。抱燹者經示宗人可矣。何必多此奠燹一節事。盛氏世佐云。上云卜人及執燹席者在塾西。則執燹者別一人矣。敖以燹先二字為句。得之。今案。周禮大卜曰。凡旅陳龜。鄭注。陳龜於

饌處也。引上經卜人先奠燹于西塾上南首證之。又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注。正龜於下位也。引此經卜人抱燹。燹先奠燹西首證之。是上奠燹西塾。為陳燹之事。此奠燹闕外席上。為貞燹之事。則此奠燹一節正不容少。注云

既奠燹。又執燹者。謂卜人既奠燹。俟執燹者既奠燹。又復執燹以待授宗人。經於奠燹之後不言執燹者。以下云宗人受卜人龜。則卜人執燹。不言自明。注補經所未及。故特言之。但執燹節次在執燹者奠燹之後。故云既奠燹又執燹。

受卜人龜。則卜人執燹。不言自明。注補經所未及。故特言之。但執燹節次在執燹者奠燹之後。故云既奠燹又執燹。



非謂寔燻者亦卜人也。據經文執燻者別自有人。何必卜人兼抱之。賈疏誤會注意。以抱龜燻爲句。褚氏遂誤謂一人兼抱龜燻。當以盛氏之說爲是。宗人受卜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

卜也。〔疏〕正義曰。注云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泄也者。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彼注云。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泄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又卜師。凡卜事眡

高。注云。示泄卜是也。周禮作眡。此泄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泄卜命。授龜宜。〔疏〕正義曰。泄作示。一也。眡。古文視字。與視同。近。受命宜卻也。〔疏〕正義曰。泄

龜於宗人也。反之。亦反於宗人也。受命。謂宗人受泄卜之命。下命曰。則泄卜。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命辭也。還少退。謂受命少退于授龜之處。注以爲授龜宜近。受命宜卻。是也。

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疏〕正義曰。命曰。泄卜命之也。來日。將來之日。魂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某者。來日甲子。李氏如圭云。王制曰。天子七

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三月。士之三月。亦通死月數。故春秋傳又謂大夫三月士踰月也。雜記曰。祝穆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春秋傳卜有令龜者。泄卜其令龜者乎。近。附近之近。

注云考登也。降下也者。古登與升通。鄭意蓋謂考降爲升降也。敖氏云。考。成也。降。下也。謂成其下棺之事。張氏爾岐云。考。父也。降。骨肉復歸於土也。沈氏彤云。鄭訓考爲登。以考降爲魂神之上下。不若言骨肉復歸於土者

之切。但訓考爲父。又與上其父之文相犯。故本爾雅釋詁。訓考爲成。最佳。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亦未穩順。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則得之矣。今案考訓成。較登爲有據。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似迂曲。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又似牽涉卜

宅。不若張氏以考爲父。謂父降於此。得無近於咎悔。文義更洽。沈氏以與上其父相犯爲嫌。顧氏炎武云。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又引禮記體魄則降爲證。似張說義長。又鄭解無有近悔云得無近於咎悔者

乎。近字作活字解。盛氏世佐云。近悔。如爾不克葬之類。筮宅爲久遠之計。故慮有後艱。卜日爲目前之事。故期無近悔。是以近爲遠近之近。作實字解。與鄭異。今案卜日亦關係久遠。不專爲目前。盛說似泥。仍依注爲是。

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龜。負東扉。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疏〕正義曰。許諾者。宗人也。異於筮。命龜。亦宗人命之也。周禮大卜。大祭祀命龜。又曰。凡喪事命龜。鄭注。命龜。告

龜以所卜之事。此宗人命龜與彼異者。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故此禮亦多宗人主之。命龜之辭蓋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云爾。授卜人龜。使之灼也。亦宗人授之。注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者。前筮宅不述命。爲士禮略。此卜日亦不述命。故云亦士禮略也。云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者。賈疏謂對筮時述命命筮同。

是已。而說未明析。盛氏世佐云。述命述之於所受。以備失誤。審慎之至也。命龜。則直告龜而已。大夫以上。卜既述命。又命龜筮。則述命遂以命著。不重爲之。士卜不述命而命龜。筮則不述命亦不命著。此卜筮之辨也。今案。卜

少牢大夫禮。筮日。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命筮之辭也。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述命之辭也。以命筮之辭冠於述命之辭而連言之。是即盛氏所謂述命遂命筮不重爲之也。若卜則先述命。後乃命龜。分爲二。是述命命龜異。故云龜

重威儀多也。但盛氏謂士筮亦不命著。則猶沿賈孔之誤。辨見前。云頁東。卜人坐作龜。興。作猶灼也。周禮卜人。凡

致其墨。興。起也。〔疏〕正義曰。注云作猶灼也者。周禮大卜作龜鄭注。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爲灼也。鄭司農云。作龜。謂鑿龜令可燕也。後鄭蓋不從之。引卜師凡卜事。抵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證作龜是以

火灼之。彼注云。揚猶熾也。致其墨者。執灼之明其兆是也。云興起也者。謂卜人坐作龜訖。起而以龜授宗人也。

宗人受龜示泄卜。泄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泄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

復執之也。古。文曰爲日。〔疏〕正義曰。反之。反龜於宗人也。宗人又反之。卜人以授占者。乃退而東面以俟占。旅占。謂三人

也。墨。兆廣也。圻。兆聲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圻明。則逢吉。玉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

體。此古之占法也。凡卜。據此經及周禮大卜諸職。約有數節。先陳龜貞龜。次示高。次命龜。次作龜。乃占也。占曰。某日從與。前筮宅占之曰從同。宗人所告之辭也。下告主婦哭。此泄卜及主人不哭者。敖氏云。泄卜不哭者。吉

服也。主人不哭者。未經也。注云不釋龜復執之者。劉氏合拱云。案宗人釋龜久矣。此乃重執之。而云不釋龜者。對下文告主婦釋龜言之。執龜以告泄卜與主人。釋龜以告主婦。以此爲別。賈疏未得其義。今案。下云授卜人龜。是

釋龜矣。劉氏之說。甚得經意。注云復執之者。恐人以爲原執未釋也。乃後人猶有謂旅占之時龜仍宗人執之者。誤矣。云古文曰爲日者。胡氏承琪云。此謂占曰之曰。古文作日。蓋涉下某日日字而誤也。授卜人龜。

告于主婦。主婦哭。

不執龜者。下主人也。

〔疏〕正義曰。告。亦宗人告也。主婦哭者。以葬有期日也。

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

衆賓僚友不來者也。

〔疏〕

正義曰。異爵者。公卿大夫也。亦宗人告之。方氏苞云。注知衆賓謂僚友不來者。蓋僚友來者。則告異爵者。即皆聞之矣。曰。使人告於其家之辭也。褚氏寅亮云。獨告異爵者。尊之也。其在列之賓。共聞之。可不告

矣。有不在者。則使人往告之。注是也。放氏以衆賓爲在外位之士。恐非。偶有不在之賓。可遣而不告乎。

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

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疏〕

正義曰。卜擇如初儀。擇。唐石經作宅。張氏爾岐云。石本誤。顧氏炎武云。當依石經作宅。今案上文筮擇如初儀。注云。更擇地而筮之。則此卜擇如初儀。當爲更

擇日而卜之。上筮擇之擇。鄭既解與宅異。則此卜擇不得以擇爲宅矣。且此係卜日。非卜宅也。石經誤。無疑。○卜人徹龜。謂卜告吉乃徹而藏之也。主人經。入哭如筮宅。如其殯前北面哭不踊也。

### 右卜葬日

083.61

390

4741

704921

儀禮正義(十二)

姓名	日期	姓名	日期
胡明	6.12-9		

083.14

4440

v.338-353

no.12

0704921

學圖書館

登錄號

704921



B-17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704921

.14

0

88-353

12